

856

明清十大家尺牘

中華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8092B

~~273907~~

明清十大家尺牘

總目次

王陽明尺牘七十一首

歸震川尺牘一百四十九首

侯朝宗尺牘十八首

錢牧齋尺牘一百零六首

顧亭林尺牘六十三首

方望溪尺牘二十五首

尤西堂尺牘二十七首

吳穀人尺牘二百二十首

姚姬傳尺牘三百十六首

明清十大家尺牘 總目次



375613

· 明清十六家尺牘 總目次

王弼園尺牘一百六十首

王陽明尺牘

目次

答徐成之	一	與楊仕德薛尙誠	一七
與黃宗賢 三首	二	與薛尙謙	一八
與王純甫	六	與安之	一九
寄希淵 三首	八	答甘泉	一九
與胡伯忠	一二	與席元山	二一
與黃誠甫	一三	答方叔賢	二三
寄李道夫	一四	與陸元靜	二四
與陸元靜	一五	答劉內重	二六
與希顏台仲明德尙謙原靜	一六	與王公弼	二八

- 寄鄒謙之二首……………二九
- 答友人……………三三
- 答南元善……………三五
- 與王公弼……………三六
- 與歐陽崇一……………三七
- 寄陸原靜……………三八
- 答甘泉……………三九
- 與馬子莘……………四〇
- 與毛古庵憲副……………四一
- 與戚秀夫……………四二
- 寄安福諸同志……………四三
- 與錢洪德王汝中三首……………四五
-
- 答何廷仁……………四七
- 答佟太守求雨……………四八
- 答毛憲副……………五〇
- 與安宣慰三首……………五二
- 答人問神仙……………五七
- 答徐成之……………五八
- 答儲柴墟二首……………六〇
- 上晉溪司馬二首……………六七
- 上彭幸庵……………七一
- 寄楊邃庵閣老四首……………七二
- 寄席元山……………七八
- 答王疊庵中丞……………七八

與陸清伯	八〇	答見山冢宰	九三
與黃勉之	八一	與霍元崖宮端	九四
復童克剛	八二	答潘直卿	九五
與鄭啓範侍郎	八四	寄翟石門閣老	九六
答方叔賢二首	八六	寄何燕泉	九七
與黃宗賢四首	八八		

王陽明尺牘

答徐成之

汝華相見於逆旅，聞成之起居甚悉。然無因一面，徒增悒悒！吾鄉學者幾人，求其篤信好學，如吾成之者，誰歟？求其喜聞過忠告善道，如吾成之者，誰歟？過而莫吾告也，學而莫吾與也，非吾成之之思而誰思歟？嗟吾成之！幸自愛重！

自人之失其所好，仁之難成也久矣！向吾成之在鄉黨中，刻厲自立，衆皆非笑，以爲迂腐。成之不爲少變，僕時雖稍知愛敬，不從衆非笑，然尙未知成之之難得如此也。今知成之之難得，則又不獲朝夕相與，豈非大可憾歟？

修己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諒吾成之隨在有得。然何從一聞至論，以洗凡近之見乎？愛莫爲助，近爲成之思進學之功，微覺過苦，先儒所

謂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爲私己，不可不察也。日用閒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學問之功，何可緩，但恐著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恐不能安耳！成之之學，想亦正不如此。

以僕所見，微覺其有近似者，是以不敢不盡，亦以成之平日之樂聞，且欲以是求教也。

與黃宗賢 三首

春初，姜翁自天台來，得書。聞山閒況味，懸企之極；且承結亭相待，旣感深誼，復媿其未有以副也。

甘泉丁乃堂夫人憂，近有書來索銘，不久且還增城，道途邈絕，草亭席虛，相聚尙未有日。僕雖相去伊邇，而家累所牽，遲遲未決，所舉遂成北山之移文矣。

應原忠久不得音問，想數會聚，聞亦北上，果然否？此閒往來極多，友道則實寥落。敦夫雖住近，不甚講學。純甫近改北，驗封且行。曰仁又公差未還。宗賢之思，靡日不切；又得草堂報益，使人神魂飛越，若不能一日留此也。如何如何？

去冬解冊吏到，承欲與原忠來訪，此誠千里命駕矣。喜慰之極，日切瞻望。然又自度鄙劣，不足以承此。曰仁入夏當道越中來，此其時得與共載，何樂如之！

又

書來，及純甫事，懇懇不一而足。足知朋友忠愛之至。世衰俗降，友朋中雖平日最所愛敬者，亦多改頭換面，持兩端之說，以希俗取容，意思殊爲衰颯可憫。若吾兄真可謂信道之篤，而執德之弘矣。何幸何幸！

僕在留都，與純甫住密邇，或一月一見，或閒月不一見，輒有所規切，皆發於誠愛懇惻，中心未嘗懷纖毫較計；純甫或有所疏外，此心直可質諸鬼神，其後純

甫轉官北上，始覺其有愀然者，尋亦痛自悔責，以爲吾人相與，豈宜有如此芥蒂，卻是墮入世閒較計坑陷中，亦成何等胸次。當下冰消霧釋矣。

其後人言屢屢而至，至有爲我憤辭厲色者，僕皆惟以前意處之，實是未忍一日而忘純甫；蓋平日相愛之極，情之所鍾，自如此也。

旬月閒復有相知自北京來，備傳純甫所論，僕竊疑有浮薄之徒，幸吾黨閒隙，鼓弄交構，增飾其閒，未必盡出於純甫之口。僕非矯爲此說，實是故人情厚，不忍以此相疑耳。僕平日之厚純甫，本非私厚，縱純甫今日薄我，當亦非私薄；然則僕未嘗厚純甫，純甫未嘗薄僕也，亦何所容心於其閒哉？

往往見世俗朋友，易生嫌隙，以爲彼蓋苟合於外，而非有性分之契，是以如此私竊歎憫，自謂吾黨數人，縱使散處敵國仇家，當亦斷不至是；不謂今日，亦有此等議論；此亦惟宜自反自責而已。孟子云：「愛人不親，反其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自非履涉親切，應未識斯言味永而意懇也。

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力；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辯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狼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

以近事觀之，益見得吾儕往時所論，自是向裏，此蓋聖學的傳；惜乎淪落埋埋已久，往時見得，猶自恍惚；僕近來無所進，只於此處看較分曉，直是痛快，無復可疑！但與吾兄別久，無告語處耳！

原忠數聚論否？近嘗得渠一書，所見迥然與舊不同，殊慰殊慰！今亦寄一簡，不能詳細，見時望并出此。歸計尙未遂，旬月後且圖再舉。會期未定，臨楮耿耿。

又

得書，見相念之厚；所引一詩，尤懇惻至情，讀之旣感且愧，幾欲涕下；人生動

多牽滯，反不若他流外道之脫然也，奈何奈何？

近收甘泉書，頗同此憾。士風日偷，素所目爲善類者，亦皆雷同附和，以學爲諱。吾人尙棲棲未卽逃避，眞處堂之燕雀耳！

原忠聞且北上，恐亦非眞本心，仕途如爛泥坑，忽入其中，鮮易復出；吾人便是失腳樣子，不可不鑒也。

承欲枉顧，幸甚幸甚！好事多阻，恐亦未易。如願努力圖之，籠中病翼，或能附冥鴻之末而歸，未可知也。

與王純甫

別後有人自武城來，云純甫始到家，尊翁頗不喜。歸計尙多牴牾，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有人自南都來者，云純甫已蒞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惋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爲大喜者，純甫當自知之。吾安能

小不忍於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錘，錘當此之時，爲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煅之不至。旣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煉之有成矣。

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

嘗以爲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學處乎富貴；素貧賤，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爲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爲然，不審邇來用力卻如何耳？近日相與講學者，宗賢之外，亦復數人，每相聚輒歎純甫之高明，今復遭時磨勵若此，其進益不可量，純甫勉之！

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景顏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

甘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耳。書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相聚會，共進此道，人閒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閒哉？

寄希淵 三首

所遇如此，希淵歸計良是；但稍傷急迫，若再遲二三月託疾而行，彼此形迹泯然，既不激怒於人，亦不失己之介矣。

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己爲君子，而使人

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希淵必以區區此說爲太周旋，然道理實如此也。

區區叨厚祿，有地方之責，欲脫身潛逃固難。若希淵所處，自宜進退綽然，今亦牽制若此，乃知古人掛冠解綬，其時亦不易值也。

又

希顏煢然在疚，道遠無因一慰，聞友朋中多言希顏孝心純篤，哀傷過節，其素知希顏者，宜爲終身之慕，毋徒毀傷爲也。

守忠來，承手札，喻及出處，此見希顏愛我之深，他人無此也。然此義亦惟希顏有之，他人無此也。牽於世故，未能卽日引決，爲愧爲忤，然亦終須如希顏所示耳！

患難憂苦，莫非實學，今雖倚廬，意思亦須有進。向見季明德書，觀其意向甚

正，但未及與之細講耳。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一言而足。至其功夫節目，則愈講而愈無窮者。孔子猶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世無志於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又爲無師友之講明，認氣作理，冥悍自信，終身勤苦，而卒無所得，斯誠可哀矣！

讀禮之餘，與明德相論否？幸以其所造者示知！某無大知識，亦非好爲人言者；顧今之時，人心陷溺已久，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期與諸君共明此學，固不以其自任爲嫌而避之；譬之婚姻，聊爲諸君之媒妁而已。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卽與接引，此本分內事，勿謂不暇也。

樓居已完否？餬口之出非得已，然其閒亦有說，聞朋友中多欲希顏高尙不出，就中亦須權其輕重；使親老饘粥稍可繼，則不必言高尙，自不宜出；不然，卻恐正其私心，不可不察也。

又

正月初二得家信，祖母於去冬十月背棄，痛割之極，縻於職守，無由歸遁。今復懇疏，若終不可得，將遂爲徑往之圖矣。

近得鄭子冲書，聞與當事者頗相牴牾。希淵德性謙厚和平，其於世間榮辱炎涼之故，視之何異飄風浮靄！豈得尙有芥蒂於其中邪？卽而詢之，果然出於意料之外，非賢者之所自取也。

雖然，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曰：我必無禮。自反而有禮，又自反曰：我必不忠，希淵克己之功，日精日切，其肯遂自以爲忠乎？

往年區區謫官貴州，橫逆之加，無月無有；迄今思之，最是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當時亦止搪塞排遣，竟成空過，甚可惜也！

聞教下士，甚有興起者，莆故文獻之區，其士人素多根器，今得希淵爲之師，

眞如時雨化之而已，吾道幸甚！近有責委，不得已不久且入閩，苟求了事，或能乘便至蒲一閒語。不盡不盡。

與胡伯忠

某往在京，雖極歆慕，彼此以事，未及從容一敘，別去以爲憾。期異時相遇，決當盡意劇談一番耳。昨未出京師，卽已預期彭城之會，謂所未決於心，在茲行矣。及相見，又復匆匆而別，別又復以爲恨，不知執事之心亦何如也？

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爲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讐毒，則皆君子之過也。

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爲心耳！與惡人居，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者，伯夷之清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焉

能挽我哉？柳下惠之和也。君子以變化氣質爲學，則惠之和似亦執事之所宜從者。不以三公易其介，彼固未嘗無伯夷之清也。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僕於執事之謂矣。正人難得，正學難明，流俗難變，直道難容。臨筆惘然，如有所失，言不盡意，惟心亮。

與黃誠甫

立志之說，已近煩黯，然爲知己言，竟亦不能舍是也。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

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

諸友既索居，曰仁又將遠別，會中須時相警發，庶不就弛靡，誠甫之足自當

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邪？

臨別數語，彼此闡然。終能不忘，乃爲深愛。

寄李道夫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聞者往往詆以爲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爲喜慰，何啻空谷之足音！

別後時聞士夫傳說：近又徐曰仁自西江還，益得備聞執事任道之勇，執德之堅，令人起躍奮迅。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誠得宏毅如執事者二三人，自足以爲天下倡，彼依阿僂僂之徒雖多，亦奚以爲哉？幸甚幸甚！

比聞列郡之始，卽欲以此學爲教，仁者之心，自然若此。僕誠甚爲執事喜，然又甚爲執事憂也。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爲德，而反以

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爲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爲君子愛人之累。不知尊意以爲何如邪？

病疏已再上，尙未得報，果遂此圖，舟過嘉禾，面話有日。

與陸元靜

尙謙至，聞元靜志堅信篤，喜慰莫踰！

人在仕途，如馬行淖田中，縱復馳逸，足起足陷；其在驚下，坐見淪沒耳。乃今得還故鄉，此亦譬之小歇田塍，若自此急尋平路，可以直去康莊，馳騁萬里，不知到家工夫卻如何也。

自曰仁沒後，吾道益孤，致望元靜者亦不淺！子夏聖門高弟，曾子數其失，則曰：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夫離羣索居之在昔賢，已不能無過，況吾儕

乎？

以元靜之英敏，自應未卽摧墮，山閒切磋砥礪，還復幾人？深造自得，便閒亦可寫寄否？

尙謙至此，日有所進，自去年十二月到今，已八踰月，尙未肯歸視其室，非其志有所專，宜不能聲音笑貌及此也。

區區兩疏辭乞，尙未得報；決意兩不允，則三；三不允，則五；五則六；必得而後已。若再一舉輒須三月，二舉則又六七月矣。計吾舟東抵吳越，元靜之旆當已北指。幽冀會晤未期，如之何則可？

與希顏台仲明德尙謙原靜

聞諸友皆登第，喜不自勝；非爲諸友今日喜，爲野夫異日山中得良伴喜也。入仕之始，意況未免搖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恐自張主未得，不知

諸友卻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

野夫失腳落渡船，未知何時得到彼岸；且南贛事極多掣肘，緣地連四省，各有撫鎮，乃今亦不過因仍度日，自古未有事權不一，而能有成者。告病之興雖動，恐成虛文，未敢輕舉；欲俟地方稍靖，今又得諸友在，吾終有望矣。

曰：仁春來頗病，聞之極憂念；昨書來，欲與二三友去田營上，因寄一詩；今錄去，聊同此懷也。

與楊仕德薛尙誠

卽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

某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捷奏有期矣！何喜如之！日孚美質，誠可與共學。此

時計已發舟，倘未行出，此同致意。

廢中事以累尚謙，想不厭煩瑣，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

與薛尚謙

沿途意思如何？得無亦有走作否？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辯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卻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話；平日所見，皆非實得；不可以不猛省也。

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爲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著力，一真一切真，若這些子既是，更無討不是處矣。

此閒朋友聚集漸衆，比舊頗覺興起；尚謙既去，仕德又往，歐陽崇一病歸，獨惟乾留此，精神亦不足，諸友中未有倚靠得者，苦於接濟乏人耳！

乞休本至今未回，未免坐待，尚謙更靜養幾月，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中乘涼如何？

與安之

聞安之肯向學，不勝欣願！得奮勵如此，庶不負彼此相愛之情也。

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零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

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鱗，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尊意以爲何如邪？聊往數冊，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

所須文字，非不欲承命。荒疏既久，無下筆處耳！貧漢作事大難，富人豈知之？

答甘泉

旬日前楊仕德人來，領手教及答子莘書，具悉造詣用功之詳，喜躍何可言？蓋自是而吾黨之學歸一矣。此某之幸，後學之幸也！

來簡勤勤訓責僕以久無請益，此吾兄愛僕之厚，僕之罪也。此心同，此理同，苟知用力於此，雖百慮殊途，同歸一致。不然，雖字字而證，句句而求，其始也毫釐，其末也千里。老兄造詣之深，涵養之久，僕何敢望？

至其向往直前，以求必得乎此之志，則有不約而契，不求而合者。其閒所見，時或不能無小異，然吾兄既不屑屑於僕，而僕亦不以汲汲於兄者，正以志向既同。如兩人同適京都，雖所由之途，閒有迂直，知其異日之歸終同耳。

向在龍江舟次，亦嘗進其大學舊本，及格物諸說；兄時未以爲然，而僕亦遂置不復強聒者，知兄之不久自當釋然於此也。乃今果獲所願，喜躍何可言？崑崙之源，有時而伏流，終必達於海也。

僕、窶人也，雖獲夜光之璧，人將不信，必且以謂其爲妄爲僞；今璧入於猗頓

之室自此至寶得以昭明於天下，僅亦免於遺璧之罪矣。雖然是喻猶二也，夜光之璧，外求而得也，此則於吾所固有，無待於外也，偶遺忘之耳！未嘗遺忘也，偶蒙翳之耳！

叔賢所進，超卓海內，諸友實罕其儔，同處西樵，又資麗澤，所造可量乎？

僕年未半百，而衰疾已如六七十翁，日夜思歸陽明，爲夕死之圖，疏三上而未遂，欲棄印長往，以從大夫之後，恐形迹大駭，必俟允報，則須冬盡春初，乃可遂也。一一世事，如狂風驟雨中落葉，倏忽之閒，寧復可定所邪？

兩承楚人之誨，此非骨肉，念不及此，感刻祖母益耄，思一見；老父亦書來促歸，於是情思愈惡，所幸吾兄道德明立，宗盟有人，用此可以自慰。其諸所欲請，仕德能有述，有所未當，便閒不惜指示。

與席元山

向承教札及鳴冤錄，讀之，見別後學力所到，卓然斯道之任，庶幾乎天下非之而不顧，非獨與世之附和雷同。從人非笑者，相去萬萬而已。喜幸何極？

中閒乃有須面論者，但恨無因一會，近聞內臺之擢，決知必從鉛山取道；而僕亦有歸省之便，庶得停舟途次，爲信宿之談，使人候於分水，乃未有前驅之報，駐信城者五日，悵快而去；天之不假緣也，可如何哉？

大抵此學之不明，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嘗誠諸其身，譬之談飲說食，何由得見醉飽之實乎？僕自近年來，始實見得此學，真有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

朋友之中，亦漸有三數輩篤信不回，其疑信相半，顧瞻不定者，多以舊說沈痼，且有得失毀譽之虞，未能專心致志以聽，亦坐相處不久，或交臂而別，無從與之細說耳。

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辯、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斷非餘子所及也。執事素能深信其學，此亦不可不察。

正如求精金者必務煅煉足色勿使有纖毫之雜然後可無虧損變動蓋是非之懸絕所爭毫釐耳。

用熙近聞已赴京知公故舊之情極厚倘猶未出亦勸之學問而已存心養性之外無別學也相見時亦望遂以此言致之！

答方叔賢

承示大學原知用心於此深密矣道一而已論其大本大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此意亦僕平日於朋友中所常言者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

今吾兄方自喜以爲獨見新得銳意主張是說雖素蒙信愛如鄙人者一時論說當亦未能遽入且願吾兄以所見者實體諸身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

果無得，又必有見，然後鄙說可得而進也。

學之不明，幾百年矣，近幸同志如甘泉，如吾兄者，相與切磋講求，頗有端緒；而吾兄忽復牽滯文義若此，吾又將誰望乎？

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爲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致知格物，甘泉之說，與僕尙微有異，然不害其爲大同；若吾兄之說，似又與甘泉異矣。

相去遠，恐辭不足以達意，故言語直冒，不復有所遜讓。近與甘泉書，亦道此，當不以爲罪也。

與陸元靜

齋奏人回，得佳稿及手札，殊慰！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弊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

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

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貪著，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元靜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籛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述以爲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

元靜氣弱多病，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弊精勞神，廢靡歲月，久而不返，將遂爲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昔人謂三折肱爲良醫，區區非良醫，蓋嘗三折肱者，元靜其慎聽毋忽。

區區省親本，聞部中已准覆，但得旨，卽當長遯山澤，不久朝廷且大賈，則元

靜推封亦有日，果能訪我於陽明之麓，當能爲元靜決此大疑也。

答劉內重

書來警發良多，知感知感！腹疾不欲作答，但內重爲學工夫，尙有可商量者，不可以虛來意之辱，輒復書此耳。

程子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而爲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夫學者旣立有必爲聖人之志，只消就自己良知明覺處，朴實頭致了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無許多門面摺數也。外面是非毀譽，亦好資之以爲警切砥礪之地，卻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流於心勞日拙而不自知矣。

內重剛強篤實，自是任道之器，然於此等處，尙須與謙之從容一商量，又當有見也。眼前路逕，須放開闊，才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

聖人之行初不遠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讎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其童子進見；在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且有不悅。夫子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好矢之而已。何也？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且若依著子路認箇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不明矣！此等苦心處，惟顏子便能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此正是大頭腦處。區區舉似內重，亦欲內重，謙虛其心，宏大其量，去人我之見，絕意必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將卓爾有見，當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歎矣！

大抵奇特斬絕之行，爲多後世希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不以是爲貴也；故索隱行怪，則後世有述焉。依乎中庸，固有遜世不見知者矣。學絕道喪之餘，苟有以講學來者，所謂空谷之足音，得似人者可矣。必如內重所云，則今之可講學者，止可如內重輩二三人而止矣。然如內重者，亦不能時時來講也，則法堂前草深一丈矣。

內重有進道之資，而微失之於隘。吾固不敢避餽，非自是之嫌，而叨叨至此，內重宜悉此意，弗徒求之言語之閒可也。

與王公弼

前王汝止家人去，因在妻喪中，草草未能作書。人來，遠承問惠，得聞動履，殊慰殊慰！

書中所云，斯道廣大，無處欠缺；動靜窮達，無往非學；自到任以來，錢穀獄訟，事上接下，皆不敢放過，但反觀於獨，猶未是天壽不二根基，毀譽得喪之閒，未能脫然。足知用功之密；只此自知之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來自慊，便是致知矣。殊慰殊慰！

師伊師顏兄弟久居於此，黃正之來此，亦已兩月餘，何廷仁到亦數日，朋友聚此，頗覺有益；惟齊不得力而歸，此友性氣殊別，變化甚難，殊爲可憂爾，閒及之。

寄鄒謙之二首

承示諭俗禮要，大抵一宗文公家禮，而簡約之，切近人情，甚善甚善！非吾謙之誠有意於化民成俗，未肯汲汲爲此也。

古禮之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爲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爲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

中閒如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固區區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爲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

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爲此，非以議禮爲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爲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爲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

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諭於俗；今以附於其閒，卻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幸更裁之！

令先公墓表，決不負約，但向在紛冗憂病中，近復咳患盛作，更求假以日月耳。

施濮兩生和解甚利，但已經爐鞴，則煅煉爲易，自此益淬礪之，吾見其成之尤速也。

書院新成，欲爲諸生擇師，此誠爲盛德之事，但劉伯光以家事促歸，魏師尹乃兄適有官務，倉卒往視，何廷仁近亦歸省，惟黃正之尙留，彼意以登壇說法，非吾謙之身自任之不可。須事定後，卻與二三同志造訪，因而連留旬月，相與砥礪開發，效匡翼之勞，亦所不辭也。

又

正之歸，備談政教之善，勤勤懇懇，開誘來學，毅然以斯道爲己任，其爲喜幸，如何可言？

前書虛文相誑之說，獨以嘅夫後儒之沒溺詞章，雕鏤文字，以希世盜名，雖賢知有所不免，而其流毒之深，非得根器力量如吾謙之者，莫能挽而回之也。而謙之顧猶歉然，欲以猛省寡過，此正吾謙之之所以爲不可及也！欣歎欣歎！

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是學者，皆可以爲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

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爲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釋氏之所以爲釋，老氏之所以爲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寧有二乎？古今學術之誠僞邪正，何啻砒砒美玉，然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辯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閒，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

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倣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爲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己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

若某之不肖，蓋亦嘗陷溺於其閒者幾年，俛俛然既自以爲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爲者，固包藏禍機，作僞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

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尙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尙且其難若此；又況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抵極乎？

以謙之精神力量，又以有覺於良知，自當如江河之注海，沛然無復能有爲之障礙者矣。默成深造之餘，必有日新之得，可以警發昏惰者，便閒不惜款款示及之。

答友人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

往年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於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羣疑若

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

某於執事爲世交，執事之心，某素能信之；而顧以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防範之外，意料所不及，若校人之於子產者，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

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履在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與之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能知子，而謬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爲友如初。

今執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或有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踵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無

入而非學，亦無入而不自得也矣。

答南元善

五月初得蘇州書，後月適遇王驛丞去，草草曾附短啓，其時私計行旆，到家必已久矣。是月三日，余門子回，復領手教，始知六月尙留汴城。世途之險澀難料，每每若此也。

賤軀入夏咳作，兼以毒暑大旱，舟楫無所往，日與二三子講息池傍小閣中；每及賢昆玉，則喟然興歎而已。

郡中今歲之旱，比往年尤甚，河渠曾蒙開浚者，百姓皆得資灌溉之利，相與嘖嘖追頌功德，然已控籲無及矣。彼奸妬儉人，號稱士類者，乃獨讒疾排搆，無所不至；曾細民之不若，亦獨何哉？亦獨何哉？

色養之暇，墳簞協奏，切磋講習，當日益深造矣！里中英俊相從論學者幾人？

學絕道喪，且幾百年，居今之時，而苟知趨向於是，正所謂空谷之足音，皆今之豪傑矣！便中示知之。

竊尙喜晦翁涵育薰陶之說，以爲今時朋友相與，必有此意，而後彼此交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學，乃有規礪太刻，遂相憤戾而去者，大抵皆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

楚國寶又爾憂去；子京諸友，亦不能亟相會；一齊衆楚，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雖然，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非賢昆玉疇足以語於斯乎？其餘世情，真若浮虛之變態，亮非元善之所屑聞者也，遂不一一及。

與王公弼

來書，比舊所見益進，可喜可喜！

中閒謂棄置富貴，與輕於方父兄之命，只是一事。當棄富貴，卽棄富貴，只是

致良知，當從父兄之命，卽從父兄之命，亦只是致良知；其閒權量輕重，稍有私意，於良知便自不安。

凡認賊作子者，緣不知在良知上用功，是以有此；若只在良知上體認，所謂雖不中，不遠矣。

與歐陽崇一

正之諸友下第歸，備談在京相與之詳，近雖仕途紛擾中，而功力略無退轉，甚難甚難！

得來書，自咎真切，論學數條，卓有定見，非獨無退轉，且大有所進矣！

文蔚所疑，良不爲過，孟子謂有諸己之謂信，今吾未能有諸己，是未能自信也。宜乎文蔚之未能信我矣。

乃勞崇一逐一爲我解嘲，然又不敢盡謂崇一解嘲之言爲口給；但在區區，

則亦未能一一盡如崇一之所解者，爲不能無愧耳！固不敢不免力也。

寄陸原靜

原靜雖在憂苦中，其學問功夫，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不言可知矣。奚必論說講究，而後可以爲學乎？

南元善曾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刊入後錄中；初心甚不欲渠如此，近日朋輩見之，卻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人相與辯論窮詰，亦非獨要自己明白，直欲共明此學於天下耳！蓋此數條，同志中肯用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原靜，則亦莫肯如此披豁吐露，就欲如此披豁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故此原靜一問，其有益於同志，良不淺淺也。自後但有可相啓發者，不惜時寄及之，幸甚幸甚！

近得施聘之書，意向卓然出於流輩；往年嘗竊異其人，今果與俗不同也。閒中曾相往復否？大事今冬能舉得，便可無他絆繫；如聘之者，不妨時時一會。窮居

獨處無朋友相砥切最是一大患也。貴鄉有韋友名商臣者，聞其用功篤實，尤爲難得，亦曾一相講否。

答甘泉

音問雖疎，道德之聲，無日不聞於耳，所以啓瞶消鄙者多矣。

向承狂生之諭，初聞極駭，彼雖愚悖之甚，不應遽至於爾。旣而細詢其故，良亦有因，近復來此，始得其實。蓋此生素有老佛之溺，爲朋輩所攻激，遂高自矜大，以誇愚泄憤，蓋亦不過怪誕妖妄，如近世方士呼雷斬蛟之說之類。而聞者不察，又從而增飾之耳！近已與之痛絕，而此生深自悔責，若無所措其躬，賴其資性頗可，或自此遂能改創，未可知也。學絕道喪之餘，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忠信明敏之資，絕不可得，如生者良亦千百中之一二。而又復不免於陷溺若此，可如何哉？可如何哉？

龔生來訪，自言素沐教極深；其資性甚純謹，惜無可以進之者，今復遠求陶鑄，自此當見其有成也。

與馬子莘

連得所寄書，誠慰傾渴，締觀來書，其字畫文彩，皆有加於疇昔，根本盛而枝葉茂，理固宜然，然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矣。

邇來子莘之志，得無微有所溺乎？是亦不可以不省也！良知之說，往時亦嘗備講，不審邇來能益瑩徹否？

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卽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非若世之想像講說者之爲也。

近時同志，莫不知以良知爲說，然亦未見有能實體認之者，是以尙未免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理，而必假於窮索以增益之者，又以爲徒致

良知，未必能合於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理者，而執之以爲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而無弊。是其爲說，非實加體認之功，而真有以見夫良知者，則亦莫能辯其言之似是而非也。

蒲中故多賢，國英及志道二三同志之外，相與切磋砥礪者，亦復幾人。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爲學者，異端之學矣。道喪千載，良知之學，久爲贅疣；今之友朋，知以此事日相講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歟！

想念雖切，無因面會，一罄此懷。臨書惘惘不盡。

與毛古庵憲副

亟承書惠，旣荷不遺，中閒歉然下問之意，尤足以仰見賢者進脩之功，勤勤不懈，喜幸何可言也？無因促膝一陳鄙見，以求是正，可勝瞻馳？

凡鄙人所謂致良知之說，與今之所謂體忍天理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閒者乎？

吾兄忠信近道之資，既自出於儕輩之上，近見胡正人，備談吾兄平日工夫，又皆篤實懇切，非若世之狗名遠迹，而徒以支離於其外者；只如此用力不已，自當循循有至，所謂殊途而同歸者也，亦奚必改途易業，而別求所謂爲學之方乎？惟吾兄益就平日用工得力處，進步不息，譬之適京都者，始在偏州僻壤，未免經歷於傍蹊曲徑之中，苟志往不懈，未有不達於通衢大路者也。

病軀咳作，不能多及；寄去鄙錄末後論學一書，亦頗發明鄙見，暇中幸示及之。

與戚秀夫

德洪諸友，時時談及盛德深情，追憶留都之會，恍若夢寐中矣。盛使遠辱，兼以書儀，感忤何旣！

此道之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減變動。足下以邁持之資，而能篤志問學，勤勤若是；其於此道，真如掃雲霧而覩白日耳！奚假於區區之爲問乎？

病廢旣久，偶承兩廣之命，方具辭疏，使還正當紛沓，草草不盡鄙懷。

寄安福諸同志

諸友始爲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喜慰可勝

言耶！

得虞卿及諸同志寄來書，所見比舊又加親切，足驗工夫之進，可喜可喜！只如此用工去，當不能有他歧之惑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眞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眞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卻無有不至者，惟恐吾儕尙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

在會諸同志，雖未及一一面見，固已神交於千里之外，相見時幸出此共勉之！

王子茂寄問數條，亦皆明切；中閒所疑，在子茂亦是，更須誠切用功。到融化時，并其所疑，亦皆釋然沛然，不復有相阻礙，然後爲眞得也。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眞切，愈眞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眞切。

病咳中不能多及，亦不能一一備列姓字，幸以意亮之而已。

與錢德洪王汝中 三首

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於其閒，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

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閒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

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以此示鞭影耳。

卽日已抵肇慶，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宬場，未能多及。千萬心亮；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幸亮！

又

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來不審同志敍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臥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致荒落；且存餼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

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爲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爲寄聲，益相與勉之。

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或彼自勉，望且誘掖接引之，諒與人爲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託，兒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人行匆匆，百不一及，諸同志不能盡列姓字，均致此意。

又

德洪汝中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爲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然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

喜幸當何如哉

此閒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爲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爲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爲一除翦，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閒，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啓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鍼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閒，情旣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閒，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

書院規制，近聞頗加脩葺，是亦可喜；寄去銀二十兩，稍助工費，牆垣之未堅完，及一應合整備者，酌量爲之。餘情面話不久。

答何廷仁

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今遂兩足不能坐立。

須稍定，卽踰嶺而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卽須早鼓錢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

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與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耽誤日月，總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卽撥冗。德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爲北上之圖。伏枕潦草。

答佟太守求雨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悚！今早謹節推辱臨，復申前請，尤爲懇至；令人益增惶懼。天道幽遠，豈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爲民之意，真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

孔子云：「丘之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之際，而在於日用

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於此矣。凡所以爲民祛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禱。而何俟於今日。然而暑旱尙存。而雨澤未應者。豈別有所以致此者歟。

古者歲旱。則爲之主者減善徹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爲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帝用盛樂。春秋書秋九月大雩。皆此類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有所謂書符呪水。而可以得雨者也。

唯後世方術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操。特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爲。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以異於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小說。而不見於經傳。君子猶以爲附會之談。又況如今之方士之流。曾不少殊於市井囂頑。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

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冤滯。禁抑奢繁。

卒誠滌慮，痛自悔責，以爲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而彼方士之祈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爲之，但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爲重輕；夫以執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愧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僚屬，致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修，旬日之內，自宜有應。

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使可以誠有致雨之術，豈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乃勞執事之僕僕，豈無人之心者邪？一二日內，僕亦將禱於南鎮，以助執事之誠，執事其但爲民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答毛憲副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大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龍場

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大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

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況於離流竄逐之微乎？

某之居此，蓋瘴癘蟲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大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蟲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

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墮，則某

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 三首

某得罪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魍魎，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伉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較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

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園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歸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

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

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

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

柴炭雞鵝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維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又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閒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

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

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

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罪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亦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邪？

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爲？

使君爲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

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又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氈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

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卽欲聞之於朝；旣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

旣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君以次潛回。其閒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

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

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

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

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興之變，絕難測之

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答人問神仙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

僕誠生八歲，而卽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臥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爲足下妄言之。

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利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

然則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

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駭，是乃祕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

夫有無之閒，非言語可況，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言，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也，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挂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吾仙道尙遠也。妄言不罪。

答徐成之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細觀來教，則輿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爲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輿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爲二兄

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

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有以盡夫天理之公，即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

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

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輿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爲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爲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爲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

夫既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既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之道問學矣。二者之辯，閒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

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卽如二兄之辯，一以尊德性爲主，一以道問學爲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尙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爲乎？

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某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與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與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辯，毋遽。

盛价來，適人事紛紜，不及細詢北來事；既還，卻殊怏怏，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敍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刪去之爲佳。子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爲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爲訓；宜更詳之。

喻及交際之難，此殆謬於私意，君子於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爲簡易之道。世人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爲炎涼之嫌哉？

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爲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爲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

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

得而干焉，僕於某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遊之隨俗以待生而來者，亦隨俗而侍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干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同，或以事合；狗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翼之重，而驚然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涼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回由之贈處蓋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涼，而自畔於禮，其閒不能以寸矣！

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

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爲同舍友，待之友也，旣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爲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干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爲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偃偃其將焉求乎？

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己，責之己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楊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無

檢飾，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略知求道爲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闖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閒也。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爲己有分寸之覺，卽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己有分寸之覺，卽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爲知覺也，益易且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

僕於今之後進，尙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

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爲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之共爲之也。亦何嫌於己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僕蓋未嘗有諸己也，而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其有以於僕而來者耳！承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當者，不惜往復。

又

昨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蕪冗，承長箋批答，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諭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未爲誠心直道。顧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況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抗顏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理邪？

夫師法者，非可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呼！今之時，孰

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己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

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爲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乎！往時僕與王寅之劉景素同遊太學，每季考，寅之恆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爲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每歎服，以爲如寅之者，真可爲豪傑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而不能於此也。

曾子病革而易箒；子路臨絕而結纓；橫渠撤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頹風靡，爲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己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灼見性分之不容己，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之從而求師也。

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意向，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槩以客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則名分具存，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

雖然，此皆以不若己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者，雖生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以齒序論之哉？人歸遽劇，極潦草，便閒批復，可否不一。

上晉溪司馬 二首

郴衡諸處，羣孽漏殄尙多；蓋緣進剿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而廣兵防夾，又復稍遲，是以致此。其在目今，若無凶荒之災，兵革之釁，料亦未敢動作。恐一二年後，則有所不能保耳！今大征甫息，勢既未可輕舉，而地方新遭土兵之擾，復不

堪重困。

將紓目前之患，不過添立屯堡；若欲稍爲經久之圖，亦不過建立縣治；然此二端，彼省鎮巡，已嘗會奏舉行。生雖復往，豈能別有區劃？

但度其事勢，屯堡之設，雖可以張布聲威，然使守瞭日久，未免怠弛，散歸無事，則虛具名數，冒費糧餉；有急則張皇賊勢，復須調兵，此其勢之所必至者。

惟建縣一事，頗爲得策，又聞所設縣分，乃瓜分兩省三縣之地，彼此各吝土地人民，豈肯安然割己所有，以資異省別郡？必有紛爭異同之論，未能歸一。則立縣之舉，勢亦未易克就；既承責委，亦已遣人再往詢訪，苟有利弊稍可裨益者，當後舉請。

但因閩事孔棘，遙聞廟堂之上，亦欲謬以見責，故且未敢輒往郴桂。然勅書又未見到，則閩中亦不敢遽往。且夕諮訪其事，頗悉顛末；大槩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其始作於延平，繼發於邵武，又繼發於建寧，發於汀章，發於沿海諸衛所。

其閒驚閔雖小大不一，然亦皆因倡於前者，略無懲創，遂敢效尤而興。今省誠渠魁，雖已授首，人心尙爾驚惶未定。邵武諸處，尤不可測，急之必致變，縱而不問，將來之禍，尤不可勝言者。

蓋福建之軍，縱恣驕驚，已非一日，既無漕運之勞，又無征戍之役，飽食安坐，徭賦不及，居則腴民之膏血，以供其糧；有事返藉民之子弟，而爲之鬪；有司豢養若驕子，百姓疾畏如虎狼，稍不如意，呼喚羣聚而起，焚掠居民，綁笞官吏，氣餒所加，帖然惟其所欲而後已。

今其勢既盈，如將潰之隄，岌乎洶洶，匪伊朝夕，雖有智者，難善其後；固非迂劣如守仁者所能辦此也。

又况積弱之軀，百病侵剝；近日復聞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豈復堪任？臨期敗事，罪戮益重，輒敢先以情訴，伏望曲加矜憫，改受能者，使生得全首領，歸延殘息於田野，非生一人之幸，實一省數百萬生靈之幸也。情蹙辭隘，忘其突

冒，死罪死罪！

又

齋奏人回，每辱頒教，接引開慰，勤惓懇惻，不一而足。仁人君子愛物之誠，與人之厚，雖在木石，亦當感動激發，而況於人乎？無能報謝，銘諸心腑而已。

生始懇疏乞歸，誠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爲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

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且蒙朝廷曾有賊平來說之旨；若再拘縛，使不獲一申其情，後雖萬死，無以贖其痛恨矣！

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今生已移疾舟次，若復候命不至，斷亦逃歸，死無所憾。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必欲置之有罪之地？情隘辭迫，瀆冒威嚴，臨紙涕泣，不知所云。死罪死罪！

上彭幸庵

不孝延禍先子，自惟罪逆深重，久擯絕於大賢君子之門矣。然猶強息忍死，未卽殞滅，又復有所控籲者，痛惟先子平生孝友剛直，言行一出其心之誠，然而無所飾於其外；與人不爲邊幅，而至於當大義，臨大節，則毅然奮卓，而不可回奪；忝從大夫之後，逮事先朝，亦旣薦被知遇，中遭逆瑾之變，退伏田野，忠貞之志，抑而不申。近幸中興之會，聖君賢相，方與振廢起舊，以發舒幽枉，而先子則長已矣！德蘊壅闕而未宣，終將泯溷於俗，豈不痛哉？

伏惟執事才德勳烈，動一世忠貞之節，剛大之氣，屹然獨峙，百撼不搖，眞足以廉頑而立懦。天子求舊圖新，復起以相，海內仰望其風采，凡天下之韜伏堙滯，窒而求通，絀而求直者，莫不延頸跂足，望下風而奔訴；況先子素辱知與，不肖孤亦嘗受教於門下；近者又蒙爲之刷垢雪穢，繆承推引之恩，蓋不一而足者。反自

疏外，不一以其情爲請，是委先子於溝壑，而重棄於大賢君子也。不孝之罪，不滋爲甚歟？

先子之沒，有司以贈諡乞，非執事之憫之，而爲之一表白焉，其敢覬覦於萬一乎？
荒迷懇迫，不自知其僭罔瀆冒，死罪死罪！

寄楊邃庵閣老 四首

孤聞之，昔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君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同其時而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牆之下者矣；則夫圖不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

痛惟先君宅心制行，庶亦無愧於古人；雖已忝在公卿之後，而遭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取嫉權奸，斂德而歸，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是歲之冬，舉葬事，圖所以爲不朽者，惟墓石誌之爲重。

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儀型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也。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不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之門牆之外，猶將冒昧強顏而入焉！況先君素辱知與，不肖孤又嘗在屬吏之末，受教受恩，懷知己之感，有道誼骨肉之愛，邇者又嘗辱使臨弔，寵之以文詞，惻然憫念其遺孤，而不忍遽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踰之戮，而輒敢以誌爲請。

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一世之士，而各欲成其名，收錄大小之才，而惟恐沒其善。則如先君之素受知愛者，其忍靳一言之惠，而使之泯然無聞於世邪？不腆先人之弊，敢以陸司業之狀，先於將命者，惟明公特垂哀矜，生死受賜，世世子孫，損軀殞命，未足以爲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荒迷無次。

又

前日嘗奉啓，計已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謂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憂，以爲猶甚難也。

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

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

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爲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

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旦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

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

故君子之致其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之爭。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

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

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

某受知門下，不能效一得之愚，以爲報獻其芹曝，伏惟鑑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又

某素辱愛下，然久不敢奉狀者，非敢自外於門牆；實以地位懸絕，不欲以寒暄無益之談，塵瀆左右。蓋避嫌之事，賢者不爲，然自歎其非賢也。

非才多病，待罪閒散，猶懼不堪，乃今復蒙顯擢，此固明公不遺下體之盛；某亦寧不知感激？但量能度分，自計已審，貪冒苟得，異時憤事，將爲明公知人之累。此所以聞命驚惶而不敢當耳。

謹具奏辭免，祈以原職致仕。伏惟明公，因材而篤於所不能，特賜曲成，俾得歸延病喘於林下。則未死餘年，皆明公之賜；其爲感激，寧有窮已乎？懇切至情，不覺瀆冒，伏冀宥恕不具。

又

竊惟大臣報國之恩，莫大於進賢去讒；故前者兩奉起居，皆嘗僭及此意。亦其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當復避嫌疑，故率意言之若此。迺者忽蒙兩廣之命，則是前日之言，適以爲己地也，悚懼何以自容乎？

某以迂疏之才，口耳講說之學耳；簿書案牘，已非其能，而況軍旅之重乎？往歲江西之役，實亦僥倖偶成；近年以來，憂病積集，疴羸日甚，惟養疴丘園，爲鄉里子弟考訂句讀，使知向方；庶於保身及物，亦稍得效其心力，不致爲天地閒一蠹。此其自處，亦旣審矣。

聖天子方勵精求治，而又有老先生主張國是於上，苟有襍線之長者，不於此時出而自效，則亦無其所矣。

老先生往歲方秉銓軸時，有以邊驚薦用彭司馬者，老先生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老先生愛惜人才，而欲成就之也如此！至今相傳，以爲美談。今獨不能以此意而推之某乎？

懇辭疏上，望賜曲成，使得苟延喘息。俟病痊之後，老先生不忍終廢，必欲強使一出，則如留都之散部，或南北太常國子之任，量其力之可能者，使之自效，則圖報當有日也。不勝恃愛懇瀆，幸賜矜察！

寄席元山

某不孝，延禍先子，罪逆之深，自分無復比數於人。仁人君子，尙未之知，憫念其舊，遠使存錄，重以多儀，號慟拜辱，豈勝哀感！豈勝哀感！

伏惟執事長才偉志上追古人進德勇義罕與儔匹向見鳴冤錄及承所寄道山書院記蓋信道之篤任道之勁海內同志莫敢有望下風者矣何幸何幸！不肖方在苦毒中意所欲請者千萬荒迷割裂莫得其端緒使還遽臨疏昏塞不盡所云。

答王壘庵中丞

往歲旌節臨越猥蒙枉顧其時憂病懵懵不及少申款曲自後林居懶僻成性平生故舊不敢通音問企慕之懷雖日以積竟未能一奉起居其爲傾渴如何可言！

使來遠辱問惠登拜感忤舍親宋孔瞻亦以書來備道執事勤勤下問之盛不肖奚以得此近世士夫之相與類多虛文彌誑而實意衰薄外和中妬徇私敗公是以風俗日惡而世道日降執事忠信高明克勤小物長才偉識翹然海內之

望，而自視歆然，遠念不遺，若古之君子有而若無，以能問於不能者也，僕誠喜聞而樂道，自顧何德以承之？

僕已無所可用於世，顧其心痛聖學之不明，是以人心陷溺至此，思守先聖之遺訓與海內之同志者，講求切劘之；庶亦少資於後學，不徒生於聖明之朝。然蔽惑既久，人是其非，其能虛心以相聽者鮮矣。

若執事之盛德禮恭，而與人爲善，此誠僕所願效其愚者。然又邑里隔絕，無因握手一敘，其爲傾渴，又如何可言邪？雖然，目擊而道存，僕見執事之書，既已知執事之心，雖在千萬里外，當有不言而信者，謹以新刻小書二冊，奉求教正。蓋鄙心之所欲效者，亦略具於其中矣。便閒幸示。

與陸清伯

惟乾之事，將申而遂沒，痛哉冤乎！不如是，無以明區區罪惡之重。至於貽累

朋友，不如是，無以彰諸君之篤於友道，痛哉冤乎！

不有諸君在，則其身沒之後，將莫知所在矣！況有爲之衣衾棺殮者乎？是則猶可以見惟乾平日爲善之報，於大不幸之中，而尙有可幸者存也，嗚呼痛哉！

卽欲爲之一洗，自度事勢未能遽脫，或必須進京，候到京日，再與諸君商議而行之。苟遂歸休，終須一舉，庶可泄此痛耳！

其歸喪一事，託王邦相爲之經理，倘有不便，須僕到京圖之未晚也。行李筐中，未暇悉所欲言，千萬心照。

與黃勉之

承欲刻王信伯遺言，中間極有獨得之見，非餘儒所及，惜其零落旣久，後學莫有傳之者，因勉之寄此，又知程門有此人，幸甚幸甚！

中間如論明道伊川處，似未免尙有執著，然就其所到，已甚高明特遠，不在

游楊諸公之下矣。

中閒可省略者，刪去之爲佳。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惟簡明切實之爲貴；若支辭蔓說，徒亂人耳目者，不傳可也。高明以爲何如？

復童克剛

春初枉顧時，承以八策見示，鄙意甚不爲然。旣而思之，皆學術不明之故，姑且與克剛講學，未暇細論策之是非。旬日之後，學術漸明，克剛知見豁然，如白日之開雲霧，遂翻然悔其初志，卽欲焚棄八策，以爲自此以後，誓不復萌此等好高務外之念矣。當時同志諸友，無不歎服克剛以爲不憚改過而勇於從善若此，人皆自以爲莫及也。

盛价遠來，忽辱長牋巨冊，諄諄懇懇，意求刪改前策，將圖復上，與臨別丁寧意大相矛盾。豈閒關之久，切磋無力，遂爾迷誤至此邪？

《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克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位矣。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憂則違之。」若克剛斯舉，是易乎世而成乎名，非遯世無悶，憂則違之之謂矣！

克剛向處山林，未嘗知有朝廷事體，今日羣司之中，縉紳士夫之列，其閒高明剴切之論，經略康濟之謨，何所不有？如八策中所陳，蓋已不知幾十百人，幾千百上矣，寧復有俟於克剛邪？克剛此舉，雖亦仁人志士之心，然夜光之璧，無因而投人，亦且按劍而怒；況此八策者，特克剛之敝箒耳！亦何保嗇之深，而必以投人爲哉？若此策遂上，亦惟獨不見施行，且將有指摘非訾之者，其爲克剛之累，不小也。克剛亦何苦而汲汲於爲是哉！

八策之中，類皆老生常談，惟第五策於地方利害，頗有相關，然亦不過訴狀之詞，一有司聽之足矣。而克剛乃以爲致治垂統之一策，得無以身家之故遂爲利害所蔽，而未暇深思之邪？明者一覽，如見肺肝，但克剛不自知耳！

昔者顏子陋巷簞瓢，孔子賢之。夫陋巷簞瓢，豈遂至於人不堪憂？其閒蓋亦必有患害屈抑，常情所不能當，如克剛今日之所遭際者矣。若其時遂以控之於時君世主，謫謫屑屑，求白於人，豈得復謂之賢乎？禹稷昌言於朝，過門不入，以有大臣之貴也。今克剛居顏子陋巷之地，而乃冒任禹稷之憂，是宗祝而代庖人之割，希不傷手矣！

冊末授受之說，似未端的，此則姑留於此，俟後日再講。至於八策，斷斷不宜復留，遂會同志諸友，共付丙丁，爲克剛焚此魔障。克剛自此，但宜收斂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爲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見是而無悶可也。

與鄭啓範侍郎

某愚不知自量，痛此學之不講，而竊有志於發明之；自以劣弱，思得天下之豪傑，相與扶持砥礪，庶幾不能有成。故每聞海內之高明特達，忠信而剛毅者，卽

欣慕愛樂，不啻骨肉之親。

以是於吾啓範，雖未及一面之識，而心孚神契，已如白首之交者，亦數年矣。每得封事讀之，其閒迺有齒及不肖者，則又爲之赧顏汗背，促躋不安。古之君子，恥有其名而無其實；吾於啓範，惟切磋之是望，乃不考其實，而過情以譽於朝，異時苟有不稱，將使啓範爲失言矣。如之何而可？

不肖志雖切於求學，而質本迂狂疏謬，招尤速謗，自其所宜。近者復聞二三君子，以不肖之故，相與憤爭，力辨於鑠金銷骨之地，至於衝鋒冒刃而弗顧，僕何以當此哉？二三君子之心，豈不如青天白日，誰得而瑕滓之者？顧僕自反，亦何敢自謂無愧？則不肖之軀，將不免爲輕雲薄霧於二三君子者矣。如之何而可？

病軀懶放日久，已成廢人，尙可勉強者，惟宜山林之下，讀書講學而已。兩廣之任，斷非所堪，已具疏懇辭，必不得請，恐異日終爲知己之憂也。言不能謝，惟自鞭策，以期無負相知，庶以爲報耳。

答方叔賢 二首

久不奉狀，非敢自外，實以憂疾頻仍，平生故舊，類不敢通問。在吾兄誠不當以此例視，然廣士之來游者相踵。山中啓處，時時聞之；簡札虛文，似有不必然者，吾兄當能亮之也。

聖王聰明不世出，諸公既蒙知遇若此，安可不一出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政不足簡，人不足謫。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此非有忠君報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只好議論粉飾於其外而已矣。

僕積衰之餘，病廢日甚，豈復更堪兵甲驅馳之勞，況讒搆未息，又復可出而冒爲之乎？懇辭疏下，望與扶持，得具養疴林下；稍俟痊，復出而圖報，非晚也。

又

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嘆服！

但與名其閒，卻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係，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

此事譬之養蠶，但雜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黑白，其閒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
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朮之閒，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

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爲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爲罪也。

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

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以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攘耳。

鄙見略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己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齎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鑑恕！

與黃宗賢 四首

僕多病積衰，潮熱痰嗽，日甚一日，皆吾兄所自知，豈復能堪戎馬之役者？

況讒搆未息，而往年江西從義將士，至今查勘未已，往往廢業傾家，身死牢獄，言之實爲痛心！又何面目見之？今若不量可否，冒昧輕出，非獨精力決不能支，極其事勢，正如無舵之舟，乘飄風而泛海，終將何所止泊乎？在諸公亦不得不爲多病之人一慮此也。懇辭疏下，望相扶持，終得養痾林下是幸。

席元山喪已還蜀否？前者奠辭，想已轉達，天不憖遺，此痛何極？數日閒唐生

自黃巖歸，知宅上安好，世恭書來，備道佳子弟，悉知向方，可喜。閒附知之。

又

得書，知別後動定；且知世事之難爲，人情之難測，有若此者；徒增慨嘆而已。朽才病發，百念具息，忽承重寄，豈復能堪？若懇辭不獲，自此將爲知己之憂矣，奈何奈何！

江西功次，固不足道，但已八年餘矣，尙爾查勘未息，致使效忠赴義之士，廢產失業，身死道途；縱使江西之功，盡出冒濫，獨不可比於留都湖浙之賞乎？此事終須一白。但今日言之，又若有挾而要者，奈何奈何！

木翁旬日閒，亦且啓行矣。此老愼默簡重，當出流輩，但精力則向衰。若如兀崖之論，欲使之破長格以用財，不顧天下之毀譽榮辱，以力主國議，則恐勢有所未能盡行耳。因論偶及，幸自知之！

東南小蠢，特瘡疥之疾；羣僚百司，各懷讒嫉，黨比之心，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憂者。近見二三士夫之論，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尙未平貼，姑待釁耳。一二當事之老，亦未見有同寅協恭之誠，閒聞有口從面諛者，退省其私，多若讐仇。病廢之人，愛莫爲助；竊爲諸公危之，不知若何而可以善其後。此亦不可不早慮也。

兵部差官還，病筆草草附此。西樵兀崖，皆不及別簡，望同致意。近聞諸公似有德色傲容者，杲爾，將重失天下善類之心矣；相見閒可隱言及之。

又

近得邸報，及親友書，聞知石龍之於區區，乃無所不用其極。若此，而西樵兀崖諸公，愛厚勤拳，亦復有加無已。深用悚懼，嗟乎！今求朝廷之上，信其有事君之忠，憂世之切，當事之勇，用心之公，若諸公者，復何人哉？若之何而不足悲也？諸公旣爲此一大事而出，則其事亦不得不然。但於不肖，則似猶有溺愛過情者，異日

恐終不免爲諸公知人之累耳。悚懼悚懼。

思田之事，本亦無大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來遂不可輕易收拾。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其略已具奏詞，今往一通，必得朝廷如奏中所請，則地方庶可以圖久安。不然，反復未可知也。

賤軀患咳，原自南贛蒸暑中得來，今地益南，氣類感觸，咳發益甚，恐竟成痼疾，不復可藥。地方之事，苟幸失責，山林田野，則惟其宜矣，他尙可說哉？

西樵兀崖家事，極爲時輩所擠排，殊可駭嘆。此皆由學術之不明。近來士夫，專以客氣相尙，凡所毀譽，不惟其是，惟其多且勝者是。附是和，是以至此。近日來接見者，略已一講，已覺豁然有省發處；自後此等意思，亦當漸消除。

京師近來事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旣除，則元氣亦當自復；但欲除疾病而政治太厲，則亦足以耗其元氣；藥石之施，亦不可不以漸也。木翁遂老，相與如何？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公相與調和。此如行舟，若把舵不定，而

東撐西曳，亦何以致遠涉險？今日之事，正須同舟共濟耳。齎本人去，凡百望指示。

又

兩廣大勢，罷敝已極，非得誠於爲國爲民，強力有爲者，爲之數年，未可以責效也。

思田之患，則幸已平靖，其閒三五大巢，久爲廣西諸賊之根株淵藪者，亦已用計剿平。就今日久困積冤之民言之，亦可謂之太平無事矣。

病軀咳患日增，平生極畏炎暑；今又深入炎毒之鄉，遍身皆發腫毒。旦夕動履，且有不能；若巡撫官再候旬月不至，亦只得且爲歸休之圖，待罪於南贛之閒耳。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朝，眞所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鄙人世受國恩，從大臣之末，固非果於忘世者，平生亦不喜爲尙節求名之事，何忍遽言歸乎？自度病勢，非還故土就舊醫，決將日甚一日，難復療治，不得不然耳！

靜庵東羅見山西樵兀崖諸公，聞京中方嚴書禁，故不敢奉啓。諸公既當事，且須持之以鎮定久遠。今一旦名位俱極，固非諸公之得已，是迺聖天子崇德任賢，更化善治，非常之舉。諸公當之，亦誠無愧。但貴不期驕，滿不期溢，賢者充養有素，何俟人言？更須驚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感恩報德者，不必務速效，求近功，要在誠心實意，爲久遠之圖，庶不負聖天子今日之舉，而不負諸公今日之出矣。僕於諸公，誠有道義骨肉之愛，故不覺及此，會閒幸轉致之。

答見山家宰

向齋本人去，曾奉短札，計已達左右矣。朽才病廢，寧堪重託？懇辭之疏，必須朝廷憐准，與其他日蒙顛覆之戮，孰若今日以是獲罪乎？

東南小夷，何足以動煩朝廷？若此致有今日，皆由憤激所成。以王上聖明德威所被，指日自將平定。但廟堂之上，至今未有同寅協恭之風，此則殊爲可憂者。

耳！不知諸公竟何以感化而斡旋之？

大抵讒邪不遠，則賢士君子，斷不能安其位以有爲於時，自昔當事諸公，亦豈盡不知進賢而去不肖之爲美？顧其平日本無忠君愛國之誠，不免阿時附俗，以苟目前之譽，卒之悅諛信讒，終於蔽賢病國而已矣。來官守催力遣數四，始肯還。病筆草草，未盡傾企！

與霍兀崖宮端

往歲曾辱大禮議見示，時方在哀疚，心善其說，而不敢奉復。

旣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復書，草草作答，意以所論良是，而典禮已成，當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紛爭，不若姑相與講明於下，俟信從者衆，然後圖之。

其後議論旣興，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於朝；然士夫之問及者，亦時時爲之辨析，期在委曲調停，漸求挽復，卒亦不能有益也。

後來賴諸公明目張膽，已申其義，然如倒倉滌胃，積於宿痰，雖亦快然一去，而病勢亦甚危矣。

今日急務，惟在扶養元氣，諸公必有回陽奪化之妙矣。

僕衰病陋劣，何足以與於斯耶？數年來頻罹疾搆，痰嗽潮熱，日益尪羸，僅存喘息，無復人閒意矣，乃者忽承兩廣之推，豈獨任非其才，是蓋責以其力之所不能支，將以用之，而實以斃之也。

懇辭疏下，望相與扶持曲成，使得就醫林下，幸而痊復，量力圖報，尙有時也。

答潘直卿

遠承遣問，情意藹切，兼復獎譽過分，僕何以得此哉？僕何以當此哉？媿悚媿悚！病廢日久，習成懶放，雖問水尋山，漸亦倦興。況茲軍旅之役，豈其精力所復能堪？已具疏懇辭，必須得請，始可免於後悔。不然，將不免爲知己之憂矣！奈何奈何！

寧藩之役，湖浙及留都之有功者，皆已陞賞，獨江西功次，今已六七年矣，尙爾查勘未息，今復欲使之荷戈從役，僕將何辭以出號令？亦何面目見之？賞罰國之大典，今乃用之，以快恩仇。若此，僕一人不足惜，其如國事何？連年久分廢棄，此等事不復掛之齒牙，今疼痛切身，不覺呻吟之發，畢竟何如而可耳！

知子文，道長尙未至，且不作書，見時望致意！

寄翟石門閣老

思田之議，悉蒙裁允，遂活一方數萬之生靈，近者八寨斷籐之役，實以生民塗炭旣極，不得已而爲此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魏公力主於朝，則金城之議，無因而定；非有裴公贊決於內，則淮蔡之績，何由而成？今日之事，敢忘其所由來乎？齎奏人去，輒申感謝之誠，并附起居之敬！

但惟六月徂征，衝冒瘴疫，將士危險，頗異他時，稍得沾濡，亦少慰其勤苦耳！

處置地方數事附進，得蒙贊允，尤爲萬幸！舟中伏枕，莫旣下懷，伏祈鑑亮！

寄何燕泉

某久臥山中，習成懶僻，平生故舊，音問皆疏，遙聞執事，養高歸郴，越東楚西，何因一話，煙水之涯，徒切瞻望而已。

去歲復以兵革之役，扶病強出，殊乖始願，正如野麋入市，投足搖首，皆成駭觸。忽枉箋教，兼辱佳章，捧誦洒然，蓋安石東山之高，靖節柴桑之興，執事兼而有之矣，仰嘆可知！

地方事苟幸平靖，伏枕已踰月，旬日後亦且具疏乞還，果遂所圖，雖不獲握手林泉，然郴嶺之下，稽山之麓，聊復同此悠悠之懷也。使來，值湖兵正還，兼有計處地方之奏，冗冗乃爾久稽，又未能細請，臨紙惘然，伏冀照亮不具！

王陽明尺牘終

歸震川尺牘

目次

上趙閣老書	一	與余同麓太史	一九
與陸太常書	五	再與余太史	二〇
上萬侍郎書	六	上徐閣老書	二一
上宋明府書	八	與沈敬甫六首	二三
與萬侍郎	一〇	與王子敬三首	二五
與曹按察	一〇	答周澗山	二六
上王都御史書	一一	與沈敬甫五首	二七
與馮某	一五	與沈敬甫二首	二八
上瞿侍郎書	一六	上總制書	二九

崑山縣倭寇始末書……………三四

論禦倭書代……………四一

與沈養吾書……………四六

與王禮部……………四七

與孫百川……………四八

答朱巡撫書……………四八

上方參政書……………四九

與王子敬四首……………五二

答唐虔伯書……………五四

與沈敬甫二首……………五六

與陳吉甫……………五七

與凌廉使……………五八

與張通府……………五八

與李浩卿書……………五九

與沈敬甫三首……………六〇

與王子敬……………六一

與鍾上舍……………六一

與同年陳給事……………六三

與沈敬甫……………六三

與周孺允二首……………六三

與王子敬……………六四

與馬子問……………六五

答俞質甫書……………六五

與殷徐陸二子書……………六六

與曾省吾參政書·····	六七	與沈敬甫三首·····	七六
與王子敬二首·····	六八	與吳三泉九首·····	七七
與王昭明·····	六九	示徐生書·····	八四
與某三首·····	六九	與潘子實書·····	八五
與徐子與·····	七一	與嘉定諸友書·····	八七
與陳伯求·····	七一	與沈敬甫·····	八八
與周興叔·····	七二	與林侍郎書·····	八九
與徐子言·····	七二	寄王太守書·····	九〇
與朱生大觀·····	七三	與傅體元書·····	九三
與徐道潛·····	七四	與王子敬書·····	九五
與王子敬三首·····	七四	與周子和大參·····	九六
與陸五臺·····	七六	與吳刑部梁·····	九六

與于鯉……………九七

與王子敬二首……………一一四

與某通判……………九八

與曾省吾參政……………一一四

與周澱山三首……………九八

與慎御史……………一一五

與王仲山……………一〇〇

與俞仲蔚……………一一六

與高經歷……………一〇一

與張虛岡……………一一六

與傅體元二首……………一〇一

與吳刑部維京……………一一七

與邢州屬官……………一〇二

與龔子良……………一一七

與管虎泉……………一〇三

與傅體元……………一一八

與沈敬甫六首……………一〇三

上高閣老書……………一一八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一〇六

與沈敬甫六首……………一二三

與趙子舉書……………一一〇

示廟中諸生……………一二五

答顧伯剛書……………一一二

與馮太守……………一二五

與沈上舍·····	一二六	答族弟大顯·····	一三〇
悼亡報人小帖五首·····	一二六	與張兵憲·····	一三〇
答周孺允·····	一二八	與吳江無錫諸同年·····	一三〇
與李廉甫·····	一二九		

歸震川尺牘

上趙閣老書

有光自少應舉，連蹇不遇，常恨生當太平之盛，徒抱無窮之志，而年往歲徂，
煢然無所嚮往。時張文隱公知之，時時稱之於人，張公垂沒，以不能薦達爲恨。然
有光嘗侍於公，閒聞公論當世之士，獨亟稱明公，謂不惟於文章絕出，他時爲國
家建宏業者，終有賴焉！有光之鄉人在明公門下者，亦頗言鄙人姓名，爲明公之
所垂記，雖以文隱公之故，然士固有相知者，則有不待付授言語相屬，而相契合
者矣。會明公忤時宰，屏居西蜀者十餘年，有光始獲舉進士，在京師思明公而不
可見，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長，悵然而歎。幸與明公生同時，而顧無由一見，以爲
今世則已矣，徒若讀書而慕古人於百世之下。夫古之人往矣，而以爲能知我者，
何也？蓋以我之知之，而知古人之生於今，必能知我也；明公之知之，則且同時矣，

而不得一見，猶若異世然，此有光之所歎恨也！

既而爲吏越中，明公始復登朝，及入覲，以爲可以得見矣！而明公又以南邁，有光時尙在京師，一日天子忽出手詔，還明公於朝，是時海內之士，試都下者四五千人，皆歎天子之明聖，能知人如此，明公能自結於天子之知如此。有光又私自喜道之將行也，文隱公之知人不謬也，有光之羈窮得所依歸也。當是時官程迫促，又不能迎拜明公於馬首。

昨春自越還，遇瞿文懿公於鄉，言入朝時，與明公嘗以鄙人爲薦，有惑於流言者，從中毀之，瞿公因言今世薦士之難，吾與趙公知子深矣！力足以薦士矣！尙格而不行。語畢，黯然不樂者久之。夫瞿公鄉里游從之舊，耳目日相接，固宜其不能忘；明公在萬里之外，偶知於數十年前，其不能忘而汲汲如此，求之於古，未有其比也！茲以入賀來，聞京師人皆道明公數相薦引之語，乃益自感傷，以爲百世之下，士之不遇，而聞明公之於有光如此，亦當有感慨而悲泣者矣！今以有光

數十年之嚮慕，一旦得見，令人不復徒念岷蛾之高江水之長矣！此生幸甚！

第以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自顧其中，枵然無可以爲世用者，而州郡之職，又非其所任。孔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有光於今日，益恐有負於明公之知，進退惶悸，伏惟明公有以處之。

又竊謂君子之所以無求於世者有二：蓋不知我者不當以求；既不知我矣，強求之，未有能知也；知求之而無益，故不求也。知我者不必以求，既知我矣，無待於求之，苟待於求之，則非知也，故不必求也。

夫然則明公已知之矣！今所以復有言者，以往年爲吏，差知自愛，亦自謂能使鰥寡孤獨不失其所，顧不惟勞效不得上聞，而持衡之人，用一人之言，格天下之士，使士之有志不負朝廷爲生民計者，徒以不能詭隨趨附，橫被中傷，乃令晦蔽歿世而不見，使後之欲爲循良者以爲戒，何以厚天下風俗，而返漢代長者之風？此尤可痛也！

人才之在世有難言者，以小才而議大謀，必厚訾，以邪人而察莊士，必重誣，如使賈誼、董仲舒、陸贄之徒，生於今之世，必不能與時文薄伎爭長矣！汲黯、鄭當時之治郡，必以無能見罷矣，惡直醜正，羣飛刺天，屈子之直行而受謗，荀卿之大儒而逃讒，蕭望之之經師而拘持，必不免矣；巧捷者自進，長厚者自訕，寡淺者自升，崇竑者自晦，此卓犖奇偉之士所以不見於世，而天下之所以憂乏才者以此。茲者天子特以明公爲相，復改任銓部，詔旨皆從中出。天下想望丰采，士莫不鼓舞踴躍自矜奮。明公必有以把握天下之大機，與二三元老，經綸密勿，同心一德。凡所施爲注措，上以仰答聖天子之知，下以慰天下士大夫生民之望。若古之巫咸傳說，回斡元化，昭揭日月，光輔中興，流聲名於史策。時者難得而易失，遭時際會，亦何容易？

有光自度已無用於世，而區區所見如此，略爲明公陳之，非爲一身之進退也，若身之進退則在明公而已矣！若使狸搏牛，使虎捕鼠，固所不可，至謂憐其無

用，姑使之苟一日之祿，如先王之世，所以處侏儒戚施聾瞽之人者，亦非有光之所安也。君子伸於知己而詘於不知己，是以冒瀆而忘其僭越焉！

與陸太常書

前在京師，天下士待選吏部者幾千人，莫不相慶幸，以爲當今選用至公，請託不行，士以賂通者無道進，海內清平可望，以陸公之在銓曹也。及執事爲太常，尋以言罷，天下之士莫不缺然失望；僕山野迂愚之人，居京師不知造請，而吏部門第嚴扃，雖有敬仰之心，亦無繇而至焉！

幸拜今命，於內庭始得望見，又得隨行於露寒鵙鵲之間。執事不鄙，爲道生平相知之素，及相汲引之意，言雖不行，而受執事之賜多矣！

執事又過稱其文，有司馬子長之風，子長更數千年無人可及，亦無人能知之；僕少好其書，以爲獨有所悟，而怪近世數代之史，卑鄙凡猥，不足復自振。嘗有

志規摹前人之述作，稍爲刪定，以成一家之言，而汨沒廢棄。今老矣！恐此事遂已也，瞻望咫尺，未遑詣見，歲忽云暮，感愴知己之言。特人申候，草草不盡。

上萬侍郎書

居京師，荷蒙垂盼，念三十餘年故知，殊不以地望逾絕而少變，而大臣好賢樂善，休休有容之度，非今世之所宜有也。有光是以亦不自嫌外，以成盛德高誼之名，令海內之人見之。有光晚得一第，受命出宰百里，才不迨志，動與時忤；然一念爲民，不敢自墮於冥冥之中，拊循勞徠，使鰥寡不失其職，發於誠然，鬼神所知。使在建武之世，宜有封侯爵賞之望，今被挫詘如此，良可憫惻！流言朋興，從而信之者十九；小民之情，何以能自達於朝廷？賴閣下桑梓連壤，所聞所見，獨深知而信之。

時人以有光徒讀書無用，又老大不能與後來英俊馳騁，妄自測儼，不待問

而自以爲甄別已有定論矣！夫監郡之於有司之賢不肖，多從意度；又取信於所使咨訪之人，祇如不覩其人之面，望其影而定其長短妍醜，亦無當矣！如又加以私情愛憎，又如所謂流言者，使伯夷申徒狄復生於今，亦不免於世之塵垢，非餓死抱石，不能自明也。昨者大計羣吏，僅免下考；今已見謂不能爲吏；又使匍匐於州縣，使益困迫而失其所性，輾轉狼狽，不復能自振於羣毀之中。

夫以朝廷愛惜人才，當使之無失其所，如有光垂老，不肯自摧挫，以求進於天子之科目，至三十年而不退卻；一旦得之，使之從百執事，齒於下列，不敢望公孫丞相桓少傅，僅如馮都尉白首郎署，亦足以少答天下之士，彈冠振衣，願立於朝之志矣。今之時獨貴少俊耳，漢李太尉嘗薦樊英等，以爲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以備顧問者，悵然爲時惜之。有光顧何敢自列於昔賢之所薦，而番番良士，膂力旣愆，我尙有之，以爲國家用老成長厚之風，此亦當今公卿大臣之所宜留意者也。

有光今已摧殘至此，夫士之所負者氣耳！於其氣之方盛，自以古人之功業不足爲其稍歉，則猶欲比肩於今人；其又歉，則視今人已不可及矣！方其久詘於科試，得一第爲州縣吏，已爲逾分；今則顧念養生之計，欲得郡文學，已復不可望，計已無聊，當引而去之，譬行舟於水，值風水之順快，可以一瀉千里，至於逆浪排天，篙櫓俱失，前進不止，未有不沒溺者也。不於此時求住泊之所，當何所之乎？

茲復有瀆於閣下者，自以禽鳥猶愛其羽，修身潔行，白首爲小人所敗，如此人者，不徒欲窮其當世之祿位，而又欲窮其後世之名。故自託於閣下之知，得一言明白，則萬口不足以敗之；假令數百人見譽，而閣下未之許，不足喜也；假令數百人見毀，而閣下許之，不足懼也。故大人君子一言，天下後世以爲準，有光甘自放廢，得從苟卿屈原之後矣！今茲遣人北上，爲請先人敕命，及上解官疏，并道所以輕於冒瀆，無任惶悚不宣。

上宋明府書

竊惟明府蒞任以來，布以公平之政，杜請謁之私；此明府行古人之道也。有光豈敢以今世之人自處？然所以數數有瀆於左右者，聞之新宮災，子產三日哭；防墓不修，孔子泫然流涕；今先世之塋爲姦民窟穴，樹木已盡，斬刈垣表已盡，平夷神道壅絕，祭享無塗；窀穸之旁，穿方殆遍，壙垠之表，灰埃蓬勃；幽靈憤恨，曾不及馬醫夏畦之鬼；有莫大之責，負不孝之名，不可一日自立於世，此所以食不甘味，臥不安寢者也。

向者幸垂明聽，勒令掃除，德意甚厚，奈盤據之徒，多是衙門老役，合併數家，設爲厚餌，誘買族人以爲地主，雖有明限，安堵如故；此等之人，蔑人子孫，據其墳墓，恬然如此，所以明府有施及泉壤之恩，而至今壅而未施也。律於發冢之條，如知情買賣器物、磚石、薰狸、平園之類，纖悉必具；先王豈以死者之故而病生者哉？蓋愛吾之親，故愛人之親也；敬吾之親，故敬人之親也。不如是則孝子仁人之情，有所鬱而不遂，含忿積恨，復仇相殺之事，必多於天下矣！

昔柳子厚在嶺外，獨謂先墓無主，晝夜哀號，懼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楊文貞公居京師，遺宗人子弟書，惟以墓木爲念，鄉先達司馬虞公，每歸省未及到家，先造冢上。有光不肖，爲世所棄，幸守墳廬，而城闈之內，步武之閒，坏土不保，非特樵牧之害，狐兔之傷而已，又念宗門零落，而諸父兄尙守殘經，服儒衣冠，三世之邱隴，坐視毀傷，曾不泚然，俛仰天地，亦何顏乎？惟明府哀念焉！

與萬侍郎

駕還欲約知友送之郊外，竟先日而去，其高風不可及，賢於東都門外送者幾千輛矣。僕黽勉於此，頗以揚子雲寂寞自解，然思穎之心，不能一日忘也。太僕志已梓完，僅一月而成，又無考訂。然於國家馬政因革之際，頗反覆深致其意，幸賜覽！有便不惜示教。

與曹按察

奉別匆匆，又經半歲，門下爲中朝士大夫推服，以爲當世名流，今蹙屈作西湖主人，內召應不久也。鄙人向年爲吏吳興，雖跼蹐百里，而志在生民，與俗人好惡乖方，遷去後極意傾陷。今幸公道昭明，諸老見察，第越中昔時和聲而謹者，猶似有一重障翳。僕隨緣來此，宦情甚薄，然大丈夫亦不肯默默受人汗蠟。執事總領外臺，主張公議，若不明告，恐陷左右於隨俗附和之流，非鄙人所以事門下也。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三復所患詩解，良深嘆息！同年沈秋官行附，起居狀，敢布情悃！不一。

上王都御史書

有光聞天下之人材，其爲君子小人，皆有一定之性。古之所謂知人者，非苟知之而已也；始知其如此，則其終身不能易也。伯樂之於馬，卞和之於玉，如令馬非絕塵，玉非連城，二人者必不顧，如令二人者顧之，而馬與玉豈有變哉？馬與玉

而有變，則天下亦不號爲伯樂卞和矣！故以爲人之賢不肖有定，而古之知人者，決於一見，而終其身不易；彼有改節易操者，必其始非真，性有矯而爲之者，特其號爲知人者之不至焉耳！孔子曰：舉爾所知，蓋謂已知之矣！則其舉之不疑也。故大臣之相其君，其平日常有意於天下之人材，一旦而任事權，而舉平日之所知，蓋優然而有餘，是以能佐國家，成光明之業，其聲名永與天地無窮；若夫取之於臨時，處極貴之地，而欲以週知天下之人材，不能如其取於素之爲裕也。

有光不材，不敢附於當世之賢者，念始初閣下爲縣時，相知最深，蓋不謂其不肖也。閣下清明直亮，少所許可，而獨於有光而加顧。自此閣下爲郡二千石，歛歷外省，及陞中丞，治河漕濟州淮揚閒。有光數往來京師，道所歷閣下未嘗不垂顧念，閣下非有私於有光，以爲爲國家急於當世之人材如此，前歲得舉進士，閣下方召入爲司徒，時與諸進士旅見，閣下獨加禮異於尋常。今歲入覲，閣下府第深嚴，有光一再見，然不拒逆而進之，閣下不以綦貴輕天下之士，而猶惓惓於其

素知者如此！

有光自以諸生文學，不辨治縣，而事多泥古，與世乖忤，監郡及臺省大吏，無相知者。其考宜殿，而獨免於過謫，則閣下之於有光，信乎如古人所謂的然昭晰，自斷於內，而了於冥冥之中，此士之所以伸於知己者也。然不能不惴惴自懼，恐其有改節易操而有負於閣下者。有光之爲縣，不敢自附古人；然惟護持小民，而姦豪大猾，多所不便，遂騰謗議，顧今小民之情不聞於上，故有光之受讒搆無已。夫今銓部之所取信者監郡，監郡之刺舉，未盡出於公與明；漢人有言，陛下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尙書之平而決於百石之吏，此亦今世之弊也。且監郡所薦舉，無不極其褒美，語其治行，雖古之龔黃卓魯，不能有加，然古之吏皆積久而成，今並布衣諸生少年，遠者僅二載，何治之卓卓如此？夫果能如此，則其縣治矣，何遷代之後，其彫殘猶故也？如此，則考其舉刺，亦有類於謾欺者矣！況監郡之外，復有采取流言飛文，一被口語，無自全者，閣下清德重望，彈壓百吏，

凜然風裁；監郡者不敢爲欺謾，其刺舉必公與明，其讒說亦無自至於臺省。然唐虞之世，賢聖在朝，猶有讒說壬人；以周之盛，而寺人畏讒，則雖登明選公，舉世咸仰閣下贊翊聖朝之盛，而寧獨無有光前之所論者？

念三十餘年，受知於閣下，今仕途顛隕於鑠金毀骨之日，閣下務委曲而全濟之，此所以有伯樂卞和之喻也。又念前世宰相，未嘗隔天下之士，世多議韓退之上宰相書，然退之非重爵祿者，顧三代之盛，上下之交常通，而於吾君吾相，有可以情告者，如王介甫平生高介，天子之所不能屈，當其窮而上宰相之書，自言其勢之所宜憐者，不諱也。況有光以閣下之素知，若有所隱而不告，不又幾於有負於閣下哉？

自古一士之不遇至微，而後之人追論其世，乃以一士之故，而歸咎於當世之公卿大臣者多矣！今日之遷自於銓部，非閣下之所及知，第以爲縣旣已無狀，復勉而佐郡，益違其性，而志氣衰沮，如敗軍之將，沒世不復，欲從閣下乞改一文

學博士之官以養老親顧自初登第時已有此意恥於求乞而有所不敢若至今日乃言之似近於時窮勢迫慕戀祿位而不知止故敢以不肖之軀求解而去官雖微而出處進退宜明是以竊有求於閣下使知有光之仕宦雖顛倒狼狽未嘗有負於閣下平日之知伏惟憐而哀之使得全其身名以去不墮落於讒人之口不勝幸甚瀆冒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與馮某

昔在都水荷蒙垂記隔闊五載靡日不懷邢中得邸報承有浙行省之命旌旆循西山而來庶一望幃帷竟不可得行省分司吳興僕前令雒城屬也當時與人虛舟相觸耳竟成仇恨今高飛遠逝而贈繳甚設韓潁川之拘持蕭長倩馬季長之附會李子堅何獄不成此漢良吏儒者猶忍爲此況臭味不同陰鷲成性者哉僕素受相知若不奉告青蠅之言或未加察是僕反有負於門下也有文字頗

委悉，附上，并求五嶽大理轉達，伏望炤諒！

上瞿侍郎書

有光少年時試白下，始識閣下，深想慕愛。及先後舉於有司，閣下一日奮飛九天之上，顧猶不忘布素，見其潦倒，常所隱惻。往張文隱公爲考官，閣下與同事，榜出而有光落第，見公於邸第，公忽忽不樂，對客曰：「吾爲國得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爲恨。」又謂有光曰：「吾閱天下士多矣！如子者，可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爇者也。在館閣中，子之鄉惟瞿太史深知之，成都趙孟靜知之。」公再爲考官，再見之，其言亦如是。又曰：「吾不能得子，二君者終必能得子矣！」文隱公歿，有光年往歲徂，仕進之心落然，然猶不敢自廢罷，徒以文隱公垂歿惓惓之望，亦恃在朝如閣下相知者，有所嚮往耳！聞得奉顏色，閣下所以接引而加隱惻者，尤甚。

前歲始獲第，適閣下賜告還鄉，孤旅之迹，煢煢無依。隨調爲吏，吳興夏初入覲，還幸遇閣下於京口，所以道生平，慰藉益勤。吳興西古鄣南屬，在山水窮僻，龍蛇虎豹之與處，黽勉二載，拊循孤窮，以不負孔子之訓。諸姦豪大猾不便者，亟騰謗議，當道憐之，未加黜謫；然羽翼摧殘，形神慘沮，方圖所以自解而去，因見閣下加獎拔之語，以爲士固伸於知己，自此意氣復生，方將刷飾於塵垢之中，奮拔於泥塗之內，振迅於阨塞之區。躍然如卽拜下風，侍君子覽盛德之輝光。

邇者除書忽下，缺然失望，顧己長貧賤，今備朝籍爲六品官，豈求逾分？然窺測當道者意嚮，蓋薄示之謫譴，而往時讒搆之說益行矣！計此時除書之下，閣下甫到京，席未及暖，國家之議未有所及，進賢退不肖之志未行也。夫君命無所逃，然朝廷之命官，亦量其才器之所任，士君子處世，亦自度其力分之所堪，而今以爲治縣之不能，而使之佐郡，非其任也；自知夫治縣之不能，而冒以佐郡，非所堪也；苟而赴之，其爲自欺而欺君甚矣！

天子新卽位，天下之士起廢者數十人，皆出於膏肓沈沒之中，赫然光顯。有光自顧，垂髻荷先朝教養之恩，貢於成均，薦於京兆，無歲不與計偕，望天就日之誠，白首而不摧挫，先皇帝末年始收之，顧今同舉進士者，大半超拔，而有光在諸進士之中，復不得比數，以是知其命之有所限，而才之無用也。夫以閣下之知己，而有光不獲自伸，則無可望者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士之出處進退，遲速有幾，自非知幾之君子，徘徊疑顧之閒，其受中傷多矣！以閣下之知未及舉，而小人讒搆之說亟行，知君子之道莫勝也；其機械且復藏於冥冥之中，未知所究，安敢望榮進之塗哉？

夫志士去國不毀其名，荀卿屈原賈生董仲舒之徒，去其國而猶全其名如此，四子者生於今之世，猶難矣！所以復敢瀆於閣下者，非復有望於榮進，亦欲使之得全其後世之名而已！夫能愛惜天下之人材，不得進而成就之，使致其功，抑使退而成就之，使不失其名，此爲閣下知己之大賜也！今已具疏請告，以爲小官

之去就，亦當有禮，不宜黯默以受讒人之搆陷也。又在縣時獲保舉者二，應建儲詔得恩封，欲求敕命，願一言主者，使先人蒙恩地下，人子之志願畢矣！無任懇戀之至！不宣。有光再拜。

與余同麓太史

歲杪，人自北還，備道閣下終始成全之大德。及兩辱手教，銜戢殊深，二月當遣人受敕，逡迴顧望，又不覺遷延逾春，今茲乃獲遣行。伏乞指示，生死得沐光榮。有光三月二十日離家，五月十日始到邢，適監郡者在郡，又以官舍久無人居，且比諸僚獨隘，僅僅編葦聚土爲書齋，度俸錢才可以自給，然不能有餘，以及隨行家口，而百物皆貴，幸來時頗借貸，糴大米三十餘石，足資半年矣。故事馬政，郡以閱視爲名，姦利由此生，今惟專委之縣，既有縣令爲之親臨，又無郡擾，人頗以爲便；自此絕不與吏民交涉，日日閉門，亦無士大夫往來，差能自安。

但論者皆欲爲有光擇官，得清閒之任，以爲隨材；而不知有光之所苦，乃在於犯忤姦豪，其爲怨毒積毀，入於持權者已種深根，是以滿朝之公論，不能勝一二人之口也。今此之官，若隨資除授，更下於此，眞抱關擊柝亦安也。特以爲以此處不肖不齒錄之地，則不能甘也。承相知之深，相援之切，感之至者，更不能爲言以謝，獨述區區之隱情，伏惟炤察！臨書不任惶恐。

再與余太史

六月中人還，知道體漸平，不勝忻懌！且捧教扎，惓惓之意，銜戢曷已有光於世，最號爲偃蹇憔悴之尤者，明公一旦振拔之，至今海內嘆仰；乃徒以守職愛民之故，不知顧慮，以取仇怨。竊望明公能振拔之於其始，必能成就之於其終。所謂成就之者，非敢求上進，以與唆喋者爭時取妍也；特求使之不失所而已矣！前瞿少宰致書李相，徒亦以平日之相憐，非有光之有求，而辭不盡達其意，亦以有明

公代爲之言耳！先人敕命，計此時已用璽，欲遣家人，乃寸步不能自致，適有馬吏赴太僕，敬附此。敕命卽令去人齎賜，幸幸！許君畫頗盡林壑之美，玉堂清暇，可以資一玩也。

上徐閣老書

四月十四日進士歸有光，謹再拜獻書少師相公閣下：有光幸生明公之鄉，相望不過百里，自少已知嚮仰，而無由得一接其聲光。庚子之歲，舉於南都，而所試之文，乃得達於左右，顧稱賞之不置；時有獲侍而與聞之者，輒相告，以爲幸矣。子之見知於當世之鉅公長者如此。自後數試於禮部，遇明公之親知，未嘗不傳道其語以爲寵；有光之試，又輒不利，退而歸耕於野，以爲古之人有生同世而不相知者矣。有知之而異世者矣；不知者恨其同世，知之者恨其異世；今獲與明公同世而又知之，而明公方在日月之際；有光之蹇拙蔽翳，無復自振，以爲今已矣！

無以望明公之門矣！是同世而有異世之感也。往歲海虞瞿內翰見訪，以爲子之不遇不足憂，卽徐公當國，子之進有日矣！今幸而適明公之當國，又幸隨多士之末，而自獲舉以來，幾又二月，不一望明公之輝光，此有光之所以食不甘味，寢不成寐者也。

有光嘗讀易，觀消長變更之際，雖聖人不能無懼，而漢唐宋之君子，每履其際，其氣不能不動，其色不能不形，而天下不能無驚以疑，蓋以少不順而激爲大變者有之矣！今明公處之宴然，而風俗世道爲之潛易，如寒暑雨暘之至而人不覺，此古之大臣之所難也。又嘗讀史見漢文帝疎賈誼之少，而問馮唐之老，光武下馮衍之賦，而隆桓榮之經，兩漢風俗治體，超軼後代，實在於此，今明公於科舉之際，稍示意嚮，而海內枯槁之士，已于于焉樂觀明公之化矣！於此之時，稍有蘊抱，誰不欲爭自濯磨，以自致於明公？不肯沒沒而已也！況有光被知於數十年之前者乎？今茲輒有干於闈人者，獨以數十年之知，而不一見於明公，明公以數十

年之知其人，而不見其一來，其亦不能無怪也。

昔曾舍人鞏上范資政書云：「士之願附於門下者多矣！使鞏不自別於其閒，固非鞏之志，亦閣下之所賤也。」有光素慕鞏者，故不量其不能如鞏，而欲學鞏之自別焉！平生頗有所撰述，去家時不及裒彙成編，橐中得雜稿十九首，謹以爲贄，明公試覽其文，知其非求於世者也！干冒尊嚴，伏增惶恐！有光再拜。

與沈敬甫 六首

爲食闕過此，有屋租可以支食，並爲家奴侵盜，無有矣！然留此直是懶也。春闈之文，讀之誠自謂不愧，但徒爲市中浮薄子所訕笑，以是不出也。

又

十七日，阿三送包文，想已到。卷子可就五弟觀之，曾寫二本復散去，懶復寫

也。孟敏之甑，墮而不顧；卞和之玉，別而猶泣；二者何居？

又

張烈女文字四首送觀，安亭近日有此事也。規利者頗欲撓其獄，今幸得白矣。此間旱荒殊甚，家人作苦且艱食。因少留，日下當還。

又

磚硯寄還，惜無六驢載以入京耳！益舟誌可寫出觀之，舟中無事，偶思此作，卻有意，不可草草觀也。

又

水利論具有前人之論，特爲疏剔之；意望當事者行其言，以惠東南之民，非有牛鼎之意也。

又

施君所索文字，昨欲從養吾取來，尋思吾輩所作一出，必有以破俗人之論，不可苟者；且待來年與之，今日恐太草草耳。

與王子敬 三首

兒子壙志附去二通，其一與子欽，去年令讀騷，卽此時也。兼以時序相感，痛不忍言；此亦至情，嘗爲人所嘲笑，豈皆無人心者哉？乞勿以示人。

又

孺允數來，索侑觴之辭，第歌哭不同日，時有通問者，作一二語答之，輒顛倒不能成字也。顧足下懇懇之意，乘僕未東，必得面談，就君所欲言，比次書之可也。不知諸公何日行？如此風景，更難宿留也。區區得失，久已置之度外，但此回不見

往時人，唐人有云：「海內無家何處歸？」此極痛怛耳！

又

庚戌秋，山妻欲學毛詩，從問大義，爲書文王之什；尋因兒女病，遂廢卷。昨還簡篋中得之，極悲，義多與前人異者，奉去乞一看，稍暇當續此業也。

答周澱山

適承教誨懇懇，愈增悲感！老父在堂，未敢以死；然所謂生民之至艱，荼毒之極哀者，雖強自抑制，淚如河海水，不能止也。亡者與尊嫂恭人，同自南戴，服屬非遠，不幸以絕異之姿，嫁薄命郎，天下至寶，措置非所，珠摧璧毀，汶汶以沒，眞千古之痛也！禮齊衰對而不言，獨荷眷念，無已之情，聊此奉謝，并錄報謝小簡數幅，欲吾兄知吾至情如此，類非世人語；世人見之，未有不大怪以爲狂惑也。

與沈敬甫 五首

二詩乃哭耳，不成詩也。昨見諸友，多欲爲僕解悶者，父子之情已矣！惟此雙淚爲吾兒也，又欲自禁邪？

又

安亭情景更悲，念兒在枉死城中也。山妻哭死方甦，舊疾又作矣！所索文字付之，尚書序亦乞錄付，庶病者少寬，當以此等自解，然恐不能解也。痛痛頭髮嘗有二三莖白者，炤鏡視，十二月忽似添十年也！人非木石，奈何奈何？寄去亭記，欲圖刻石。不知如何可就？五弟觀之。世之君子，若以曾子之責子夏者，則吾有罪焉耳！

又

痛苦之極，死者數矣！吾妻之賢，雖史傳所無，非溺惑也。寄去僧疏，僕書二句，蓋天問楚些之意，偶於此發之；前後有六首，又有偈一首；別有答人小柬，連書一道，敬甫就五弟處觀，知我悲也。

又

滄浪生攜阿郎影來，一慟幾絕。此生精神，覬欲運量海宇，不意爲此子銷鑠將盡，如何？西狩獲麟，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子解之乎？世人真以吾爲狂耳！

又

世美堂記可爲知者道，人固有對面不相知者，亡妻幸遇我耳！作罷，與兒子嗚咽也。

與沈敬甫 二首

不見忽踰月節候頓易日增感傷涼風吹人悉成涕淚令女未有紙錢之及此心歉歉，亮短鶴長，其悲均也！何如何如？

又

日苦一日，思深如海，盡變爲苦水，如何如何？承寄奠，不敢辭；敬甫雖有哀痛，未容相比也！疏二首寄去，今日低首世尊前矣！別有報人小帖數幅，可與五弟索觀也。

上總制書

竊惟我明有天下幾二百年，諸夷恭順，四邊寧謐，足稱盛治，惟北虜時或猖狂，然其氣雖猛悍，性尙蠢直，弓矢之外，別無利兵；中土頑民，固亦有爲之嚮導羽翼，而衣食好尙，大相殊絕；又北地苦寒，無物產，不通貿易，故亦不過千百之什一

耳！所以來去倏忽，無久安常住之想，而京師輦轂之下，聲勢甚重，防衛甚嚴，官屬眾而儲侍富，號令一而賞罰明，凡所猷爲，罔不如意。然猶不能不廛宵旰之憂，庚戌之事可鑒也！

若今倭寇之變，則大有不然者，性鷙而狡，兵巧而利，高皇謝絕朝貢，今上禁通市舶，慮至深遠矣！夫何官絕私通，交往習熟，向導羽翼，反數倍之？中原虛實，瞭在賊目，故敢於深入；自壬子歲三月，繹騷至今，繇浙抵吳，直犯淮揚，燒劫奸淫，眇無忌憚，誠有國之大辱也。乃今因糧於墟落，藉兵於僨軍，築舍鑿河，略無去意，其聞風效尤者，日增月益，警報洶洶，滋不可聞；而有司類皆庸懦，方其臨逼，卽束手競競；幸其稍退，便高枕泄泄，豈惟無使之隻輪不返之意，雖欲驅之出境，不可得已。

況兵燹之餘，繼以亢旱，歲計無賴，萬姓嗷嗷，顧又加以額外之徵，如備海防，供軍餉，修城池，置軍器，造戰船，繁役浩費，一切取之於民，議及官帑，輒有擅專之

罪，然此亦適中有司之計，蓋官帑有限，而取之於民者無盡藏，得以恣其侵漁耳！夫東南賦稅半天下，民窮財盡，已非一日；今重以此擾，愈不堪命。故富者貧而貧者死；其不死者，敝衣枵腹，橫被苛斂，皆曰與其守分而瘐死，孰若從寇而倖生，恆產恆心，相爲有無，無足怪者。若非頃者大爲蠲除，恐此輩不外而倭，卽內而盜矣！未必皆斯民之過也！

某頃以試事在留都，聞寇自蕪湖，遷迤南下，直抵安德門，舉城鼎沸，某時亦不免周章。及詢之，不過逋寇五十餘人而已，不覺仰天浩歎，椎胸飲泣者久之。夫留都自府部科道而下，庸流冗員，姑置勿論，其雕轂華鞵，錦衣肉食，平日自謂高出羣類，莫可仰視者，奚啻千人？乃亦寂無善計，惟知填關閉門，追夫守堞，與窮鄉下邑無異；自此之外，一切以爲迂談。

以愚見言之，大內雖多重寶，終退遺宮；若孝陵則我高皇帝體魄所藏，神靈所寧，萬一土城失守，少有侵蝕，百司庶府將安用哉？況京軍除孝陵及江北諸衛，

雖殘缺之後，尙有十二萬丁，而官舍軍餘，數當倍之，旣不使之出戰，又不使之守城，徒令市井貧民，裹糧登陴，一夫每日官給燒餅二枚，計費銀一百餘兩，每夜自備油燭七條，計費銀七百餘兩，典鬻供備，常從後罰，冤號之聲，溢於衢路，則平昔養兵果爲何邪？

及某淪落東歸，則聞此寇復竄吳界，凡諸有司，名雖統兵出境，實皆各有擁護，殊無互爲策應之意，閒有奮勇前驅者，豈真具有成算？非迫於嚴刑，則誘於重賞，而文武官屬，又皆在數里外，並未嘗有臨陳督戰者，故往往以孤懸取敗，卒亦不聞有不相赴援之誅。是進者死而退者生，前者苦而後者樂，號令之不一，賞罰之不明，承襲蒙蔽，一至於此！可不爲之痛心哉？

議者咸謂窮寇致死，吳民柔脆，且不知兵，本難爲敵，嗚呼！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今將旣不選，兵復不練，其於陣法奇正，懵然不知，而漫使之格鬪，是誠所謂驅羣羊而攻猛虎也！今日之責，惟君侯爲重，今日之權，亦惟君侯爲重，指

顧之閒，勇怯立異，呼吸之際，勝負頓殊，惟君侯其圖之！

且東南財賦出於農田，農田繇於水利，某嘗謬撰一書，及承渥州侍御，委纂圖考，其源流利害，亦頗究竟，今以倭寇往來，乃於湖流入海之道，悉行堰壩，冀爲梗塞，殊不知此寇離海深入，原不甚賴舟楫，而清流旣壅，渾潮日漲，水利不通，農田漸荒，外患雖除，內亂必作，有憂國憂民之深念者，恐不當若是之舉，一而廢百也。

伏惟君侯德高望重，謀深慮淵，昔秉文衡，多士欽式，今本兵柄，萬師協心，恩數如春，威行如秋，東南之民，如離水火而登衽席，脫仇讐而依父母，更生之望，端在今日。某本韋布諸生，不當冒越，第曩曾以文藝濫辱獎與，今君侯專制武備，正某等先後疏附之時，矧目擊危變，身罹艱虞，黔廬赭山，剝膚傷骨，亦嘗冒風雨蒙矢石，躬同行伍者四十餘晝夜，頗能發縱，昔李白自謂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亦竊有焉！公怒私憤，義不容默。故壬子之秋，妄作備倭議；癸丑夏五，更作紀事

實錄，不識忌諱，多所觸忤，冀以裨時政之萬一；有司閒亦行之而未能盡也。茲敢復綴所聞見，僭溷崇覽，伏惟君侯少霽按劍之威，亮其懃懃之衷，不計蕪陋之詞，得賜少垂察焉！則曷勝幸甚？

崑山縣倭寇始末書

倭寇之變，起自上年三月初旬，雖絡驛無虛日，亦惟騷動緣海，尙未敢深入，猶懼歸途之有梗也。乃今糾合既眾，嚮導旣明，又知吾民不素習兵，不預備，遂眇無忌憚。今年四月初七日，警報直抵崑山，官民闐然，方填門塞關，爲城守之計，而都司梁鳳，適承撫按文檄，統處兵八百，來守茲土，士民倚爲長城，詎意其貪懦無狀，坐受宴犒，託言屯札該境，遙爲聲援，竟爾招搖遠去，分兵四逸，半從鹽口，半從周市，沿途剽掠，吾民驚竄。自是要害無守，十三日午時，賊船五十餘隻，賊徒三千餘人，逕泊新洋江口，直犯東門，肆力攻圍，煙焰燭天，哭聲動地，其接踵而至者，又

無慮二三四倍；夜則桅燈如列星，旦則吹螺舉號，蜂附雲集，較之他處，猖獗尤甚。而梁鳳乃於十六日自常熟入郡城，若不與聞者，十七十八等日，賊遂造雲梯二十餘乘，攻擊東北二城，勢極危迫，賴官民悉力拒守，幸以不破。

當夜鄉士大夫，蠟書募敢死士，縋城而下，自閒道往，請救於代巡孫公，十九日卽蒙復委梁鳳提兵應援。而梁鳳又復遷延六日，方至崑山縣西九里橋，索取軍需，聲言每名要銀五兩，乃始進兵，奈此時民窮斂急，本縣素乏羨餘，不能一時卒辦，意不相愜，復退，屯真義地方，偶與賊遇，勉強一戰，貪其輜重，反致大敗，火藥銃礮，半被鹵去，而遺落田野，爲村民俞辟等所埋藏者，又不可勝數，設使天不佑民，盡以藉寇，其聲勢又何如也？是日又復遁入郡城，誑言吾軍一至，賊徒盡散，民不被殺，屋不被燒，麥盡刈而苗盡栽矣！一時上官咸謂信然，遂不復以崑山爲意。

賊覘知援絕勢孤，二十四日復以雲梯三十餘乘，攻東南東北二門。是時不

獨燕尾劍，稜勁鏃，加以佛郎鉛錫大銃，一時合發。城中辟易，危急十倍於前，不得不再行請救，而孫公惑於梁鳳先入之言，頗有難色。差官張國維頓首號泣，具道梁鳳不才之狀，乃益以沂邳及山西兵三百餘人，本府義勇二百人，復遣梁鳳統之以行，其答鄉士大夫書，則有「兵雖可用，將官懦弱，某再三責以大義，而翁公則有促之不進，爲之奈何？」等語。愚意其使貪使過，責後效以蓋前愆，未可知也。時太倉陶指揮所募款兵適至，又命二守督卒併進，意在刻期勦滅，而梁鳳逗留如昔；自初七日受檄出師，越四日尙駐維亭。本縣旣備糗糧，旋復臭腐。且動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爲詞，雖張公亦莫得而誰何也。

賊乘此閒，又於初八日聚眾四千餘人，雲梯無數，布列東西城下，百計衝突，傷害甚多，而官民拒守益力，殺死賊徒，數亦相當，至昏時賊始稍退，復移屯城西林中；蓋富室佳園，惜不忍毀，故遂爲賊巢耳！次蚤皆負門扇，接造飛梁，碾駕衝車，直逼城中，發掘磬石，鐵椎扣門，聲如雷震，百萬生靈，命在頃刻，而人心愈奮，爭出

死力，用生芻松脂麻油，燒燬衝車，更從樓上穿板，灌注灰湯墜擊，殺其魁名二大王者，及夥賊數人，賊始退去。是時闔城士女，搖動驚惶，縊溺而死者數人。引領援兵，復不見至。初十日夜分，生員龔良相徐卓傅繼善奮義冒死請兵。十一日黎明，遇梁帥於六市鋪西，距縣尙三十餘里，反覆哀懇，而梁鳳驕蹇有加，賴張公督促前進，款兵踴躍東向，氣雄志烈，不負狼名。梁帥徐徐既至，有司選地札營，梁鳳仍稱該地四面阻水，不可遏敵，復退屯九里橋外，款兵孤懸，勢難野宿，姑納城中，待梁并進。府縣文牒祈請再三，方至，開門延入，欲加慰勞，已先計縱沂兵逸去，爲媒蘖之地矣。方議出攻，乃又妄申本縣，按兵不發。於是憲符嚴責，十五日張二府督率梁鳳，合兵大舉，本縣義勇，導引款兵直搗賊窟，血戰方酣，而諸兵遙望賊來，卽麾奔潰，多自溺水，甲騎鎧仗，半爲賊有；款兵益進，殺傷賊徒二十餘人，而後援不繼，至有陣亡擠水之禍。於是更令逃軍，造爲厚款薄沂之謗，欺罔上官，致使是非不明，功過莫辨，假令有司誠有厚薄，亦不過視上官意向，而士卒得以厚薄爲去

留，則將焉用彼帥哉？其失機誤軍之罪，恐不可推託於厚薄也。

儀部王主政，不忍官民罹此荼毒，受此萋菲，挺身冒險，仗義執言，乃至暴沒，皆憤憤不平之所致也。人之云亡，國邦殄瘁，時事如此，可勝嘆哉！其原蓋始於當道先有款兵防衛無錫，以厚其故人，而梁鳳亦不欲強顏再入崑境，各戾初心，遂相搆煽，殊不念崑山之與無錫，均爲朝廷根本之地，況上游土崩，下流瀾倒，又必然之勢也，豈宜有所偏重哉？是時我軍雖未收全功，而款兵聲已讐服賊膽，遂相引去。殺遺民，燒遺屋，數十里煙火不絕者，又四五日，以泄其餘憤。蓋自四月初七日至五月念五日，孤城被圍，凡四十五日，臨城攻急，大小三十餘戰，以不教之民，當日滋之寇，內無張巡許遠之略，外無蚍蜉蟻子之援，城之不陷，皆天也。其六門並攻，被殺男女五百餘人，被燒房屋二萬餘間，被發棺冢計四十餘口，是皆就耳目之所睹記者言之。其各鄉村落，凡三百五十里境內，房屋十去八九，男婦十失五六，棺槨三四，有不可勝計而周知者，君門萬里，未能遽達，雖密邇當道，豈皆盡

得其實哉？

互相蒙蔽以期遠罪，賊何幸而民何辜也？彼梁鳳若始能不離該境，則賊安敢遽爾深入？中能力戰不退，則賊豈敢直擣郡城？終能如期急難，則賊豈敢衝城鑿穴？貽崑山之禍者，梁鳳也，乃又飾詞駕罪，欺天乎？欺人乎？更有大可怪者，其款兵先登沒陣，其淪死者，皆緣邳處二兵爭先奔潰，擠入洪流，性不善水，又甲重不能振拔，遂至胥溺，非汨水而被淪者，此情可矜，法所應恤，彼二兵正當正其望風奔潰之罪，以示懲勸，乃今與款兵一體加厚，何其顛倒之甚邪！嗚呼！處敗軍若此，良民無故被殺者，流血成川，積骸如山，又將何以待之哉？

嘗考吾崑自有國以來，未嘗被兵燹，有生聚而無教訓，故今遭此，皆錯愕相顧，束手無策，不得已爲堅壁清野之計，縱賊猖狂，莫之敢抗，其受禍亦獨慘於他處。今之急務，莫若廣濠塹，造月城，築弩臺，立營寨，集鄉兵，時訓練，鑄火器，備弓弩，積薪米，蓄油燭。其周迴近城林木，須斬去里許，以絕埋伏；塋冢有礙城隍者，宜量

給地價，爲遷葬之費。而十家爲甲之法，尤所當嚴；其男子十五歲以下，凡成丁者，盡令編報，排門粉壁，每甲推長一人，稽其出入，若有面生可疑，雖係商賈，非累年土著，無父兄承傳者，亦須根究，庶使內賊不出，外賊不入，而奸宄之徒，無從造孽矣。至於撫疲民，蠲逋稅，勘荒田，尤時政之大端，而動支官銀，又便宜之要術；蓋事有常變，有輕重，處常則倉庫爲重，而武備爲輕；處變則軍旅爲重，而財用爲輕；況居官行法，自有大體，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所謂公罪者，正今日動支官銀以濟時艱，而爲法受惡之類是也。況旣上官文移，則操縱由己，雖不宜宥濫，又何必拘拘常格，而自取窘縮哉？且安富之道，周官所先，勸借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以有限之大戶，而欲應無窮之巨寇，吾不知所稅駕矣！

凡此數事，果能斷自乃心，豫有成算，則用足兵強，形勢險固，人心堅勵，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賊來犯境，便當橫出四郊，與之一決；又何必填門塞關，懸懸外援之望，不獲其用而反受其害，如今日之冤憤哉？愚忝與守城，與賊來去之日相終

始，目擊慘毒，所不忍言，姑記其始末，以備他日邑乘之紀錄。其他處置，略具備倭議中，有民社之寄者，尙其鑒此衷悃，毋以出位爲罪，幸甚幸甚！

論禦倭書代

某廢棄山林之日已久，天下之事，非分之所宜言者。顧自以世受國恩，身在江湖，不敢一日而忘魏闕之下；況今倭奴逆天悖暴，實吾父兄子弟百年之仇恥。辱明公惓惓下問，一得之愚，敢不自竭，伏見天子哀憫元元，誕布德音，明公以股肱耳目之重臣，膺茲簡命，俾執玉帛，告祭東海之神，精誠昭格，百靈效順，龜鱉小醜，當知無遁逃之所矣。昔裴晉公李中丞，嘗受視師之命，不旋踵而元濟就擒，劉稹授首，克成淮蔡、澤潞之功。況我聖朝之威靈，萬萬於有唐；而明公之所以自待者，豈自處裴李之下哉？固宜詳延博采，不遺於芻蕘之賤也。某不敢爲泛說以瀆明聽，姑就今日用兵之勢言之：

自倭奴入寇，於今三年，虔劉我人民，淫污我婦女，焚蕩我屋廬，有司嬰城而自保，軍衛莫之誰何，盼盼焉視彼重裝滿載，得氣而去。徒諉曰無兵，猶可也。今各省之兵四集，無慮十萬，屯聚境上，區區殘息游魂，滅此而朝食可也。而至今相持，未見有必戰之計。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善者果而已矣。」孫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鈍兵挫銳，屈力殫財，則諸侯乘其敝而起，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今若是，不幾於鈍乎？豈老子之所謂果乎？

議者謂此寇不宜與之戰，在坐而困之，此固一說也。然窮天下之精兵，散甲士於海上，曠日彌月，而久不決，則所謂困者在我矣！是不可不察也！則今日之計，宜於速戰而已，然兵有分有合，徒厚集其眾於一，而不爲之列屯要害，廣布形勢，則賊之所出，必視吾無備之處而爲之走集，是宜觀地之要，以擬其潰。吳越之地，瀕於大海，海口之可通者，數路而已；既不能把扼，而使之突入三江五湖之間，要害之可守者，數處而已，又不能按據而使之橫潰，則將何爲而可也？

某以爲賊在川沙，兵之所向，能保其敗於東，不潰於西邪？攻其外，不潰於內邪？故太湖之口可屯也，三泖之口可屯也，吳淞江之中道可屯也。某嘗循行江上，問所謂滬瀆壘者，知昔人禦寇之遺跡，卽如此壘，正在蘇松二府之中，賊得至此，則蘇州松江諸縣，無日不危也。故爲屯壘，不獨可以拒賊之入路，又可以爲州縣之聲援也。昨者黃岡涇之捷，斬首之多，以前所未有。然賊復東出，則賊鋒雖挫於五湖之上，而蠻煙復接於九峯之間矣！由此言之，分屯其可後乎！往賊攻州而府不救，攻縣而州不救，劫掠村落而縣不救，府如無州，州如無縣，縣如無村落，僅僅自保於一城之中；如與人鬪而束其手足，絕其黨而孤立，如之何能自存也？

幸而此賊在於抄掠而已，設有長驅之志，孰能禦之？是唇齒俱亡，首尾衝決矣！卽使徒以保城爲功，而置百里生民於度外，爲人父母，何以爲心？況京畿千里之地，蕩然無藩籬之限，兵之失勢，莫甚於此！此其不可一也。凡王者之師，未有不分別其逆順，離散其黨羽者，今閩浙亡命，與諸島之夷固所必誅，若吾民所在被

其係累，而髡之以爲前行，以餌吾師，嘗聞我軍斬首虜二百餘，其閉止有一二爲真賊者，則臨陣之際，豈可不辨其真偽？明購賞格，開示丹青生活之信，古之用兵，能使賊爲吾用，而今驅之使爲賊，此其不可二也。聚天下之兵，而軍政不立，斷斬不行，鹵掠不禁，前者方陷陣，後者已奔佚，是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進生之計；且所謂營壘行陣閒諜兵械，與夫分數形名虛實奇正之說，兵家之所常言，悉置而不講，此其不可三也。

故今日之兵，在於決機，而分屯以佐其勢，又當戒飭州縣之吏，不宜以閉塞城闈爲上策，百姓之逃歸者，不可逆以奸細而禁錮誅戮之；至於誅賞軍令之大，今之所調，雜以夷獠，宜示中國之紀律，不可爲蠻夷所笑。如是而戰不勝，賊不滅者，未之有也！

然今雖以殄滅爲期，而經略措置，非數十年不能安寧，且夷性貪狠，狃於鹵獲之利，雖有懲艾，不能保其不來。夫自正統以來，殆將百年，及今而發，如人之疾

病，一旦發作，豈得遽止！故宜考求宣德正統之閒，前之所以侵盜而無已，後之所
以頓息而不來，則有以知其故矣！永樂中廣寧伯鎮守遼東，築城金線島之西北，
夜見東南海島中火光，卽知寇至，邀擊之，擒斬無遺，以是寇不敢入境。蓋彼懸度
大海，經以旬月，非風候不行，又不能多齎糧餉，賊未到岸，往往饑罷；兵法無負於
水而迎客，無迎水流，獨於禦倭宜反而用之，必迎水逆擊，不使上岸，此必盡之術
也。

舍是則由外海而入內海，由海入港，由港入城郭，如今日必至之害矣！謂宜
振飭祖宗之法，自廣閩浙淮以至遼東，修沿海列衛之政，則兵不必別調也；舉都
司備倭之職，則將不必別選也。不然而恃客兵，客兵不可久居，設使撤還，賊將復
至，周旋不已，是兵無時而息也，而民亦殫矣！

議者亦謂宜開互市，弛通番之禁，此尤悖謬之甚者，百年之寇，無端而至，誰
實召之？元人有言，古之聖王，務修其德，不貴遠物，今又往往遣使奉朝旨，飛舶浮

海，以與外夷互市，是利於遠物也！遠人何能格哉？此在永樂之時，嘗遣太監鄭和，一至海外，然或者已疑其非祖訓禁絕之旨矣！況亡命無藉之徒，違上所禁，不顧私出外境，下海之律，買港求通，勾引外夷，釀成百年之禍。紛紜之論，乃不察其本，何異揚湯而止沸，某不知其何說也！

唯嚴爲守備，雁海龍堆，截然夷夏之防，賊無所生其心矣！某身罹寇難，以與鄉邑父老熟計之，此言或有近於理，幸賜採擇而行之！

與沈養吾書

來書極荷相念之至！山妻在殯，便欲權厝，又大草率。以此遲疑累日，幸少平靜。而賊勢日橫，十一日始攢於西園，方工未訖。前晚有沙船泊市中，市人皆驚恐，夜走不絕。天明始定，今亦惴惴然如在邊塞，望候風塵，卽爲走計耳！宅內生聚，不下百口，一舉足皆有流離之苦，不得不稍鎮定之。所論賊勢正如此，東南承平日

久，吏無知兵者，若使知古方略，一太守縣令能辦之矣。今嬰城自保，不發一矢，忍以百萬生靈餌賊，令賊得氣，將來蔓衍，未知其所極也。聞蔡操江奏倭寇不過三四十人，皆蘇松人欲反耳！徐閣老以闔門百口，保無此事。又聞近日任少府，獲賊帥於蔡衙前，未知信否？有便更乞寄示，賊據新城，陷上海，今其意在南翔專候，若到南翔，卽攜家行矣！恩恩殊不盡。東倉之勝，足以少創之；昨日焚燒上海略盡，其勢未已也。欽甫時相見否？并爲致意。

與王禮部

昨者輕詣，尋辱枉顧，造次不及有所言。百川孫丈，僕舊同學相知也，今司理吳興，僕前所治縣，事多相關，欲乞一書致僕鄙意。僕業已解去，不當復有顧念，但在彼殊苦心，理冤捕盜，平徭省賦，無慮數十事；恐姦巧之徒，有不便者，乘其去而反之，僕以此不能忘情於彼地之民耳。須求孫丈留意，但有錯謬，亦不敢偏執以

求覆護也。平日不敢虐瑩獨而畏高明，以此取怨不少，古人所至問民疾苦，民間疾苦，與其是非甚真，今在位者徒信流言，小民之情，其伏也久矣！如孫丈肯留意於此，僕三年辛苦，亦得暴白；然不敢求人之知也，以求知者知耳！書不必別賜，但求左右便中及之。草草幸恕。

與孫百川

去歲過海虞，會王笠洲，因屬之爲書道意。笠洲亦以曲周事相託，誠以作縣，百責所萃，雖曲周無纖毫蹉跌，然不得不懼也，恐有從其後撻拾之者耳。在縣時事，僕不敢求尊丈私庇，只求察於彼處民情而已。若問堯於跖，不可也。宋廣平責張燕公云：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此責在尊丈，僕何所與？太府公素相包容，適聞有讒者，知盛德必不介意；然區區有聞，實不自安，望從容開及之。朱進士還，附此。

答朱巡撫書

有光備員下吏，實荷曲成。頃者叨冒內補，繫銜罔寺，僚長牽率以姓名通，方以僭越悚惕，蒙俯賜報答，茲又承手札，捧函不任感戢。今天下第一所患，爭出意見以求革弊，而弊愈生；數年以來，士大夫殆成風俗。夫水澄之則清，撓之則濁，以撓求清，必無此理。明公以寬靜坐鎮之，此吳民之福也！下吏愚鄙，所以盡忠門下，且爲桑梓之計，不過如此。伏乞採納，幸甚！

上方參政書

月日鄉貢進士歸，有光再拜上書行省大人執事：恭維執事以碩德崇望，特膺簡命，分司圻甸，蓋近世行省宰相之職，而於古則君陳畢公保釐之任也。古之君子，自其平居爲小官之時，以至於卿相，其身之所至，常必欲識天下之賢人才士，不必其職分之所當，而其心未嘗一日而忘也。三吳古稱人才之地，執事之來，蓋已數月，其亦可以知其人矣，而未聞焉！夫豈無其人？亦或時勢有所不暇於此

也。有光讀書學聖人之道有年矣，有司不以其不肖，貢於禮部，屢進而屢誦，然而天子之大臣，往往亦知其爲人，欲一見之，而卒不敢見也。以爲士之所守者在是也。而天子之大臣，乃不以爲罪而亟稱之於人，則有光之所以自信者，其又可知也！

今自執事開府以來，不肖之跡兩及門矣，執事亦察其有所爲邪？去歲鄉里惡少，妄引戶籍無端之辭，以相鉤陷，當此之時，有光蓋以罪人見也，執事不以爲罪人而使之揖讓於庭，以盡其所欲言，以此見古之大臣之度如此也。而有司者不察，以爲上官所受之詞如此，告者必直，被告者必負，方欲攬撫以入其罪而無所得，則蔽之以逃竄之罪，誠以數十人之所告，無所當也。而上官之人又不可以罪，則於其閒苟得一罪，以爲可以解而已矣。其於愛惜人才，培養士氣，未嘗念及也。反令無賴小人得氣以去，善人啞啞如此，可爲太息矣！執事於獄詞之上，亦有所疑焉，而不欲變者，豈非以事體纖微，更爲回駁，非所以委任有司之意，此又古

之大臣之度如此也

今者復有迫切之情告於執事，伏維少垂察焉！孟子曰：同室有鬪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雖閉戶可也。今非鄉鄰之疎，而有同室之戚，重以孤寡煢然，氣勢無依，熯熯之慘，懸命晷刻，苟得一言以聞於明公之前，以救其垂絕之命，雖被戮辱，不敢以自諉也。然此亦今世之人，苟可以自諉者也。明公可以知其無所爲矣！往者夏忠靖公周文襄公之在吳也，入與天子唯諾於殿庭，出與小民從容問難以求其瘼，如家人父子，而後天下之人知朝廷之近而天子之親也，故曰庶民近天子之光。又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若二公可謂大臣矣！今之有司，乃小民望之所謂如天如神明者也，由此言之，所謂大臣者非明公而誰？

天下無道，亂獄滋豐，貨賄多有，孔子作春秋明一王法，莒牟夷邾庶其黑肱，區區竊土地爲穿窬之事，皆具文而直書之，誠以風俗世教之所係，雖微而不可忽也；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明主罔與成厥功，有光今所陳，亦所以求盡匹夫匹婦

之情於明公之前而已矣！明公毋罪其瀆焉！

與王子敬 四首

南還，與旌旆差池僅旬日，恨不一會。僕以二月十二之任，山鄉久不除令，告訐成風，犴獄常滿；治文書，至夜不得息，殊違所性。所幸士民信其一念之誠，兒童婦女，皆知敬慕，深媿無以使之不失望耳！每一聽斷，以誠心求之，此心自覺豁然清明，仕與學，信非二事也。如是行之無倦，知古人不難爲矣。

又

縣久敝，所應用官錢，並被侵沒，衙中一魚一菜，悉自買，比市價，此尤可笑。日理民訟，一日人命亦可數起，昔年彭戶部在吾縣，頗稱健吏；計僕所決之訟，兩月閒多於彼三年矣！奈何自苦如此？向到顧渚採茶，登覽太湖，悵然有歸來之志；承

及宋史意甚恨恨恐遂不能有成，然不能忘也。人行草草。

又

相違忽忽遂經歲，相晤未卜何日。自來此凡三得書，每開函如對面，復增悵然。縣在太湖上，山水甚嘉，顧日理文書少休暇，令人益自嘆俗耳！楊夫人既迫遷死，殊可痛！其他蠻觸之爭，不足道也。令弟家信中必悉之。太守公孫子陽之徒，得公書暴之，不然，復寒之矣！半歲中決獄數百事，陳謙甫曾抄其一二，別無文字，因附去。此中亦有精微之理，暇時可一覽。餘文字俟續寄。

又

五月初十日至邢，道亨署篆，今初六日太守始至，官中殊無一事，公庭闐然，未見南方爲吏如此者。惟土俗儉陋，近來務爲裁損，幾於貊道，然愚性甚樂之，第孤危之迹，終不自安也。

答唐虔伯書

有光啟虔伯足下：向日張氏女子事，因一時人心憤憤，竊恃知愛，輒移書相曉，欲望少伸匹婦之冤；僕愚且賤，平生未嘗敢與有司之政也；茲復承教以所不及，顧愚何敢復言？但吾兄致疑於其閒者，竊恐惑於先入之言，而未察於眾人之論。

大率安亭數百戶，自七八十歲老翁，下至三尺童子，言烈婦之冤，有詳有略；其謂守義而死，一也。言諸兇之惡，有詳有略，其謂朋淫殺人，一也。至於當時下手惡少主名，自在明察之官，反覆參訊，可得其情實。況以十二歲女奴爲佐證，據以成獄，豈有冤者？夫四五兇人，挾淫姑以爲主，共殺一女子，如屠犬豕；往來蹤跡，口語籍籍，豈爲難察之獄？天道昭然，暗室屋漏，誰謂無人知之哉？所慮獄詞參錯，終得逃死，亦恐非的然之見，僕以爲一吏胥之事耳！

今天下斷獄，有不得其情者矣，未有不得於詞者也。情苟得矣，何患於詞之不定？諸兇因奸強逼而殺，雖其始謀奸而非謀殺，其後實謀殺而不止謀奸，何謂非同謀？律有造意同謀之文，何謂非律意？天下之事，當一觀以曠然度外之見。若夫拘攣顧慮，牽於流俗之說，情可賞矣，而曰法不應賞，情可罰矣，而曰法不應罰；往往支離膠擾，節目日多，刑賞乖錯，徒爲文具，人心世道日趨於下，真可歎也！

或又疑烈婦之死，以羣兇之威力，不能保其不污；夫烈婦苟失節矣，必不至於死；誠死矣，一死自足以明之，今號爲丈夫者，媵阿脂韋，小小利害，遂以瀾倒，區區婦女，抗志於羣污之中，卒以死殉，然復云云，真所謂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此天地正氣，淪沒幾盡，僅僅見於婦女之閒；吾輩宜培植之，使之昌大，不宜沮抑之，使之銷鑠，此等關係世道不淺！若使爲善者以幽微而不錄，爲惡者以便文自營，脫禍，則天下之亂，何所極哉？

前書倉卒，頗有抵牾，今續上記事一首，稍爲詳覈，此皆出於眾人之論，僕初

無喜怒於其閒，顧以爲天下之公理如此耳！所望吾兄共成此鄉邦之美事，然亦顧其力之所及者爲之而已。草草不次。

與沈敬甫 二首

人生出處有定，由人不得，讀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之辭，殊覺有味。出宰山水，讀書松桂林，有何不可；內閣無所事，日食太官之膳而已。有相知者云：更欲有所處。然僕殊自愛寂寞，令千載之下想見揚子雲高致，閣中見揭高皇帝諭中書文云：「先書之天地，無有也；後書之天地，天地也；先書之聖人，無知也；後書之聖人，聖人也。」此語甚奇，若欲盡此言，則此官須與天地聖人冥會者，乃爲盡職。今世求揚子雲何可得？

又

山城僻處，非當孔道，雖隔一湖，視燕京更遠耳。爲五斗米折腰，意默默不能

自得也。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奈何？丙丞相不案吏，僕性實不喜案吏，人謂不能，稍案吏，人翕然稱之，僕獨笑謂吾非案吏者，聊以戲君，然竟不案吏也。每視事，吏環立，婦人孺子繞案傍，日常有數百人，須臾決遣，自以爲快，或勸自尊嚴如神人，又不能也。與太學生飲，人或譏之，然無太學生肯相召飲者，恨不得與老兵飲耳！人須當任性，何可強自抑遏，以求人道好？昨從顧渚山望太湖，風帆半日，可到家矣，以公相知及之。

與陳吉甫

吾兄何日計偕？明年過二月，恐僕又還舍，不相值也。王大夫真有故人情，然政不必依靠人，往來自任吾意耳！一日有事天雄，見向時石丞子執經門下者，與之坐，久之別去。人生何自苦？吾輩尙不可謂之老，然同時已半謝矣！府中夜臥，聞更鼓聲，醒然不寐，追念平生故人，欲如少年聚會，何可得也？偶人還附此爲問，草

草。

與凌廉使

承賜水利疏，其爲東南之利大矣！捧讀太息。昨有奏記，非敢爲激發之行，蓋官守當爾，若坐地方言者之罪，毋仍假借豪右而虐熒獨過甚邪？今更有所陳者，劉清惠公，身沒未幾，門戶衰零，孫女被戮辱以死，今幸得昭雪矣！其孫復坐大辟，劉之夫人，至縣庭跪拜，令人泫然，閱其獄辭，殆不致死，似文致之也。以清惠公之賢，庶幾所謂十世宥之者，況先皇欽恤之命，新朝曠蕩之恩邪？惟執事垂意！

與張通府

城外積聚，實爲餉賊之資；前日曾面啟，乞下令刻日搬載入城，今經三日，未有應令者。但聞賊在新塘徐監生家運米，滿載而來，恐有攻城之計；是我受坐困

之勢，而賊反得因糧之便也。更乞嚴督各鄉積米之家，如仍前梗令，卽以軍法從事，或聽百姓隨力搬取，或卽放火燒盡；及餘麥栖畝，亦乞督促，卽時割刈送城。海上用兵三年，我師所以不得志，實在於此，而議者不察也。不然，以饑疲之賊，深入吾地，雖百萬之眾，其何能爲哉？軍旅之際，非威嚴不行，乞賜採納。賊自新塘載米西行，不由新開河，從眞義出，此往蘇州之道也；如有攻城之計，必南來過北，出東門；宜密於北或北城灣，俟賊船經過，用佛郎機鉛銃打破其船；但賊過北門必夜來，當謹備也。

與李浩卿書

益舟還，備道諸公之義舉，欣慰欣慰！向日紛紛，只爲元兇漏網，烈婦受誣，此千古之恨，以此發憤，更不思及其他。今諸公旣如此旌揚，則此女當暴白於天下，誠大快也！僕與此里之人，忽見天清日明，更亦復有何事哉？僕與足下數十年相

知，未嘗不黯黯而居，默默而處，今日豈欲揭日月，求聲譽於海濱草野之中？惟記事一首，乃僕自以爲必可傳者，少好史漢，未嘗遇可以發吾意者，獨此女差強人意，又耳聞目見，據而書之，稍得其實；但世人知文者絕少，要以示千百世之後耳！益舟云，虔伯亦疑此文與獄詞不相合，此殊不可解，足下可取熟勘，豈有不合者？況史家自宜直筆，豈可窺時人向背？如是則古無南史董狐矣！張耀前日已有印板，僕已囑其勿遽出，令收在益舟家，送去二冊；大率爲相知者不宜祕之，卽如前兩書亦然；但亦望且勿示人，恐益爲不知者所議耳！昨已作書道此意，爲卽欲西還，恐不能卽見足下，復爲縷縷。本意只爲烈婦，其餘皆是末節，僕雖遭人唾罵，亦不須復計也。爲知己者故，不覺多言至此。

與沈敬甫

三首

試事未知如何？遂不能毫分有所贊益。雨不休，句曲山谿，淖汙可念。敬甫連

有書，殊無壯氣，科舉自來皆撞著，必無穿楊貫蝨之技，渠不比少年，只看此番相愛，且勸之行。子元喪女弟，又爲追捕之累，罄空非附驥不能千里；有佳意，須臨期使人相聞也。

又

世事殊不可測，勸君行固難，然亦不可不一行也。七篇文字，頃刻能就，只是時有得失，若造化到必不見短，不然，終歲俛首佔畢何爲者？不須問江東神，鄙人便是也。

又

文字愈佳，願益爲之，此乘禪也，毋更令爲外道所勝，幸甚幸甚！王司馬云：如上甑饅頭，一時要發，乃佳！

與王子敬

嘗記少時見一書云：月令王瓜爲瓜王，卽今之黃瓜。則鄭注葷挈者，未必是；王瓜生適應月令，而夏小正五月乃瓜，恐卽此瓜，他瓜五月未可食耳！適見九江建昌二志，皆云王瓜，以其最先熟爲瓜之王，然亦不知何所據也。讀柳州海石榴詩，疑是今之千葉石榴，今志書亦云，乃知孺允亦欠詳考也。志書固有附會，可以爲一證。

與鍾上舍

承不忘先契，甚荷！昨晚所言，尤荷相念！然如對峯爲布衣交可也，流行坎止，當順所遇，不敢以顛沛失其故步。推薦自是在位者之責，待吾求而薦，卽其人不足重矣！何以彼薦爲榮，有要官萬望莫及鄙人姓名，不惟無益，反見累耳！

與同年陳給事

閒闊久矣！國事委重從官，吾丈何得偃仰林下也？在縣良苦，無知之者，而傾陷萬端，平生雖置毀譽於度外，然不能無憤悒耳！吾丈幸時召田野無告之人問狀，當必有十之五公論也。名譽不著，朋友之過，吾丈可以坐觀，不置黑白於其閒乎？此非爲不肖，亦以爲彼邑之民也。此後莫肯有誠心爲民者矣！朱文學來，備訊起居，附此爲候。

與沈敬甫

向論高愍女碑，可謂知言。班孟堅云：太史公質而不俚，人亦易曉。柳子厚稱馬遷之峻，峻字不易知，近作陶節婦傳，懋儉甚聰明，并可與觀之。

與周孺允 二首

初至長城，尋有書寄謝，諸公皆見教，公獨無所答，豈有不足於中，抑去人不能守候也？縣號難治，欲以曹平陽卓子康之道治之，俗人皆非笑。然如人病久，多服參苓，元氣亦可漸還，附子大黃終不敢用也。陳謙甫還，能具道此中事，并託面候，不一。

又

到縣不能致一問，可知吏之俗矣！太湖去治二十里不一游，向到臨安，與子實約游西湖，子實竟不至，又連日雨，命輿至城外，遶城一望而已，俗何可當？爲吏不能作氣勢，人頗謂之不能，多有見教者，老人豈復肯受人見教邪？任性而已！太夫人起居萬福，人便草草附問。山茗少許，公非乏，乃致遠忱耳。

與王子敬

沙賊潰去，適方聞之，然識者已預知有今日矣！硃卷留自送之，今不復示人。

也。顧處卷尙多，但不肯出，此亦如人涕唾，人有顧其涕唾者無之；拾人之涕唾，而終日嗅其臭味，尤可怪笑也。

與馬子問

白居易爲元稹墓誌，謝文六七萬，皇甫湜福光寺碑，三千字，裴晉公酬之，每字三縑，大怒，以爲太薄。今爲甫里馬東園作傳，可博一盤角菱乎？一笑！

答俞質甫書

人至，得初一日所惠書。感激壯厲，三復浪然雪涕，嗟乎！質甫則既知之矣！豈待於千百世之後邪？僕自謂處下賤之地，如喑啞聾聵，了無所知與，乃分之宜；昨偶發憤一言，不幸遂有喜事之名，然實在於耳目之近，臨時感觸，出於意之所誠，然而不能已者。

僕又必欲得足下發其幽光，施之論述；非特求繪藻之工，爲文章纒纒然觀美矜炫於世而已；顧其志意有足深悲者。柏舟綠衣之篇，彼其所處，以今日視之，尙爲人道之常；而作者爲之憂傷怨憤，反復嘆息，蓋深悼其不幸，而美其志意之不倫；聖人遂因而存之，以爲千百世之法。況今日之變，萬萬於此；故欲與足下顯其行事，使千百世之後，略知今世之人，亦有出於柏舟綠衣女子之上者。雖攸斃彝倫，反道敗德，恟愁煩冤，而天下之公理猶在，人心不至泯滅漸盡，而天地之所以不至覆墜者，有此耳！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夫彼以甘就屠剔剖割，以遂其志，此豈有顧於後世之榮名者？要之僕與足下之心，如此而已！如足下卒爲搗讓，僕何望焉！

與殷徐陸三子書

頃造精廬，獲奉風旨，迫於晷刻，言別悵悵！承及貞女事，諸君子慨然有烈丈

夫之風愛莫助之，再奉記事一首，前所述頗疎略，當以此爲證，此皆得之眾論，無一語粧飾，但不知於史法何如耳！少時讀書，見古節義，莫不慨然歎息，泣下沾襟，恨其異世不得同時；至於今者，著於耳目，乃更旁視遲疑，如不切己，豈捐軀之義，無取於當年？英烈之風，獨隆於往代邪？秋暑未得一面，餘惟自愛。

與曾省吾參政書

沈比部過浙，奉短啟，想已得達。不才爲縣無狀，付之天下公論，不敢因緣故知，以求蓋覆，有如公論不明，天下之責亦有所歸，不肯擾擾置之胸中，而復向人哀鳴也。今猶有瀆聒左右者，向去縣時，縣學諸生保留，朱大順以爲首被斥，此尤可笑。陽司業出道州，太學生李償何蕃舉旂闕下，集諸生三百餘人乞留；如此，李償何蕃可盡斥邪？王莽時吳章得禍，弟子多更名他師，云敞獨自劾歸殮葬之，莽最兇暴，猶以敞有義，擢爲諫大夫；今之爲暴者，何甚於莽？然彼非有仇於朱生，惟

於鄙人加嫉惡之甚，故無所不至也。明公掌憲越中，豈容一夫濫冤？如令朱生還業，亦可使東海無大旱矣！若區區則惟所處之。詩云：「伊誰云從，惟暴之云。」暴公不敢斥也。伏惟諒察！

與王子敬 二首

東坡易書二傳，在家曾求魏八不予，此君殊俗惡，乞爲書求之，畏公爲科道，不敢祕也。有奇書萬望見寄，水利錄已錄梓，奉去四部。近聞吾郡頗欲興水利，動言白茆耳！甚可歎！在位者得無有武安鄆邑之私邪？一時發興入梓，尋悔之，於世人何用？當令後世思吾言也。

又

鄭雲洲至，又得書，荷蒙見念，并及史事。本朝二百年無史矣！今諸公秉筆者如林，鄙人備員掌故而已，非所敢與聞也。太僕寺誌，僅一月而成，亦無爲之草創。

討論雅俗猥并及，麤疎處多，中間反覆致意，自以爲得龍門家法，可與知者道也。

與王昭明

甲寅之歲，播越山中，得日領教誨，方爾還定，而公遽有遠役，隔闊遂逾一紀。老大以來，惟有孺亨與相親依，不意遂至溘然，身後事極可痛心。聞公往來吉水，永豐閒，頗以自得；而一二年閒，雙江念菴相繼凋謝，顧公亦何所嚮？寧無顧念桑梓之懷乎？恭簡公集，向王知郡委校定，僕不敢自專，並與孺亨商榷，而李純甫不盡依用也。公邇來當益復深造，不知有可以見寧教否？僕晚得一第，而祖父皆不在世，千鍾不泊吾心，悲徒增傷痛耳！今當爲令太湖之濱，採山約水，聊爲吏隱，無足言者。同年胡原荆之任，附此不備。

與某 三首

僕以未造朝，不得至東郊一望車塵，大丈夫豈效兒女子情？只世人知己難得耳！遠別，不能不惘然也！有便當奉聞。

又

承寄書，比出京方得之，遂不及報；然壯足下之志，必能進於古無疑也；顧非可徒言，在積累而至之耳！昨到家甚念，欲一見，然久出應接紛紛，知足下以疾不至，雖至亦不能從容論究，奈何？宋史何人乃敢爾？附遼金亦儒者之嘗談，卽耶律氏猶可，金元奄有中國一百十有七年，此可比之劉石，爲辱載記邪？老大沾一命，恐有簿書之擾，而此志殊不衰，若天假之年，必能有成也。

又

還舍時不覺忙過，未得略從容款坐。此行真媿故人，可謂往來不憚煩者也。佛有兩遇，謗孫陀利旃遮女者，此自不知佛，於佛何損？修到時調達推山，何懼也？

邢中極有高僧，土人略不知之，僧家亦無知者。所謂乘志，尤闕陋無徵。僕頗訪得之，欲表著其人。此等皆有得者，劉太保見宰官身不誣，宦途所見皆可厭。思與吾丈一談，何可得？

與徐子與

欲奉候者數矣！顧難於遣人，是以遲之。乃辱賜書及多儀，感愧感愧！張人去後，凡三附書，以彼機穽可畏，不勝杯蛇之疑，行計殆輟。承教卽復翻然，王大夫報書云：「良玉不剖，當有泣血以相明者。」僕雖媿此言，然京師士大夫相信，實賴吾丈雅故推轂之。卽北轅無後顧憂，尤恃吾丈力也！薄儀附致，束脩之敬，草草希宥！

與陳伯求

在縣未嘗致書中朝士大夫，雖足下之素知愛，音問殆至隔絕；今一月兩致

書有所迫不得已也。已上疏乞解官，只恐所使人或有違迴，及先人所得恩命，須先行幸留。念媚嫉之人，亦足以快志矣，而矜矜猶不已。今世亦有一種清論，但其人方受阨，莫肯言，向後乃稍稍別白，則其人已焦爛矣！吳興方置獄，掠無罪人鍛鍊，爲罪人解脫，甚可駭；此其於僕，非直蚊虻之嚙膚而已，不得不恐，爲知己言之！

與周興叔

向人遣赴京求解官，諸公來書皆勸勉，以爲不至無以閒執讒慝之口。念海內猶自有相憐者，復黽勉北行。然長林豐草，是其本性，度終不可久縻也。吳興事，聞邇者氣餒稍沮，然毒螫終未已，賴大人君子始終保護耳！小文副薄儀，聊致贐敬，諸不敢言謝者，叔向不見祁奚之意也！乞鑒念。

與徐子言

向僻處山縣，不與世通，遂不覺遠離數載，懷仰何可言。常怪吾吳中宰縣者，坐貴之甚，幾與民庶隔絕，頗不然之。故爲縣一切弛解，雖兒婦人，悉至榻前與語；每日庭中嘗千人，必盡決遣而後已，不爲門戶闌入之禁。至所排擊皆大奸，待士大夫必以禮，而未嘗不以情處。獨流俗所以爲訾者，不馭吏也；實亦無負於百里之民。不幸有所忤犯，致凶德參會，極其排陷；幸當世士大夫猶有憐之者，僅不竄謫，然於儕輩已不比數矣！

昨歲因遣人領先人敕命，卽具疏乞解職。南岷王公故相知，抑不上，復貽書勸勉，然次且乃至，五月到邢，意已悔恨此行矣！銅梁張公，近按察天雄，云遇執事江陵，備道見憐之語。且云當時亦未意來此。張公以是頗相禮遇，隔越數千里，無尺素之文，而兩公獨相與語於江漢之間，卽警欬無不聞，極令人感嘆，特遣人託子完寄謝，會晤未卜，不勝瞻跂！

與朱生大觀

令弟重趼數千里來，力不足以振之，然高義已動京師矣！鄙人官資何足道？只平日在貴縣，不曾欺神，不曾欺民，今見貴縣之人，真無慚色也！如得掛冠還相近，可與一二知友時見過否？

與徐道潛

向云萬樹梅花，徒見其枝條；山中猶寒，即今多未破綻，日令慎奴探之；居人云：年嘗到二月中，花始齊。魯叟乘此時來，且有月，益奇耳！今歲節氣晚，若要桃花，須清明後也。社約初意合得亦好，但諸人志趣終不同，當以閉門爲上。魯叟亦豈可受此羈縻邪？僕在此亦甚苦作文，每把筆輒投去，欲從山僧借楞嚴經以自遣耳！日夕望面晤，不復多及。

與王子敬

三首

來書善敘事理，恐不能復加文飾也。熊君乃有皇甫度遼之風，平生悔見貴人，獨此行爲無悔耳！事亦已卽決，甚明達！向人昏瞶之甚，泥團不足盡之也。

又

事未能遙度，文書已下，恐無更變；且得的確，乃可行也。計此門一啟，士大夫如牆而進，尙容鄙人置足邪？昨陳子達書來，勸入城，答之云：此閒有二奇，不見戴烏帽乘軒人，盜賊數過門，不肯入也。此閒未嘗不荒，小民習慣，更安帖耳！

又

老況不堪，明春非討差卽請老，子長、孟堅，今世何可得也？與麓已進奉常，太巖改璽丞，初到未相見；阜南衙門熱暄，亦少會；然每見殊有猜疑，兌隅行邊久不還，方念之。大抵今日京師風俗，非同鄉同署者會聚少，人情泛泛，真如浮萍之相值，不獨世道之薄，而亦以有志者之不多見也。

與陸五臺

向者輒敢通書於門下，乃辱不鄙還答，往往多推獎，兼以教誨之語。然於此年時，欲南山射猛虎，其爲不自量，可笑也！沈茂才來顧，特因致謝。水利纂一部，附奉左右，此爲東南利害甚大，使者祇以空文應詔耳！幸賜省覽！

與沈敬甫

三首

午睡起，閱諸論信如所論中有實物者也。大抵得於四明爲多，或言四明誤君，定謬耳！此等之作，混於數千卷鳥言之中，有鼻孔者必能別之，不知何以沈滯至此也！

又

爲文須有出落，從有出落至無出落方妙；敬甫病自在無出落，便似陶者苦

竄非器之美，所以古書不可不看。

又

大水沒路，不通人行，遂至音問隔絕。此鄉懲連年亢旱，今歲卻種花荳；淫雨滄爛，奈無圩岸，橫水泛溢，莫能措手。昨兩日雨止，覺水退一二寸，一年所望花荳，已無有矣！方令人番畊，買秧插蒔，倍費工本，又太後時，然不無萬一之望。人來言西鄉極恆擾，非是此地高強，此閒人耐荒，西鄉人不耐荒耳！文字三首，送敬甫子敬，懋儉共觀，嘗記泉老說王濟之官至一品，富擬王侯，文字中乃自言家徒壁立，可笑！吾無隔日儲，然文字中著一貧字不得，殆不可曉也。

與吳三泉 九首

沈母文章略，殊不足觀；僕所以不辭者，非謂其能於此，蓋肄業習之也。顧汨汨俗學，胸中無此意味而強爲之，斯汗顏耳！幸賜裁削，或甚悖謬，勿出可也。

又

綠蕉可分，乞命守園者爲銀鹿助強，以家僮他出故也。建蘭遺種，公固以棄之，并以賜僕何如？僕舊時讀書東皋，後家居爲作志，以爲恨不得負其地以歸；今舍前所植並公家物，則可謂負其地以歸矣！幸恕不廉。

又

昨侍坐燈下，偶懷遠人，不覺爲情所使；中夜思之，赧然汗出！此亦侍於君子之愆也，已知罪矣！晨欲往東皋，然心火騰沸，鼻中頗有氣息，遂懶束髮也。

又

有光久辱過愛，每以古人相期，自媿齷齪，負慚知己，中夜思之，痛心赧面！昨以亡友之故，傷其泯滅，輒強所不能，且欲執事一言以爲進止，亦以執事惓惓之

意，令人忘其羞澀；而來書過加推獎如此，光何敢當？光何敢當？李習之輩意氣何如？而韓文公抗顏爲師，光何敢望萬一於習之，而執事以韓自處，則無不可者。光平日議論，豈能出執事涕唾之餘哉？豈大賢君子引進後學，法固當爾邪？抑以光之庸鶩，重以激之邪？嗟乎！光何敢當哉？抑執事不以其不可教，因而成就之，則光也不敢不勉，異日或不負爲門下士，執事之賜多矣！

又

彌年沈痾，無一日強健，而學荒落，坐視歲月之去，惴惴焉恐有所失墜，無聊之甚，大不類少年意趣，以故不能時修禮節於左右，可謂之簡，不可謂之負也！僕雖極愚，然亦有耳目，黑白醜惡，不至甚顛倒；私自念執事，僕所當終身服事者。他人之望門下，曾不得側足而立，雖執事假之詞色，終以不類自引去；僕乃得置門籍，令比肩爲人，如是而猶有背戾，非禽獸好惡與人異者，不至此也！

執事常時有所教訓，未嘗不佩服以爲至言；顧僕外之所示者，常不及內十之一，若不能有所承受，此乃質性已成，不可矯強也。且執事業已知其可教而教之，又復疑其人之從之與否，則執事之過也。僕若好諛而惡聞善言，則見絕於門下亦久矣！水之爲物，流動而善入，然丈五之溝，朝盈而夕除；頑石伏於道左，愈久而不易其處，執事將何所取乎？

早閒得書，意執事垂念之切，覺僕疎遠，教誨之至，惟恐其不從，故爲此言激之也。無可答者，遂謝來使，然終不可不自明，輒復喋喋，病中遣辭昏晦，終不足以盡意，乞亮之！得寓圃雜記甚喜，計八十餘葉，可留二三日，錄完奉納。

又

初約會時，草率相敘，事又創於表兄，僕不宜妄自主張；表兄又不卽言實，不知其意何如也。僕表兄雖俱在門下，新故亦微有不同，豈以表兄有親附之意，而

僕乃有自外之心，且諸君意不在會也，特欲因緣以接餘論；卽執事不肯幸臨，諸君從此解體矣。僕特以輪次當速，乃實諸君之事，非僕一人之私也。僕雖得譴，而諸君何罪焉？明與諸君拱候，拱候之不至，則相與候於門下，必得請乃已。僕無知者，稚子畜之而已，勿以大人意見，與之較短論長也。

又

前夜得侍左右，語及僕家事，多方顧慮，言人所難言；僕何人斯？乃辱執事知愛如此！而來書又復推獎太過，以爲與僕論談，比之飲醇；此非僕有所感動，蓋別久復聚，人情當爾！僕以庸才，不能自恣放如古豪傑；幸而耳目未甚昏塞，自少讀前人書，往往若有慨於中者，私心以爲是猶饑之必當食，寒之必當衣，非曰虛名美譽，足以豔慕人而已也。顧末俗意見，自爲一種，閒出一語，稍或高聲，共訾笑之，以爲狂，掩耳走去，至不欲聞；用是默默無所言，以爲雖言亦無益。

頃歲補學官弟子員，衣冠之士二百餘人，時嘗會聚堂下，笑語喧嘩；而僕踽踽無所與，讀壁上碑刻，仰面數屋椽耳！雖稍與往來，謂之相厚者，至今亦不知僕爲何如人；乃辱執事知愛，期以古人，以是不覺盡言於執事，在他人謂之嘿，在執事謂之辯，執事所謂可人意者，乃所以爲拂人意者也。

執事恐南北仕宦，未免乖違，亦不必爲此無窮之慮。嘗憶去年此日，酌酒池上，於時梅花將發，天氣融融，如春仲季，日初沒，西南雲色郁然，與溪水照映，兼有王生餘樂，明且辱以詩召，有「花枝乃負隔年期」之句，今豈可得邪？乃知離合自有數，卽今目前而已然矣！呂成公初婚，一月不出，乃有左氏博議，人言有無叵測，然使僕效亦無不可，但偶未能耳！來索前書，未敢如命，留之以志吾過。

又

有光頓首三泉先生侍者：夫人之所畏者，必曰勿使某人知。又曰毋爲某所

短。如執事者，從容出一言以相讓，於僕已無所容，今書傳之不快，又眾辱之，藥之苦也，更有毒邪！雖然，僕乃有以知執事愛僕之深也。顧僕亦非剛愎文過者，前書所云，中頗冤抑，聊自明耳！僕於自責，實不敢少恕，居常悒悒，媿見鏡中影，與人言亦無味。

自念十一二時，已慨然有志古人，比於今猶碌碌不自克；凡人不能爲君子，則爲小人，古豪傑之士，日夜點檢，然病根卒不能去。顧余何人者？見人呼爲小人，則怒，自揣得爲君子否也？孟子曰：「人能充無穿窬之心。」又曰：「充無受爾汝之實。」若此者，所謂義也。然充無穿窬之心，必施於有穿窬之心之地；充無受爾汝之實，必施於受爾汝之時，乃今得其幾矣！

執事謂僕得某人之半，執事雖以謂僕，卽其人可也！雖以謂僕盜蹠，尤可也！朝歌勝母，古人所惡，但曾參居之，將益深色養，墨翟入而聞樂，更悲耳！故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昔人謂種樹者，爪膚搖本，而去復顧，適有以害之；僕謂樹無知不

能自長，使其能自長卽謂知，方承主人佳意，當一日拱把也，豈可謂害之？今而後僕知所勉矣！別後多事，延緩至今，乃始得作書以謝，知長者不當復念人過也。

又

贈言一首，繕寫如右。僕讀易，深有感於否泰姤復之際；蓋天下之壞，其始必自一人始，而其治也，亦自一人始，此僕於執事之行，深爲之惓惓也。自惟鄙拙，不習爲古文，聊發其所見，不能躡括爲精妙語，徒蔓衍其詞，又不知忌諱，俗語所謂依本直說者，幾欲自毀，而又不能已也。僕年已長大，一無所成，慚負古人，居常嘿嘿不自得；執事行且立朝，功業當遂赫然；僕若不至狂病，異日得遂所圖，於是從容閒暇，與田夫野老，歌咏先生長者之德，紀述太平之盛事，以振耀千百萬年；視彼班生爲竇氏執筆，愧之千載矣；區區今日，非所論也。

示徐生書

徐生倬，學於余四年矣。世學之卑，志在科舉爲第一事，天下豪傑方揚眉瞬目，羣然求止於是。生非爲科舉文，不以從予，予不爲科舉文，亦無由得生；然予之期於生者，世未之知也。今年正月，予遊金陵，生爲書數百言，汲汲乎恐其志之不遂，而憂予之去而失所助也。予未有以答。及是，予將計偕北上，生愈不自聊賴，復爲書乞所以爲學者。

夫聖人之道，其迹載於六經，其本具於吾心，本以主之，迹以徵之，燦然炳然，無庸言矣！心之蒙弗亟開，而假於格致之功，是故學以徵諸迹也，迹之著莫六經若也，六經之言，何其簡而易也！不能平心以求之，而別求講說，別求功效，無怪乎言語之支，而蹊徑之旁出也！生其敏勵以翼志，靜默以養實，檢約以遠恥，凝神定氣於千載之上，六經之道，必有見乎其心矣！苟唯浮逞譁嘩，與庸同事，而口舌是恣，曰吾有以異於人人，則非獨生欺予，予亦欺生也！因書以勉生，且以貽二三子。

與潘子實書

有光頓首。子實足下：頃到山中，登萬峰，得足下讀書處，徘徊惆悵，不能自歸，深山荒寂，無與晤言，意之所至，獨往獨來。思古之人而不得見，往往悲歌感慨，至於淚下。

科舉之學，驅一世於利祿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敝已極。士方沒首濡溺於其間，無復知有人生當爲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脫解，以至老死而不悟。

足下獨卓然不惑，痛流俗之沈迷，勤勤懇懇，欲追古賢人志士之所爲，考論聖人之遺經於千百載之下，以僕之無似，至厯誨語，累數百言，感發之餘，豈敢終自廢棄？

又竊謂經學至宋而大明，今宋儒之書具在，而何明經者之少也？夫經非一世之書，亦非一人之見所能定，而學者固守沈溺而不化，甚者又好高自大，聽其言汪洋恣肆，而實無所折衷，此今世之通患也。故欲明經者，不求聖人之心，而區

區於言語之閒，好同而尙異，則聖人之志愈不可得而見矣。足下之高明，必有以警憤憤者，無惜教我，幸甚！

與嘉定諸友書

有光頓首諸公足下：僕爲奔車所傷，苦腰痛，久臥城中。比因亢旱，家人乏食，扶曳到安亭；見里中人爭言張烈婦事，驚惋累日。嗟乎！烈婦已矣！今日彰善癉惡，固有司之事，而發揚之以助有司之不及者，亦諸君子之責也。聞貴邑張侯慨然欲正爲惡者之罪，且將申明旌別之典，眾庶欣欣有望。

茲者獄久不決，而檢驗之官屢出，竊恐元兇漏網，而烈婦之心迹無以自明。僕之不佞，得託交於下風，夙欽諸公之高誼，以爲可以明白頌言之者，惟諸公而已。竊望於釋菜都講之餘，不恤一言，以申烈婦之冤，以救東南數千里之旱，惟諸公留意焉！

而或者之論，以爲致人於生可也，致人於死，仁人之所不爲也。不思生者可念，則死者何辜？烈婦之死，極其慘酷，凡有人心者，皆欲鬻而食之，元惡大憝，暴戾恣睢，據人之室，竊人之財，殺人之婦，此而不誅，則人將相食，國家之典法亦爲無用矣！

或又以爲賞罰有司之典，士不得而與焉！夫平常一政事，無所與可也；邑有大冤大獄，有司方垂公明之聽，而士懷隱默之心，則亦無貴於士矣！居今之世，耳目所及，可以忿疾者何限？顧非力之所及則已，僕以爲烈婦之事，諸公有可言之義，輒緣春秋之義以責諸公，又恐道遠諸公不能詳，敢述所聞云。

與沈敬甫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意。朱子解心之神明不測，不是。但說心之神明不測一句，甚好。人心與天地上

下同流，貧賤憂患，累他不得，須知聖人烈風雷雨不迷，羨里之囚，此心已在六十四卦上，雖號泣於旻天，又有在牀琴時也。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學者當識吾心亦如此，非獨堯舜周孔之心如此也。來書不能一一爲答，當以此存心，便覺天地空闊，生死隨大運，更無一事矣！

與林侍郎書

昨進造，承款待過厚，忘其隆貴，而念三十年故人，極增感歎！有光蓋有所欲言者，自以有塗汙之負，而不可以瀆高明之聽，因含嚙以退。還別以來，又自悔恨，士固有所託，苟以謂素知者而不告之急，非也。

自爲縣，奮勵欲希古人，喁喁之民，稍慰拊之，知嚮風矣。蓋不必以威刑氣勢臨之，從之者如此之易也。獨其異類，莫可馴擾；其在上者，旨意各殊，雖強與之，而若以膠合，終不可附麗，以故往往多謬，始知今世爲吏之難在此。

昨得稍遷，何敢薄朝廷之官爵，而知其所繇來，有不善者，以故謹避之。方覺心閒而無事，可以自安於田里，而彼土之爲不善者，蝟起，小民有尸祝之情，而有司起羅織之獄，姑以吏胥爲名，微文巧詆，實行排陷之計。

昔韓穎川以循吏而推校蕭長倩之放散官錢，吏被迫脅，以自誣服；馬季長儒者，爲梁冀書，李子堅獄辭，則李公死有餘辜，今彼爰書，出於豪猾怨仇之手者，何所不至？故士欲以廉名，則以貪污之；欲以仁名，則以殘敗之；信口而言，信手而書，幾無全者矣。使下得以誣其上，賢者爲不肖之噬嚙，人情風俗以得勝爲雄高，而閭閻之情無所自達，此大可懼也。

古之聖賢，論出處之義，歸於自潔其身，有光何能黯黯以受此？莫公省中大官，於鄙人亦雅知之；更藉左右重言，庶幾其可信。非敢望營進，而期於潔其身，此亦士之自處也。伏乞諒察！

寄王太守書

昨承明府論及水利，恩遽辭別，不及盡言。有光非能知水學者，然少嘗有意考求，見盧公武郡志，止抄錄事跡，略無綱要，今新志因之，而近來言水利者，不過祖述此耳！嘗訪求故家野老，得書數種，獨取郝氏二三家，斷以爲專門之學，遂彙錄成書，非能特有所見也；唯以三吳之水，瀦於太湖，太湖之水，泄於松江，古今之論，無易此者，故著論以暢前人之旨。嘗又讀禹貢，注三江者，訖無定論，惟郭景純及邊實之論爲是，故定以爲三江之圖。

明府見論，謂吳淞江與常熟縣無預，有光所論三吳之水，非爲常熟一縣之水也，江水自吳江，經由長洲崑山華亭嘉定上海之境，旁近之田，固藉其灌溉；要之吳淞江之所以爲利者，蓋不止此，獨以其直承太湖之水，以出之海耳！今常熟東北江海之邊，固皆高仰，中閒與無錫長洲崑山接壤之田，皆低窪多積水；此皆太湖東流不快之故，若吳淞江開濬，則常熟自無積水，然則吳淞江豈當與許浦白茅並論邪？

明府又謂揚子江錢塘江，何與於吳中水利？愚意特欲推明三江之說，蓋自來論吳中之水，必本禹貢三江既入之文。自孔安國以下，以中江北江爲據，既失之泥，班固韋昭桑欽近似而不詳，故當從郭景純；唯三江之說明，然後吳中之水可得而治也。經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先儒亦言三江自入，震澤自定。文不相蒙，然吳淞一江之入，震澤底定，實係於此，經文簡略不詳耳！誠恐論者不知此江之大，漫與諸浦無別，不辨原委，或泥張守節顧夷之論，止求太湖之三江，用力雖勞，反有支離湮汨之患也。但欲復禹之跡，誠駭物聽，卽如宋郝宣時之丈尺，時力亦恐未及，而水勢積壅爲害，欲求明府先令所在，略據今日河影，開挑菱蘆，使自崑山夏駕口，至嘉定柵橋，尋入海之口，則江水有通流之漸矣。今春量賑饑之穀，召募饑民，或可卽工，又旁江之民，積占菱蘆，皆以告佃爲名，所納斗升之稅，所占卽百頃之江，兼之漲灘之稅亦多，吏胥隱沒，官司少獲其利。昔宋時圍田，皆有禁約，今奸民豪右，占江以遏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若責所占之人，免追

花利，止令隨在開挑以復舊跡，則官不費而奸有所懲矣！

有光二十年屏居江上，未嘗敢獻書當事者。異日呂公有意水利，然以平日非相知，不敢有所陳。前以分司舊識，因開瓦浦問及，而明府親屈二千石之重，敦行古誼，虛懷下接，且惓惓以吾民之魚鱉爲憂，故特有言耳！

然區區所望於明府，有大於此者。昔魏王召史起問：「漳水可以灌鄴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爲寡人爲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籍臣；臣雖死籍，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籍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由此言之，興一世之功，不當恤流俗之議也。區區之見，要以吳淞江必不可開。卽日渡江，違離節下，豈勝瞻戀！因還舡附此，不宣。

與傅體元書

昨見子敬寄來丁田文字，不論文之工拙，但依違兩可，主意不定，不曾說得向來本意，有負使者郡太守採訪之盛心。更望足下與子敬從老吏根究利害，作一議借前箸籌之，或尚可濟。天下之事不在大，此法起於一二小夫淺見，街談巷語。顧九和在告，熟聞此言，後來入閣，銳意更變，霸州出其門下，特承迎之，主意原不好，吳氏被其流毒二十年。今不攻其本，卻從枝葉上說，殊不可曉。

卽如撥役時，必不能復使之出銀，今出銀便禁不得他撥役，祖宗以來，一百七十年，不見有司於撥役外增一役，如何議書冊不過二十年？乃至增銀自七釐七豪至四分有奇，此亦易曉，原本實在變法，光甫如何卻極口稱贊他取於下，有漸而不偏；用於上，有經而不過；如此又何容別議邪？如此論新法，而反回護金陵也。

吾等心知其害，承有司虛心訪問，又不端言，與小民同其暗啞，甚爲可歎！平生爲時文，不肯學黃口兒語，以致困窮，今垂老無用世之望，已矣！諸公壯年，於天

下事不可不隨事究心，庶他日立朝，爲有用之學也。

與王子敬書

寄來文字皆看過，但說丁田，開口便不是病源，只因王太守變亂，其勢必至有今日之弊，今皆說其法盡善，止爲後來行之不善，卻是附和書冊，非當時與諸公原議，不若察院原來文書，反無偏主，便可依他說。松常鎮用舊法，如何民無他議？惟此何故紛紛，利害便見矣！不攻其本，止就末流上說，甚好笑！

縱如新太守復舊七釐八毫不點差，只恐一二年後，點差增加，復如今日也。朱子嘗言論新法者不爲不多，能識其本原中其要害者甚少，宜介甫詆以爲俗也。論天下事多類此，如何可哉？只是吾輩說不出，官是西北人，如何曉得欲入城商議，爲往來不便；亦懶作文字；姑俟月盡相見議之。陶節婦傳昨大風中爲作得，秉筆更似嚼冰雪也。藁在敬甫處。

與周子和大參

居京師日日趨朝，朝罷入閣中，宰相出，然後隨而出，然殊無一事，修史則職守掌，彼皆治庖者，僕乃尸祝耳！制誥皆有舊式，惟贈誥閒爲之，於世閒榮辱得失，了不關於胸中，謂可以避世，非謬也。諸公相憐，謂更有別處，僕殊無望於此，日在金鋪玉砌閒行，殊不覺勞也。本欲卽歸，生平強項，不肯被鄉里小兒，以虛弦驚下耳！

荷茶陵公相知，今日改謚文毅，弟適當草制，甚喜！幸公子亦在中書，日與班行相綴，眞見門生老白鬚也。內江公尤篤師門之義，每相與言張公，或至淚下！內江之薦達如茶陵，第每恨言未能行耳！新鄭素爲吾兄不平，弟去年書往亦及之，今當路一似循途守轍，殊不可解。

與吳刑部梁

往在白下，幸獲同登，過蒙憐愛，回思歎然！逾三十餘年，而吾丈交道久而愈篤，自初旅食京華，卹其匱乏，昨者讒人罔極，雪其誣枉，至情懇懇，卓然高誼，雖古所表見於世者，僅一二數而已矣！若以感激不能自勝爲謝，又非所以待吾丈者也。今到邢，已半月，舍中落然無具，與妻子相對，殆不聊生；獨自攜書千卷，且暮呻吟，足度日月。

頃在家日，聞吳興事甚怪，幸彼大吏持平不得縱，然中傷之計日行矣！諸乙丑同年，如陸杭州、謝武進，皆得重劾，尋無恙。而李夷陵甫自州遷佐郡，又得入內署矣！朝廷大公，本無意必，而獨於僕一人未見曠然者，知子蘭之譖深也。此來實以御史大夫少宗伯之知，今獨重生疑畏，未測所以，賴吾丈見告，當自劾去矣！自選授在越，卽不敢通書朝貴，獨去冬欲引退，乃於諸公自言其私，并求應得誥命，今遣人至，余太史所受誥，略布區區，伏惟矜察。

與于鯉

辛苦爲縣，尙望俎豆我於賢人之閒；不意行後，舞魞鱷而號狐狸如此，殊可駭異！然不足問也。承翰至，草草謝不一。

與某通判

二年閒荷包容，無有纖芥。聞臨行有讒者，言僕具帖子於軍門，軍門大官，卽一見，便具帖子訕上官；當以爲何如人也。雖愚妄亦必不爲。軍門趙公，在邢郡相處數月，今召還部，望入郡時面問之。有之，趙公不肯諱也。詩云：「君子不惠，不舒究之。」言君子之於讒人，所當推其所自而遲究之也。計明臺於此，亦必置之不較，然鄙人之情，不肯曖昧自處於薄耳！

與周澱山 三首

通家不得一晤，殊恨！昨自京口渡江，卽從六合行，十二日已抵郭外，寓報國

寺得董御史薦剡，想此時公亦有聞也。前年在部見高老，甚加惋惜，及會芳洲，抵掌而談，此事向寂然無及者，董公乃有破格之請；可知海內猶有人，不覺有貢公之喜也。

又

方得邸報，適有人東還附上，亦私心之喜也。此中事殊異常，攝縣者日欲中傷，一日忽發狂，自繫太守前，殆若有神。吳興人喧傳其事，有光於世，誠孤立，惟恃蚩蚩之民，猶欲俎豆於賢人之閒耳！然益厭苦，唯恐去之不速也。人行速，秉燭書此，殊恨不悉！

又

奴行，書略具，又使面陳，冀鑒私衷，平生不肯媵阿，今似落井而向人號者；然

殊不然，直當明目張膽耳！近得閣老書云：「祖宗有法度，朝廷有威福，天下有公論，國之所恃以立也。而今法度不在祖宗，威福不在朝廷，公論不在天下，人持其說，蒼黃翻覆，以與天下爭勝，而敢爲不顧，紀綱決裂，風俗頹靡，人心紛亂而莫可收拾，不知何究竟？」偉哉斯言！錄以似吾兄，讀之一快也。北地極寒，珠米桂薪，殆不能度日；冬杪入賀，卽疏乞歸耳！廳記并雜文，託傅體元錄呈，至否？方有書與陸希皋、俞仲蔚，頗覺暢也。廳記已入石，再寄二通，并神應記，乞視之。

與王仲山

欽承高風，末由瞻覲，向者山居之記，實乃致想之深，雖辭旨蕪穢，而神馳於煙波崖石之間，如罄欬於貴人之側者；然非敢以擬古人。公不加鄙斥，賜之哀賞，不自意遂見取於名賢，獲華克之榮也。爲之大喜過望，而內顧儻然無當，卒又驚以疑也！更辱名畫及禮幣之惠，以先公墓石見委，敢不黽勉承役，自效於知己？使

旋，草率奉布不一。

與高經歷

翰林侍制劉德淵墓表，學士王惲撰，在城西西邱里程家灣；隱士林起宗墓碣，在城西南永安村東一里，蘇天爵撰；都尉墓在縣西南十五里，有古塔刻馮氏族姓；已上三碑，乞訪問，每榻二本見惠。

與傅體元 二首

得書承相念。每讀李習之文，見其欲薦天下之士，急於若己之疾痛，使習之得志；真古之所謂大臣宰相之器也。而或有譏之者，隘矣！省足下書意，慘然又自傷也。自歷任以來，覺此官最清高；前在京師，見居要路者，乃日騎馬上伺候大官之門；高人達士，以此較彼，殆若勝之。此晨門封人之徒，所以見慕於孔氏也。特中

閒又有不容久處者耳！兒子落魄，然身世之事，吾亦不能自慮，安能慮此？所謂若夫成功則天也。有詩寄來，曾見之否？宋廣平墓在沙河，有顏魯公碑，前令方思道於沙土中出之，此碑歐趙亦未見也。碑文頗有與史異同者，乞寫舊唐書宋璟列傳，便附選人，欲相稽考也。文字頗以爲戒，絕少作，有一二篇寄兒子，欲觀從彼取之不悉。

又

懋儉人來，問之，知有內艱，殊爲驚怛！僕思歸之心甚切，中有祕書數萬卷，欲讀一過，爲此牽延，未能決也。

與邢州屬官

匪材備員邢中，無能有益於民，屬歲之不易，不自度其力之不能，爲民乞哀。

蒙上官之採納，視他年解俵，差爲省易。然又皆賢宰之夙夜殫瘁，使鄙人安享受成，以無過謫也。茲幸稍遷，念一歲中相敘，自知鄙拙，不周世務，而每辱教誨，便此違別，不能無情。日夕惟冀望內召，草草布此爲謝。

與管虎泉

每辱不棄親末，眷念之勤；臨行又不及爲蔬飯以謝別，罪罪！諸令舅亦必見怪也。兒婦暴亡，適官舟已在城下，諸役皆集；老來又不堪，哭聲遂不可止。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逃，家事如此；且無顯擢可以行道，而爲此役，真大愚也。

與沈敬甫 六首

五弟來得書，極荷見念之意。得失自有定命，若以見知有一毫希覬，便非吾心，所以遲遲而去，俗人不能知也。此回遇大風，絕江淮而度，江中景物更奇，略具

諸詩中，前日託舍弟，亦不及專錄寄去；今止錄去江中一首。日下當還，諸所欲言，不盡。

又

去年在京師，一日與華亭林與成對坐，虛齋啜茗，吾問與成近寄家書否？與成云：「亦自無可寄。」我來三月，親故書問殆絕，祇爲無可寄也。敬甫近況何似？太玄曾了得否？兒子輩恐遂爲俗流，教他看老父字說，有信來未嘗道及書中事，何也？

又

風俗薄惡，書生才作官，便有一種爲官氣勢；若一履任，望見便如堆積金銀；俗人說無餓死進士，此言尤壞人也！

又

見來書可怪，心甚傷之！士之不得志，當有此意念耳！然須放胸襟寬大，「死生亦大矣。」此是莊子不覺失語，聖人無此語也。

又

性命之說，聖人蓋難言之；欲作一論，紛紛竟未有暇。眼前事無當意者，大率六十四卦中一困字耳！家姊丈行有期，已託子敬往借宅，可與養吾知也。

又

城市中耳目日非，來此雖極荒絕，能令人生道氣也。遊山記殊有興致，略看一過，僭抹數行，不知何如？因淚多傷目，不耐久看文字，極困悶也。舊與純甫遊此山，山北破龍澗，下抵白龍寺，尤奇勝；有泉一道，從破石閒下流，可一里；相傳有白

龍破此山而去；其形勢真如劈破，幽泉亂石相觸，淙淙有聲，旁多珊瑚瑤草，石隙閒時有積雪，賢昆玉不會到此也。讀記因懷純甫，爲之惘然耳！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有光再拜謹致書明侯執事：竊承明侯以本縣十一、十二、十三保之田土荒萊，居民逃竄，歲逋日積，十數年來，官於茲土者，未嘗不深以爲憂，而不能爲吾民終歲之計。明侯戚然於此，下詢芻蕘，有光生長窮鄉，談虎色變，安能默然而已！竊維三區雖隸本縣，而連互嘉定，迤東沿海之地，號爲岡身；田土高仰，物產瘠薄，不宜五穀，多種木綿，土人專事紡績。周文襄公巡撫之時，爲通融之法，令此三區出官布若干疋，每疋准米一石，小民得以其布上納稅糧，官無科擾，民獲休息。至弘治之末，號稱殷富。

正德閒，始有以一人之言，而變易百年之法者，遂以官布分俵一縣。夫以三

區之布，散之一縣，未見其利，而三區坐受其害，此民之所以困也！夫高阜之地，遠不如低窪之鄉；低鄉之民，雖遇大水，有魚鱉菱芡之利，長流採捕，可以度日；高鄉之民，一遇亢旱，彌望黃茅白葦而已。低鄉水退，次年以膏沃倍收，瘠土之民，艱難百倍也。前巡撫歐陽公，與太守王公，行牽耗之法，但於二保三保低溼水鄉，特議輕減；而於十一、十二、十三保高阜旱區，卻更增賦。前日五升之田，與概縣七八等保膏腴水田，均攤三斗三升五合，此蓋一時失於精細，而遂貽無窮之害，小民終歲窮苦，私家之收，或有不能及三斗者矣！田安得不荒？逋安得不積？此民之所以困也！

吳淞江爲三州太湖出水之大道，水之經流也，江之南北岸，二百五十里間，支流數百，引以灌溉。自頃水利不修，經河既湮，支流亦塞，然自長橋以東，上流之水猶駛，迨夏駕口至安亭，過嘉定青浦之境，中閒不絕如線，是以兩縣之田，與安亭連界者無不荒，以三區言之，吳淞既塞，故瓦浦徐公浦皆塞；瓦浦塞，則十一、十

二保之田不收，徐公浦塞，則十三保之田不收，重以五六年之旱，溝澮生塵，嗷嗷待盡而已，此民之所以困也。

生愚妄爲執事者計之，其一曰：復官布之舊。乞查本縣先年案卷，官布之徵於三區，在於某年，其散於一縣，在於某年，祖宗之成法，文襄之舊稅，一旦可得而輕變，獨不可以復乎？今之賦役冊，凡縣之官布，皆爲白銀矣！獨不思上供之目，爲白銀乎？獨爲官布乎？如猶以爲官布，則如之何其不可復也？古之善爲政者，必任其土之所宜以爲貢，文襄之意蓋如此。卽今常州府有布四萬疋，彼無從得布也，必市之安亭，轉展折閱，公私交敝，有布之地不徵其布，而必責其銀，無布之地不徵其銀，而必責其布，責常州以代輸三區之銀，則常州得其便，責三區以代輸常州之布，則三區得其利，此在執事言於巡撫，一轉移之閒也。

其二曰：復稅額之舊。牽耗之法，係蘇州一郡之事，生愚未敢僭及，姑言今日之易行者。前王公已定耗法，均攤之田，三斗三升五合，歉薄之田，二斗二升。旣而

會計本縣薄田太多，而三十六萬之外，乃增餘積米數千。王公下有司再審歉薄之田，均攤數千之米，此王公之意欲利歸於下也。有司失於奉行，如三區者，終在覆盆之下，而所存餘積之米，遂不知所歸，欲乞查出前項餘積，作爲正糧，而減三區之額，復如其舊，此則無事紛更，而又有以究王公欲行而未遂之意矣！夫加賦至三斗，而民逋日積，實未嘗得三斗也！復舊至五升，而民以樂輸，是實得五升也！其於名實較然矣！既減新額，又於逃戶荒田，開豁存糧，照依開墾荒田事例，招募耕種，數年之閒，又必有甦息之漸也。

其三曰：修水利之法。吳淞江爲三吳水道之咽喉，此而不治，爲吾民之害，未有已也。先時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苟徇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責而已。必欲自源而委，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墾。議者不究其本，因見沿江種蘆葦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稅，自角直浦索路港諸地，悉爲豪民之所占，向也私占而已，今取其稅，是教之塞江之道也！上流旣壅，下流安得而不闕乎？

生愚爲三區之田，而欲開吳淞江，似近於迂，然恐吳淞江不開，數年之後，不獨三區，而三州之民皆病也！若夫開瓦浦溉十一、十二保之田，開徐公浦溉十三保之田，此足支持目前，下策也！生愚聞之古之君子，爲生民之計，必不肯拘攣於世俗之末議，而決以敢爲之志。況此三區，本縣最爾之地，在明侯之宇下，得斗升之水，可以活矣！

伏願行此三策，庶幾垂死而再甦之，其有德於吾民甚大！又今旱魃爲災，明侯昔日車馬所過，瀕河人跡所至之處，禾稼僅有存者，至於腹裏無復青草，近經秋潦，往往千畝之田，枯苗數莖，隨水蕩漾而已，救荒之策，免租之議，此如拯溺救焚，尤不可緩者。又今三區無復富戶，所充糧役，不及中人之產，賠贖之累，尤不忍言！乞念顛連無告之民，照弘治閒例，及太守南岷王公新行事例，免其南北運庫子馬役解戶之類，此亦可以少紓目前之急也。唯明侯留意焉！

丁未歲，龍老主考，吾兄在刑曹，得承款晤。至庚戌，吾兄以艱去，遂不復相見。龍老復主考，撤簾後，僕見之里第，時孫祭酒在坐，相與歎息。臨送出門，有不能相舍之意。京師諸公皆云：龍老兩主試，不以子爲拙，而每以失子爲恨，此古人之所難矣！龍老云：逝以龍老之心爲心者，惟有吾兄而已，不自意閒闊如此。二十餘年來，如墮淵海，沈沒至底。平生倔強，亦無有望世人相憐之意，而不能忘情於兄者，思龍老不得見也！

自別後，龍老旣亡，以爲大戚，而妻子相繼天沒，江上之居，尋遭倭奴剽掠，遂棄之荆棘中，薄田歲不收，重有輸糧之累；祖父土尙未卽窆，而先人復以去年四月中沒，五內痛割，齊斬之不葬者，殆至五六，亦人世之所未有也！獨愛嗜古人書，今皆已荒廢，嘗於汴中得周易集解，因悟古人象數之學，微見其端，亦復不能究竟。近世多欲重修宋史，以爲其簡帙之多，夫苟辭事相當，理所宜多，何厭於多？僕於此書，頗見其當修者，以爲不在於此，有志數年，而書籍無從借考，紙筆亦未易

措辦，恐此事亦遂茫然矣！玉成兄有滇南之行，道經貴陽，必獲相見，託此爲問。鄉里故舊如玉城長者，亦不可多得。吾兄奉璽書，殿此南服，有分陝之重，望譽日隆，不日當膺簡召，非鄙人之所敢贅述者！伏惟爲國自愛，不宣。

答顧伯剛書

有光頓首伯剛足下：比承厚意，非言所能謝！更辱教誨以順應之說，捧讀數過，深用歎服！論語之書，孔子與其門人論學者最詳，其答諸子之問仁，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其言也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皆自其用處言之，未嘗塊然獨守此心也。易大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人心本與天地爲一，三代以後，直爲不能易簡，不能與天地相似；日用動作，至於所以爲天下國家，往往增私長智，用計用數，無非我性之贅疣；故其治也，非三代之治；而其亂也，其極至於三代之所未嘗有！來教推順應

之說，而以禪授放伐言之，可謂發明無遺蘊矣！

但以忠恕於一貫，有精粗之異，竊恐猶有所未安，所謂吾道一以貫之，孔子之所以爲一者，蓋特有所指而未發，其實指忠恕而爲言也。曾子因門人未達，始復明言之，若言夫子之道，只是忠恕一件以貫之耳！無他道也。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恕所以終身行之，卽忠恕所以一以貫之也！豈可區別爲聖人之一貫而謂之精，學者之忠恕而謂之粗哉？

忠恕本無聖賢之別，而在學者工夫分界，自有生熟之殊，賢人所以近於聖人，聖人之所以與天爲一，卽此忠恕而已！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此子貢能服膺夫子之教而行之，故夫子深喜之，而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先儒乃以爲非子貢所及；忠恕之事，苟子貢不能及，而何望於後之學者？道之在天下，易簡而已，聖人則從容自中乎道，學者則孳孳修復乎此，均之盡乎心而已！所謂充拓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其實一忠恕也！故一以貫之，而後

可以終身行之，豈可斷截忠恕二字，顛獨以爲學者之事邪？承下問懇懇，併以鄙見請質焉！有光白。

與王子敬 二首

秋高氣清，明月皎然，永夜不寐，惟有哭泣而已！向作疏偈數首，獨曾寄孺允；今寄去一卷，昔在萬峯山中，讀大藏經，信其理如此，非狂惑也。

又

前承過，遂遭虎狼之驚，感念至情，極不忘也。像贊一首奉寄，日閱禮書，欲依先王之制以送死者，而嘗不及子建之徒，輒唱浮議，動引王夷甫亂天下之言，殊爲可惡！

與曾省吾參政

張虛老行附記，不知爲達否？僕非敢緣舊識，求門下有所掩護也；在縣比古人則不及，比今日亦當萬萬！何向越中，乃似無聞知者，直是可恨！門下行省，所在問民疾苦，若彼處一二鰥寡民得自言，則白矣！區區非愛爵祿者，名亦不得不自愛，夫奸人豪右，非民情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非是非之真也！察民情與是非所究竟，實門下之責！不得不瀆告，伏惟不罪！幸甚。

與慎御史

有光叨竊貴郡，而山城僻處，日治文書，束修之問，不行於境外。執事獨念生平，數賜存問，顧無以爲報者。比得改官，一時恩遽，又不得詣別，恨恨！當其在貴郡甚邇也，可以見而不見，今去之，雖欲見而不可得矣！縣事無足言者，執事姻親在彼，必能略道之。聞郡中置獄大異，爲善者懼矣！謂隨夷溷而躋跖廉，昔賢云然，今乃真見之！東坡先生爲孔北海贊云：「使操害公時，有魯國男子一人爭之，公庶

幾不死。」執事爲鄉邦重望，不獨故人私情，天下公義，亦可發憤言之乎？博士學官，至閒冷也，微文及之，輒點污，尤可嘆訝！適來特求書，爲西道解之，幸勿靳也。

與俞仲蔚

前奉別，造次不能達其辭，至京口曾具文字委悉，遣人送鳳洲行省矣。湖守懷大惡，頗類韓延壽之拘持蕭長倩也。僕仕宦之興已索然，勉強此來，少不安，卽思投劾去矣！然不能無望當世賢者，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也。吳興有便信，須公再及之。

與張虛岡

十月中遣人奏求解職，吏部抑不上，諸相知者皆以書勸勉，謂有薄淮陽之嫌，以此復當暫行，要非心之所樂，終當解去耳！前在省見學道，亦素相知，頗加禮

遇言及諸生保留事，忻然置之不問；後有讒說，復加害諸生，甚苦。宋太學生，今議者多罪之；然留李綱，救董槐，亦可罪邪？殺陳東，竄陳宜中，其果何如人邪？公於僚友閒一言可解，毋使僕負慚於彼中士民也！恃素知瀆聒，幸恕！

與吳刑部維京

昨者得從諸鄉老獲侍清誨，不謂亟承超拜，攀留無計，徒切悵仰而已！鄙人爲縣無狀，顧不敢鄙夷其民，童子婦人所知，雖謗讟煩興，而公論猶有十八九，田野之謠，當亦流傳於蒼雲百里閒也。去冬遣人北行乞解官，第諸老相知者，多移書勸勉，覓爲治行，可謂進退次且矣！

與龔子良

承贈言，恩恩又遭子婦之喪，不得過謝。文雖非所當，然皆實錄，非相知何以

能相信如此？天下士大夫，已成一番風俗，無論三代，說兩漢循吏，已被訕笑矣！生民何辜而遭此不幸也？家人京口回者，附此爲謝。

與傅體元

承過舍相送，又有扇金之惠，惡俗雅不信人。惟徐龍灣書來云，安有五月披裘而拾道上遺金者乎？徐君非面譽人者，人情不相卹，所以不卻來賜也。京口人還，附謝！

上高閣老書

有光竊惟天下之事變不可測，而其勢之所趨，必有端而可見。古之所謂大臣者，必能默察其微，而制之於無迹，故天下常固而不傾，微不能制，制之於旣形，事已然而後持之，猶可以力振而不至於亂。夫惟有天下之材與氣，足以運量一

世而不肯隨時委靡者爲能然夫不制之於微者非其不能也方其時而任未及我也迨其旣形而及我不能制之於其微而制之於其形則視其微者爲力尤難而後見君子之材與氣夫如是故天下之勢方且將渙而復濟其權方且四出而有以收之天下宴然饗其治安非古之大臣何以能此自古天下無二百年無事者先皇帝厭代新天子承統繼緒四海之內忻然望治此世道升降之機也若求其微而制之則當在先皇帝之世矣！

今不敢論其微而論其形夫天下神器不可失也天子之大臣能爲天子持其權不使至於旁落朝廷清明宮府一體而後天下之事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惟吾之所爲以求承平之理若其權稍落而不收則天下之事無一可爲者矣天子新卽位進用二三大臣而明公爲首天下莫不翹跂以望明公今日之所弛張錯注而今天下之勢已形矣！天子端冕深宮而以萬幾責成臣下聖度曠然有天道爲而不宰之盛德然其權恐有窺竊於其旁者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

萬幾。」又曰：「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此所望於明公朝夕陳戒於吾君者。明公一日釋位而去，天下愀然失望，以爲天下之勢莫能爲天子持之也！

且今天下之治體可知矣！世之說者，以爲三代各有所尙，而我國家之政尙嚴，蓋未有考其實者。太祖承勝國之後，其嚴有時而用。自永樂以後，大抵朝廷之政日趨於寬；歷五聖至於孝宗，仁恩淪浹，號爲本朝極盛。武宗之時，宦佞盈朝，盜賊陸梁，強藩竊發，天下號稱多故。而元氣未索，則以國家百餘年，至我孝皇培養之深也。先皇帝威福自操，廷臣時有誅戮，而天下之治未嘗不在於寬。今天子仁恕慈愛，天下莫不聞，而朝廷之政，反若急促而無聊，近衰世之風，此不可不憂也。

夫祖宗之法，未有可以輕變者。宋至熙寧之世，承積弊之後，當宜改絃更張之日，神祖以英睿閒世之資，銳然有爲，始用王荊公爲新法，而天下之士羣起而爭之，君臣力行不顧，沿至紹聖以後之紛紛，而國勢遂不可爲。今日朝廷遵守成憲，未嘗下一令更一事，而使者所至，日求變法，遂至朝令夕改，國異家殊，凡祖宗

均田賦役之政，著在令甲者，悉非其舊矣！宋之君臣，相與力排天下之議，以求變法，以天子宰相之勢，終不能以力勝天下，而劫持以必行；今一使者輒能改祖宗之法，行之一省，天下傳相慕效，國家典憲蕩然，生民惶惶，未有所定。

且廷臣建言者，爭出一事爲新奇可喜之論，鑽求刻鵠，無所不至；公卿懼違其意，每輒下所司行之，大抵皆希合當世以爲迫促之政，民何以堪之？嘉靖累數十年不赦，改元一赦，此天地解而雷雨作，曠世之恩也。有司拘牽文義，罪人不得赦者什五。免租之文虛被，而遣使旁午，誅求更甚於前，謂之理財，而財愈乏；謂之治兵，而兵愈耗；謂之馭吏，而詭詭佞捷姦諛嵬瑣者，爭先而爲謾欺，有廉察之虛名，而售排陷之險計；有薦舉之浮詞，而致結納之私情；有幹辦之小能，而行速化之謬巧；今天下之勢，既未有所持，而政之紛紛如此！一切歸於刻鵠，而財匱兵弱吏弊，而夷狄窺伺，盜賊縱橫，率束手而無策，徒以支吾目前，爲不終月之計，故有光謂今天下之勢，不能制之於微而制之於形，必有天下之材氣負天下之重望

如明公，而後能當之！

今明公優游謝事，以坐觀天下之變，是豈天子所以首擢明公，與天下之所
以望之之切乎？昔者嘗奉明公之教，謂讀易而深有得於消長進退之理，竊謂明
公以此行於一身可也；若六十四卦天道之運，週環無窮，而乾復姤坤，一否一泰，
一損一益，世道之升降，在明公不可辭也。

有光仕進屯蹇，九試於禮部，晚爲明公所甄錄，而黽勉爲吏，以古人自期，不
敢負明公之教，行之二載，湖山夷鬼之鄉，頗知信嚮，而動與時忤，排搆乘之。明公
嘗語及往時興化守之被讒，至廷論以發小人之姦狀。今讒口方張，孤危之迹，無
大人君子以爲之依，自分無所復用於世，已投劾而歸，欲以餘年發明先聖之遺
書，又面受明公論春秋之大旨，卽當從事此書，稍加論述，俟有所成，重躋造門以
求是正，惟明公不拒而進之。方遣人赴都，求請敕命，併上乞骸骨疏，特迂道候起
居，輕瀆威重，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與沈敬甫 六首

葡萄酒詩，前後偶寫不同，皆可用。元時置葡萄戶，出元史，占法曾見之；不經意，遂忘也。

又

墓銘更乞一本，昨見孺允云：外人見書詈罵事，大加詆諍，不知吾邑中何多劉向揚子雲也！又前送鮑令序，以京師爲行在所，此是子長孟堅書中語，並有顏師古小司馬註釋甚明，而邑中人獨曉以天子巡狩爲行在，又加詆諍，此殊不足辨。欲足下知墓誌不謬，用慰孝子之心。

又

舍中蓬蒿彌望，使人愴然！不能還矣。毛氏文想已見，作此文已，忽悟已能脫

去數百年排比之習；向來亦不自覺，何況欲他人知之，爲之靦然一笑也。

又

近輯水利書，比前略有增益，未完，不及寄去，有圖有敘說，大率不過論中之意耳！荆坡二老見之，必以余言爲然。經中中江、北江，雖說晦翁有辨甚悉，亨齊所言，乃是孔安國、程大昌說也，中江、北江入海者，何處尋之？惟郭景純、三江甚分明耳！

又

兒子於敝篋中尋檢半日，得文三首，送看，書張貞女獄事，當附死事之後，但傷訐直，不便於眼前人，祕之，俟後出可也。此文頗有關係耳！

又

僕文何能爲古人？但今世相尙，以琢句爲工，自謂欲追秦漢，然不過剽竊齊梁之餘，而海內宗之，翕然成風，可謂悼嘆耳！區區里巷童子，強作解事者，此誠何足辨也？

示廟中諸生

諸君在廟中者，志意修潔，藝業亦精進，深以爲喜！但歲月如流，人情易弛，願更加鞭策以成遠大。日逐課程，須遵依條約，寧遲毋速，寧拙毋巧，庶幾有真實得力處。又此廟神靈，一方所崇奉，精神英爽，必萃於此；須朝夕提省此心，嘗與之對越，聰明睿智，自當日增月長而不自知矣！

與馮太守

性理稿僅閱一過，草草殊不詳，略加朱點爲別；舊有點識，無庸改評矣。序文

平正通達，殊不類近時軋茁之體，真有德之言也。中閒堂聯，再書二聯奉上，乞賜改教，擇用其一。

與沈上舍

前者見過治所，已束裝，殊恨不能爲主人也。夙慕蘇長公之高風，買田陽羨，聊欲效顰。吾兄杯酒戲言，忽遠遣人來，其重然諾如此，僕遂不欲北行，大丈夫不負國家何媿？只去就可以自決耳！

悼亡報人小帖

五首

修身學道，逾四十年，與世無緣。獨有一妻，自謂佛家所云，隨意眷屬也。不知作何孽，天又奪之，如此痛毒耳！自居窮里，終日閉戶，每對斯人，百年之心，如有所寄。今已矣！文舉舍我去，吾何用生爲？

又

命運崎薄，少偶寡徒，曠然宇宙，得遇斯人；一旦失之，胡能不悲？不知者以爲慕容熙李後主之比，大不然也！吾與吾妻，非獨伉儷之情，別有世外之交，此情此痛，不能向人道也。衰世薄俗，朝死暮忘，曾無燕雀啁噍之頃；吾于吾妻，任情哭踊，尙不能及古杖廬之禮，人猶以爲過，可痛也！

又

杖而居廬，有二年之喪；吾未能行古之道，唯有一眶淚，不能爲斯人惜也！

又

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痛哉！斯人斯德，千古難遇，吾哭吾妻，又非禮之所載也！

又

嘉靖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予妻太原王氏，卒于安亭之適寢，予與同艱難，十有七年；哀痛中，念鷓鴣之詩，斯人斯心，千載以前人能道之，字字皆予今日之涕淚也。兒子福孫安孫，幼不知，因書以揭之西廡，及其長，庶幾能識其母，亦俟入廟，且以爲登侑之辭云。

答周孺允

昨奔喪過城下，卽還，不及造謝。生平迂闊，常以古人自期，亡者雖一婦人，相知極深，二十年同共艱難，辛勤至矣！白雲明月，常有世外之趨，若芒慈母桓少君之比，乃又其粗者也！遙遙世路，便不見斯人，自以爲有鍾子期之悲，又非特伉儷之情耳！連日讀禮，知先王於此不薄，嗶嗶者自不曉耳！向寄疏偈，何足稱於儒者

之側？特欲足下知我無聊之極，如此。

與李廉甫

去冬瘡病未平，眊勉就道；已迫歲除，至金陵；渡浦子口，跨蹇驢，踏雪行三千里；辛苦之狀，所不可言。道經鄆，知使節三兩日前已過，悵望久之！使人遠來，得初五日手書，歷歷道前事，讀之黯然！非故人情厚，何以能記念如此？

常下第卽出國門，前次見文隱公，言科場中事，有傷心者，今次徹簾，晉江王儀曹郎，卽日尋拙卷讀之，與南宮諸曹郎傳觀，歎訝者累日。諸進士謁歐陽尙書，歐陽公首舉賤名，深加歎惜，主考徐公亦時對其鄉人言之，古之人不遇者有矣！無在位者知之故也，在位者一二人知之矣，未必能皆知也；今皆知之矣，而又不遇，豈非命哉！此亦非僕所宜言，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無能，知我不遇時也。荷知己惓惓之意，因及之。

答族弟大顯

昨諭社學，忻然領令；李秋官在邢，來言此君殊作氣勢，類子陽井底蛙，恐不可與言，凡事不能承命者，以官冷言輕，非敢薄也。待見，若可與言，則言之；然不敢輕諾。

與張兵憲

違離節下，忽忽經年；幸獲侍盃酒，飽飫清論，復得挹賢郎丰姿，矯然塵埃之外，每懷念如昨也。妻孥來京，又蒙卹其行李之乏，感荷何可言？漢人重門生故吏，僕忝故吏，猶門生也，願幸勿擯外之！太僕志，緝完已久，第甚草率，然於牧政，頗亦僭究其略，今寄上一部，有便，不惜示教。

與吳江無錫諸同年

久不承動靜，無任懷仰。彼此聚會，嘗在三千里之外，而不能相期於一舍之遙，此可嘆也！去年海上之驚，寇難日深；吾邑創殘尤甚，四境之內，無地無兵，可謂焚林而畋，竭澤而漁矣！當事者竟未有長策以禦，而有司日以賦斂以爲急；東南之事，有不知其所終者，何如何如？

歸震川尺牘終

侯朝宗尺牘

目次

答張天如書……………一
再與賈三兄書……………一三

答田中丞書……………二
再與賈三兄書……………二九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四
與宋公子牧仲書……………三一

爲司徒公與寧南侯書……………六
與吳駿公書……………三三

答孫生書……………九
與陳定生論詩書……………三五

與任王谷論文書……………一〇
與槁木大師書……………三八

與王氏請藏經書……………一二
復孫若士書……………三九

與王仲亮論物命書……………一六
答張爾公書……………四一

與賈三兄論肉食書……………一八
復倪玉純書……………四三

侯朝宗尺牘

答張天如書

承示閩漳事，其關於漕糧者，卽當轉白家大人。閩漳初以文人操入室之戈，已自支離，今乃以軍國如許重務，博一快己，此其心術，豈尙可問哉？西銘清識至德，本末瞭然，亦不必屑屑與角逐也。某竊謂朋黨所以報漢，而漢亡於朋黨，道學所以扶宋，而宋弱於道學，此其故在上在下，固兩失之；然欲爲調停之說，則君子不取，蓋與其失身無益，不如終守道也。

數年來廟堂神野，感離離之山苗，歎鬱鬱之澗松，位置失次，以致鳴鏑在郊，戎馬飲河，誠宜大破藩籬，收拾材賢，同舟戮力，亦已晚矣！而當路乃堅報復以怨之旨，借伎刻爲孤立，以聳動人主，而夙負處士，更有咄咄持空函以邀之者，不止

閩漳一輩說者亦必願西銘鍼漢士之褊狹，藥宋儒之闊迂，矧方就圓，與時消息，不識果遂以爲可否？昔者胡伯始之中庸，辛幼安之曠達，其初皆享盛名，而後乃不徒無濟於時，且甘心喪其生平，其深願西銘之鑒之也。

貴鄉虞山之爭枚卜，長洲之去國，爲數年來極有關係事，長洲已與日月爭光，天下所觀望者，惟虞山與婁東耳！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西銘必有以處此，敢因明教而僭及之；家兄意亦如此。秀郎近爽黠，頗有坦腹之致，知郝公所欲聞也。不盡。

答田中丞書

承示省訟，慙慙無所自容！執事與僕，齒不啻倍厯，位不啻懸隔；顧猥與僕道及少年之遊，謂執事往日曾以兼金三百，招致金陵伎，爲伎所卻，僕實教之，而因以爬垢索癥，甚指議執事者。僕誠不自修飭，然竊恐重爲執事累也。使執事無可

議，則昔賢如白太傅、歐陽公、東坡居士，皆與鳴珂不廢酬答，未聞後世之議之也；何獨至執事而苛求之？執事果有可議，卽不徵伎，庸但已乎？

僕之來金陵也，太倉張西銘偶語僕曰：金陵有女伎李姓，能歌玉茗堂詞，尤落落有風調。僕因與相識，閒作小詩贈之。未幾下第去，不復更與相見。復半歲，乃聞其卻執事金，嘗竊歎異，自謂知此伎不盡，而又安從教之？且執事之邀之，在僕去金陵之後；今天下如執事者，不止一人，豈僕居常獨時時標舉執事之姓名，預告此伎，謂：『異日或邀若，必不得往』乎？此伎而無知也者，以執事三百金之厚貲，中丞之貴，方且奔命恐後，豈猶記憶一落拓書生之言，倘其有知，則以三百金之貲，中丞之貴，曾不能一動之，此其胸中，必自有說，而何待乎僕之告之也？

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本末，反復來示，益復汗下！僕雖書生，常恐一有蹉跌，將爲此伎所笑，而又能以生平讀數卷書，賦數首詩之伎倆，遂頤指而使之邪？惟

執事垂察，不宣。

按中丞名仰，李姬曰：「是故以八座交事魏璫者邪？」卻其金不往。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僕竊聞君子處己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執事，僕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

大人削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公孔炤，汝當持刺拜於牀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僕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

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旣得之，必喜，而爲僕賞

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既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湔乎？』僕斂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稱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

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颺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與左誠有舊，亦已奉熊尚書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尙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邪？何執事文織之深也？

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爲晚乎？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

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伎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以酌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終謂僕於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不宣。

爲司徒公與寧南侯書

頃待罪師中，每接音徽，嘉壯志，又未嘗不歎以將軍之材武，所向無前，而驕

角無人，卒至一簣遺恨。今凶焰復張，墮壞名城，不下十數，飛揚拔扈，益非昔比。雖然，天厚其毒，於斯極矣！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一時闔外士銳馬騰，有如將軍者乎？忠義威略，有如將軍者乎？久於行陣，熟悉情狀，有如將軍者乎？然則今日所稱爲熊羆不二心者，舍將軍其誰？老夫曩者倉卒拜命，固以主憂臣辱，金革之義，不敢控辭，亦緣與將軍知契素深，相須如左右手，倘得憑先聲，殲渠俘馘，實千載一時；不謂六年患難，病疢已篤，更遭家變，痛毀之過，遂致癯廢，爰以采薪之憂，未畢盡瘁，顧念高厚，未繇報塞，惟願將軍賈其餘勇，滅此朝食，是則十五年舊部，所以不忘老夫，而老夫藉手以答萬一，猶之其身耳矣！勉旃！勉旃！

鄉土喪亂，已無寧宇，闔門百日，將寄白下，喘息未蘇，風鶴頻警，相傳謂將軍駐節江州，且揚帆而前，老夫以爲必不然，卽陪京卿大夫亦共信之，而無如市井倉皇，訛以滋訛，幾於三人成虎。

夫江州三楚要害，麾下汎防之衝也；鄖襄不戒，賊勢鷓張，時有未利，或需左

次以驕之，儲威夙飽，殫圖收復，在將軍必有確畫，過此一步，便非分壤，冒嫌疑，義何居焉？若云部曲就糧，非出本願，則尤不可。朝廷所以重將軍者，以能節制經緯，危不異於安也；荆土千里，自可具食，豈謂小饑薦至同諸軍士倉皇邪？甚則無識之人，料麾下自率前驅，伴送室帑，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生平審處，豈後嫖姚？或者以垂白在堂，此自綱紀，奉移內郡，何必雙旌，聿來相宅？況陪京高皇帝弓劍所藏，禁地肅清，將軍疆場師武，未取進止，詎宜展覲，語云：流言止於智者。若將軍今日之事，其爲流言，又不待智者而決之矣！惟是老夫與將軍，義則故人情實一家，每聞將軍奏凱獻捷，報效朝廷，則喜動顏色，傾耳而聽，引席而前，未恐其言之盡也。或功高而不見諒，道路之口，發於無稽，則輒掩耳而走，避席而去，蹙乎其不願聞也。

頃者浪語，最堪駭異，雖知其妄，必以相告；將車十年建豎，中外倚賴，所當矜重以副人望。郭汾陽功蓋天下，勢極一時，而國體所關，呼之未嘗不來，遣之未嘗

不去當其去來，若不自知其大將也。同時臨淮亦與齊名，其後勢位之際，稍不能忘，偃蹇蹉跎，乃至偏較不復稟承，此無他，功名愈盛，責備益深，善處形迹，昭白宜早，惟三思留意焉！不盡。

癸未，侯子居金陵，寧南左侯兵抵江州，旦夕且至。熊司馬明遇知其爲司徒公舊部，請侯子往說之。侯子固陳不可，乃卽署中爲書，以付司馬馳致之。寧南後一夜，侯子晤友人云：議者且倡內應之說，遂以書抵議者而行。侯子禍雖不始此，然自此深矣。寧南旋得書而止，余嘗見其回司徒公稟帖，卑謹一如平時，乃知寧南感恩，原不欲負朝廷者，駕馭失宜，以致不終，深可歎也！偶過侯子舟中，觀此書，感而識之。乙酉三月，楊廷樞記。

答孫生書

域附白孫生足下：比見文二首，益復奇宕有英氣，甚喜！亦數欲有言，以答足

下之意，而自審無所得，又甚愧！僕嘗聞馬有振鬣長鳴，而萬馬皆瘖者，其駿邁之氣空之也。雖然，有天機焉，若滅若沒，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止於閑，非是則踢之嚙之，且泛駕矣。吾寧知泛駕之果愈於凡羣邪？此昔人之善言馬。有不止於馬者，僕以爲文亦宜然。

文之所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樸而思潔者御之，斯無浮漫鹵莽之失，此非多讀書未易見也。卽讀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倘識者所謂道力者邪？惟道爲有力，足下勉矣！足下方年少有餘於力，而虛名無所得，如僕猶不憚數問，豈矜與負者哉？然則以其求之於僕者，而益誠求之於古人，無患乎文之不日進也。嗚呼！果年少有餘於力，而又心不自滿，以誠求之，其可爲者，將獨文乎哉？足下殆自此遠矣！

與任王谷論文書

僕少年溺於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然其

大略亦頗聞之矣。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斂氣於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連骨於氣者也。斂氣於骨者，如太華三峰，直與天接，層嵐危蹬，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連骨於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煙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卽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覘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嵯峨於中流也。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囂，或進或止，不按部伍。譬如用兵者，調遣旗幟聲援，但須知此中尙有小小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於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啣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爲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

頃見足下所爲杜周、張湯諸論，奇確圓暢，若有餘力，僕目中所僅見！殫思著

述，必當成名。然亦少有說，覺引天道報施，周處稍涉翫縷；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譬如渴虹飲水，霜隼搏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轉更夭矯。足下以爲何如？

僕十五歲時學爲文，金沙蔣黃門鳴玉方爲孝廉，有盛名，每見必稱佳；僕竊自喜，又得同學吳君伯裔日來逼索，盡日且酌和數首，以此得不廢；然皆從嬉遊之餘，縱筆出之，以博稱譽，塞詆讓；閒有合作，亦不過春花爛熳，柔脆飄揚，轉目便蕭索可憐。近得賈君開宗、徐君作肅，共相磋磨，乃覺文章有分毫進益，賈精於論，徐精於法，二君嘗言此係何等事，君不慘澹經營，便輕率命筆，僕佩其言不敢忘。足下當行文快意時，每一回思之，必賞此言之不謬也。

與王氏請藏經書

足下瑯琊世望，以文業銳自振拔，僕聞之久矣！前歲曾一見於共城，又一年而揖於相國宋太保之館，皆忽忽去，別無由相爲款曲，以深習足下。然竊望足下之威儀，而聽其一二緒言，已測知其非尋常胃蔭中人也。

友人賈開宗者，尤數道足下之賢不去口。是歲之春，開宗自江南還，方病，謝交遊，忽一日冒大風寒，跨其驢出西門去，曰：『吾將過朱襄訪王君。』開宗老矣！常自負其學，又閱人多，雖泛愛，其實胸中有次第，不妄昵近人者。足下必有以得之矣！去三日而歸，以告僕曰：『吾向推王君賢，未足盡王君，王君純孝人也。吾陰察之，見王君於其先公之書冊楮捲，皆謹守未嘗輒啟，以視世之朝沒其親，而暮傾倒其篋笥，欲盡得之，或更妄意其先人爲顯官，扁藏未必盡書籍，而必欲發視者，何啻徑庭也！然有一於此，所宜公之天下，子不得私諸其父者，吾將偕太史李公往誠求之，而不知其許我否也。蓋王氏之先公，異人也，爲御史奉命巡江南，江南完盛繁富，多珍產，公一無所取，獨捐其俸金千四百緡，請藏經若干卷以歸；郡

之僧有定空者，常買得田氏之廢園，欲改建爲禪院，建閣而藏經焉。此江北數千里所無，而今適有之於百里之內，意者西方之聖人，將顯其教於茲土邪？吾將侷定空求之。」

僕應之曰：『信如足下言，王君固孝子也，必與，何疑焉？蓋其先公請之以歸者，欲廣其教也，必不扁之篋笥之中，王君其有不欲廣之者哉？』或云：『足下將構三楹之閣於其邑之隅，以奉而藏焉。』疑未必肯與。

夫足下不欲廣之則已，果欲廣之，與其構閣於一邑，何如與定空而使創梵宮焉？五都之衢也！且足下之所欲廣之者，非廣佛教也，廣先公之志也！佛教自在天地閒，豈待廣邪？無遠何近，無小何大，無少何多，無暫何久，梁武帝興之而不必增，周武帝滅之而不必滅，貯其言於金匱石室之中未必重，投之於水火塵埃亦未必褻，此固足下之所不能與，而定空之所不能受者也。

惟是先公之志不可以不彰，而足下之所以繼之者，不可以不推而廣；今使

十人傳之，較之一百人傳之，必有閒矣；十人傳之一鄉，較之百千人傳之一方，必有閒矣；十人傳之一鄉，而或以滅沒，較之百千人傳之一方，而益以相傳於無窮，又必有閒矣；然則足下雖已構而藏於其邑之隅，猶當毀焉，而送之通衢之梵，而況乎其未也！

又此藏經之大部，計卷以七千餘，計篋以二十，非可懷袖提負以來，瞥然而止於梵者，足下誠許之，定空必告於衆，而戒車牛以迎，所過之地，田夫豎子，皆將攜妻引兒，呼朋招類，而奔走謹譁以競觀焉！謂足下有功於佛。既至，僕雖閭陋，亦當勉竭其生平萬有一得之文，薰沐而拜述爲記，以付定空勒之於碑，使四方遊者居者，又皆稽首而贊曰：此藏經者，故朱襄王公巡察江南，一無所取，而獨捐其俸請之以歸者也。今王君乃能繼遺志，垂不朽焉！嗚呼盛哉！

或足下歲時欲瞻禮，則田氏廢園之址，尙有勝地，有建爲精舍，流水蹲石，點綴其閒，甚與足下之慧業宜，僕輩從太史李公之後，皆得以清言奉晨夕，卽先公

聞之於九原，豈有所不可也。

僕聞先人之貽其子孫者有二，如國封田宅之類，苟非變故，所當固守，不可以尺寸與人者也。如道德事業之類，所當宣之而彌彰，恢之而彌廣，公於天下，必不可吝祕者也。可以守而不守，不可以祕而祕，其失維均；至於佛書，則又超脫於彼我之外，是究之足下未嘗失，定空未嘗得，而可以揚先公之顯名，誠莫此爲便，足下其審處之矣！然則僕謂足下必欣然與者，自信操左券而得之，而非億中也。僕聞之賈君，足下固孝子也。

與王仲覺論物命書

承示獍見殺於犬，爲有天命，反覆而申說之。噫！足下之言過矣！儒者議論舉措，雖自知不及，要不可不以孔孟爲法，古人所謂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也。此一大聖大賢，固達天知命，然未嘗肯輕言，孔氏嘗一論命於子服景伯，所以廣賢人之

心塞奸雄之口也。孟氏論莫爲莫致，以生戰國之世，思有以杜絕天下之篡弑力爭者。至於天壽不貳，則歸之立命，固了了引爲己身之責，蓋此理輕言之，於人事必有所不可，若加之於物，尤爲不可。

夫物之隔絕於天也遠矣！其名冗而數繁，氣薄而力淺，決不能無介以自通；凡所以愛惜而長養之，摧抑而夭折之，皆人之所能爲，物之所不能自主，而尤天之所不知也。譬如小邑遠鄉之百姓，其或得所失所，懽喜憂戚之狀，人君豈能一一耳聞而目見之哉？恃有郡縣之吏也；人君惟不能一一耳聞而目見，故託之郡縣之吏；天惟不能一一耳聞而目見，故生物而託之人；此子思子所以反覆慎言成物也。成義甚大，不僅與虧敗對，凡有以驅除其強暴，制用其材質，安全其弱小，使之各適於自足之分者，皆是物也，皆人之所能爲也。

僕讀古人之書，自孔孟至於揚雄、韓愈、歐陽修，以及程頤、朱熹之徒，上下千百年，卒未有以易者。足下忽發爲汗漫悠忽之言，人猝聞之，亦甚平常而該括，未

之深察，乃天下物之能傑然自立者寡，而放廢待命者多，人之庸惰者多，而自強知道理者少，苟羣倡足下之言，誰不好逸而惡勞，誰不任便而脫禁，強者暴者，豈復可驅除？材者質者，豈復可制用？弱者小者，豈復可安全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人事之功息，天道之統惑，物生之害滋矣！甚矣！足下之言之過也！

且此一獐者，本非犬之敵，明甚，足下不審其量，而強使爲友；既死，又以爲天命，何也？假使足下謹視而遠藏之，獐必不死，卽死而於其深山窮谷之里，豐林茂草之鄉，乃其命也。今旣委足下之手，而猶使犬得以殺之者，果其命邪？抑足下之所以愛惜而長養之者，或非其道也。凡此皆天所不知，而物又不能以自言，隨宜區處，而有以周夫蠢動之命類，儒者用心所不廢，僕固不惜與足下以小事詳言之。

與賈三兄論肉食書

方域再拜靜子三丈足下：客有自南中來者云：足下以肉食。域聞之大喜。坐客於前而問之，惜乎客言而不能詳也。若其遂雞狗豕之無擇，而滂然沛然，輒一盡而數豆，則吾愈益喜。蓋足下之惑也久矣！今小悟則小嚙，大悟且大嚙；足下學博而行古，有大名於時，又素好佛，而甚明於從來超脫之道，若謂不肉食，遂可以爲佛，或反之而肉食，亦無害於佛，此皆淺近無異於小生腐儒之見，宜足下之不返也。吾所爲足下慶者，乃以其可去貪而却吝也。

郡之人有張翮者，不肉食有年矣！吾嘗與翮爲友，雖未知其所得何若，然其人篤行寡欲，類有道者。足下曩云：吾獨不得翮者而髡之，而坐之於西郊之大梵，餓之七日，借其夙昔之信心於人者，以號召都人士女，吾亦且聊去其髮髯，而持齋戒拜跪於其旁，稱弟子，示請自隗始，則千斛之粟，可立致也。』足下旣言之而悔，然吾已察知足下之貪，於其無意之中矣！又嘗簡髮而櫛，數米而炊，以教足下之妾曰：『殺生者，將有以報也。』妾稍稍行之，久乃愈益審其妄。相與言公不肉

食於家，而肉食於外，此特給我以嗇財耳！足下自是而或食於友人家，或食於逆旅，亦遂以舍肉矣！然吾時陰觀之，足下每目動而頤張，又輒食而廢其箸，數顧望其老僕，若重有所不足者。嗟乎！足下奈何其至於此哉？

足下讀書三十年，老而不遇，常自負其材，謂可王者之佐，而今亦已矣！又深閱天下之變，以爲得喪成敗，不過如此；誠能一旦捐舍，盡去其種種之髮，與其斑白之髻，茹苦甘淡，入深山而去，獨求其性命者而安焉，豈不亦割斷決絕，毅然大丈夫哉？而吾有以審知其不能也，卽足下自審，豈敢云能之乎？然則足下幸而未去其種種之髮，與其斑白之髻也；設誤而去之，乃蕩然禿，以濟其貪與吝，不過世俗之鄙僧耳！豈不重可姍笑邪？

足下又嘗云：『張翮者，天下之愚夫也！有數十萬之財，吾嘗閒示以隙，而不能取也。吾向者，豈甘爲翻氏之隗哉？誠欲立卒爲神師，正用而反出之也。今旣不可，吾將去而自髡於通都大邑之間，登壇講說，以奔走天下之人，而出其金帛，彼

西方氏之祖師，固吾之媒與尸也，而何以翮之眈眈爲？『吾曩聞足下之言，而足下數出遊於外，嘗恐其遂行之也。』

夫張翮者，篤行寡欲之士也；足下欲以翮爲囹，翮固不肯，卽有之，邑人信焉，縱不得財，亦未爲害，以足下夙昔之狂名，而忽一旦濟之以怪異之行，辨博之才，而聚天下以羶，馳天下如驚，豈待再計哉？吾將見足下之且前，而天下之老者、幼者、美者、惡者、顛且跛者、聾且盲者、婦人之保抱攜持其子者，而莫不續隨屬其後也。此固已駭天下之耳目矣！

今天下方大用兵，稱名據號，未全剷除，而梟魁喜事之徒，時復混身於緇流，以僥倖而竊發，重臣之建節於外，而以收獲捕斬，受上褒賞者，踵相接也。設一旦有喜功名、蔭妻子之臣，以足下爲奇貨，號之曰妖，而執而俘之，足下其有以自解邪？嗟乎！悔無及矣！夫足下不幸而爲浮屠氏之鄙髡，又且甚則不免於妖，以建於禍，皆自不肉始。

足下之不食肉也，爲以自信邪？抑以取信於物邪？如以自信而已，苟拔貪而卻吝，足下胸中，且曠曠然，落落然，雖饜吞狼藉，血肉紛拏，無以異於茹蔬而啜菹，飲水而託盂也。倘以取信於物，而二者之患不除，則是有設網焉而取之之機，雖足下低眉闔目，交手而懺誦不輟，魚將見之而深入，鳥將見之而高舉矣！何也？兵莫慘於志，而物固甚畏乎其誠也！

吾少讀韓愈氏之書，慕悅其文章，高其大節，至其論佛，則以爲褊淺而未之盡，豈樂以此詆呵足下哉？誠見夫世俗愛慾萬狀，深苦可憫，未有不去吝而可以解脫其縛，不去貪而能免於世之攻取者。而足下乃口與心爽，類於當世厭憎之老嫗，而又苦無其術，卒爲其同類婦女所笑，而猶不返，則惑之甚也！夫此愛根而慾穴者，他人多中之於饜吞狼藉，血肉紛拏，而足下顧以茹蔬啜菹，飲水託盂而得之，吁亦異矣！譬如有人佯狂呼叫，色殷而氣憤，而切其脈以爲其病寒；有人四支奄閉，魄冷而陰蹶，而切其脈以爲其病大熱，此惟扁鵲知之，世俗之醫不知也。

域自以爲今者，足下之扁鵲也，豈足下五十七年之疾，纏綿附體，而不能去者，當豁然愈邪？域與足下之分深矣！敢不再拜而賀，若其日凡幾食，食凡幾許，果能盡所遇而無所擇與否？則猶願足下之示我也。

再與賈二兄書

足下肌膚之病除矣，而腠理之病未也！域不深言而痛攻之，足下之病後當發。方爲書未竟，而兒子曉，年十三立於旁，曰：『大人數言賈丈，賈丈且疏，盍毀書。』嗟乎！足下！此非孺子所知也。吾曩與足下飲於郭村之墅，足下醉仰天而歌，旣而悲，執余之手而熟視曰：『吾與子平生之友，若吳伯裔，及其弟胤，與夫徐四作霖者，皆死矣！而吾且老，天下卒無有多讀書能知我者，幸子在耳！』因泣下，久之復飲。吾憶之若昨日云者，足下當亦不忘也。所云多讀書，吾不敢當；如云知足下，則吾固誠知之。吾聞古人所爲相知者，非貴知其美，乃貴知其病也。吾誠知足下，而

不爲足下言之，是卒無有爲足下言之者，而足下卒不得聞之也。且足下深許我之知之，而我卒不爲足下言之，是負足下也。豈惟負足下？是殆并負吾昔之友吳君徐君也！負足下，吾不敢，負足下而并負吾昔之友吳君徐君者，吾尤不敢！是以卒痛攻而深言之。

足下搶搶攘攘，嘗若苦八口之累，隙日之促者，吾心竊怪焉？誠願足下守不貧之富，省無事之忙而已。夫足下豈真欲富者邪？使足下真欲富，則富也久矣！吾每見其於求榮干祿之道，一出餘緒而優得之者，舉謝不往也。蓋足下之性，好新異，喜技術，作之不必果成，成之不必果用，然凡可以嘗試爲之者，莫不爲之。

吾過足下之館，值有釋其首者，有服道士服者，有言倉公術者，有云馬矢之菜，煨之可爲水銀者，又有繪畫古孤虛圖者，皆解衣盤礴，徐據案食，吾方逡巡立不進，而足下之胤子前揖語我曰：『是皆吾翁之客，相與求利效者也。』而足下之財，固以耗十之五矣！

且足下好釋，則遂有方竹之杖，若木之盃，好方士，則揮塵而玉其柄，戴冠而籜其葉；若辛苦酸之諸味辨，乃始談倉公；若銚若鎗之諸器備，乃始煨羹以爲銀；其圖畫者，則又几榻屏案，丹青赭黛，不可勝數。凡此皆非能取之宮中，必出財以易之，而足下之財，又以耗十之三矣！

足下既專心生財之術，則必益不事事，而賓客之需，貨物之費，勢不得不假手於婢僕，婢僕習知足下，眊於目而短於算，乃竊據中飽以欺足下，而足下之財，又以耗十之三矣！

大約足下之財，以什爲準，三耗而不存一，乃更出門如臨邛客而求之，而舟車僕馬之耗，又所不數。或卒困無所得，得矣，顧不能改前所爲，輒復散去；而足下竟以貧。嗟乎！足下非求富者也！亦非患貧者也！以嘗試爲之之心求富，以嘗試爲之之道致貧，業貧矣，庸得不計財？業計之矣，庸更知其非求富者邪？庸更知其非患貧者邪？三復展轉，而足下之故吾，殆已不可識矣！

非域交深，難悉其所以然而爲之推白之者；然而足下顧自知其不貧邪？吾豈謂足下能饑而不食，而寒而不衣哉？如此則足下益惑。蓋足下有先人之田七百畝，此爲古爲士者之恆產，亦已過豐，苟人無留力，地無棄土，則一歲所入，租之稅之，猶不難給一歲之用。且吾善足下久矣，盡其家之食指，皆可呼而數之，以不盈十之口，而用七百畝之財，固宜其倉有陳粟，織有羨帛，烹葵剝棗，薰鼠取貉，歲時伏臘，處此室而饗朋酒，相勞苦自娛。乃婦以縫裳反目，子以挹漿約口，交謫嗷嗷，易有餘爲不足者，是足下果未思其故也。乃吾所謂十之五者耗之，十之三者耗之，而十之二者亦耗之也！誠能一旦翻然省悟，而謝其五，罷其三，條理其二，則足下之財，向之以十爲準者，固秋毫具在也！

本不貧，何願富？雖然，恐足下之心善吾言而不能行也。蓋足下之病，從擾生者，必更從擾復之，人之爲業，以專精也，足下一身而仙、釋、醫、卜、劍術、兵法，無不漁涉矣！人之有僕妾以省勞也，足下更代執其僕妾之勞，而奔走作役，無不爲矣！凡

人數動則心煩，心煩則神竭，神竭則氣燥，氣燥則形與力不能以自主。吾見足下臥忽起而坐，坐忽離而立，立忽遶而行，朝來而夕往，夕來而朝往，忽寒則重裘，忽熱則裸體，甚至於眠中猶噉嚙呻呼，夜必數四。嗟乎！吾不謂足下之攫吾寧而滑吾眞，遂至於此也。

顧足下方以得道自處，必抵飾不受。請更以事徵之，吾昔從足下自村中來，距城門甫十里，夕陽在樹，可徐步而入，足下忽顧其僕曰：『疾驅之！疾驅之！』前牽而後擁，箠笞更下，未三里而足下之驢力竭，喘汗仆於地，數舉數仆，徙倚之閒，日暮城闔，而吾與足下遂共止於佛舍。又足下宿逆旅氏，逆旅主人有獻卮酒者，旋注火且熟，而足下數身自起視，提掇嘗試，以察其冷煖，手觸器覆，酒竟潑，火亦以熄，卒不得飲。時方祁寒，而同舍有劉生者，甚怨足下。足下又好從惡少年遊，授以房中靡靡之歌，久之浸爲所侮，相與戲弄，給誑以爲笑，足下怒則益隨而笑，足下乃更大怒不止。

數端皆瑣細不足言，然足下少從容自持之量，又實無所事事，而舉止轉以錯亂，概可見矣！忙之爲言茫也，茫茫然也！買也，買買然也！其言不見於經，然古賢人若張安道者，嘗力以爲不可，足下亦幸而守三畝之宮，所治一僕二妾耳！設遂以守大邑，治大官，將何如應也？呂許公之赴召，周亞夫之持軍，可謂不忙矣，此固將相學術不苟，必平素有以深歷而熟練之，非倉卒能然者。然則當有事，且大事猶不可忙，而況於無事邪？

抑吾所爲足下慮，更不在此，足下力學三十年，讀書養氣，豈盡無所得邪？而乃幾耳順而有童心，倏疑倏信，旋否旋然，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乃非可則可象之義邪？近且又口瘡手瘁，操瑟而求竿，并吾之所許，以求榮干祿之道，舉謝不往者，而亦期期失之；是皆足下忙於心者之過也！心茫則形神力氣之屬應矣！勢必不自見其無事，而日求之於有事，因而頻作而不止，數徙而不安，而向之所謂十之五、十之三、十之二，以熒惑足下而耗之者，將又稱閒而窺，相續而入

矣！然則足下尤先省無事之忙，而後可以守不貧之富也。二者誠去，則足下之病，雖死不發，而乃以其安逸之身，徐理其三十年讀書之所積，養氣之所得者，而出之於世，足下固猶然天下之大儒也！

足下老矣，宜益勉自愛，吾少足下二十有四歲，比遂腰痛髮白，常自歎無用，思刻苦爲文章，庶幾萬一傳其後，而其亡友吳君徐君者，皆有遺書未就，若有餘力，必爲探討收輯之，念非足下無可與共事，而乃以二病糾纏痼發，吾何望焉？嗟乎！伯裔伯胤死，而其子材弱，無傳人矣！獨徐四有弟曰肅者，亦吾與足下之故人也，近益多讀書，能知足下，足下如不深信，而三思吾言，曷過作肅問之。

再與賈二兄書

冬夜病目方寢，而友人范召氏至，感憤悵惋，坐移時乃語，謂足下傳書而載及所不當與之人，爲輕聖人之道，以自便其私，余察其色愠而意彌厚，轉取而視

之，其言信，吁嗟乎無乃甚矣！何足下病加於小愈，而竟入膏肓焉之弗可砥也。余是以瞿然躍起，撥火而披裘，拭目而去其翳，勢不能以旦；急呼童子，秉燭爲書，冀萬一或然之救於足下。

昔揚子雲著書成，而富人載錢十萬，求附其名，子雲不肯者，今足下之得，固若是其多邪？亦有其半邪？孔子作春秋，而高弟子若游夏，乃不能贊一詞。足下之書，固非春秋比，然嘗學聖人矣！亦必有一二語幾於道者，而顧使天下之販夫傭徒，皆參錯於其閒，是孔子之會夾谷，當遂與優侏相登降揖讓也，斯亦猖狂悖亂之極也已矣！且足下之傳書以明道也，而范召氏之言曰：『是殆漁列市人之名，姓以便鬻也。』以聖人之道，而營錙銖之利，吁嗟乎無乃甚矣！然則足下之爲此也，固誠以其名明道者，實鬻利邪？抑或有見於聖人之道大，自以四子書設科以來，舉凡天下之求富貴利達者，皆借聖人之道，以自成其私，而此又特其小者也。雖然，其責之深者其望之厚，余終期足下以明聖人之道者也；非欲足下顯

然自比於借聖人之道，以成其私者也。前十年足下爲書，而先輩官吏部者，至欲効足下，由今度之，是邪其非邪？余無吏部之權，獨爲足下誦詩耳。行露之章曰：『豈不夙夜？畏行多露。』言謹微也。還之章曰：『子之還兮，遭我乎徂之閒兮。』言其交錯捷利，而不自知其非也。足下而不能爲詩，則已。足下而能爲詩者，斷章取義，可以思矣。吁嗟乎！何其甚也！若夫足下之書，則辭渺而義博矣！而亦有率以蕪者，今皆不可以言，俟足下省寤，更詳說之。

與宋公子牧仲書

某叨受太保先公深知，嘗援其難。公子又不以僕爲不肖，數下交，質以所爲文業。僕竊見郡中自吳君二三子凋謝之後，近二十年，絕無有清才標映如公子者，嘗心口歎頌不能置。今有所欲言，伏惟公子聽之。

僕聞之賈子曰：『諸人以太保旣薨，有願公子出而結交天下貴人，一如太

保在日，以爲克似太保者。』竊謂太保在日，乃天下貴人，皆願一當以交太保，非太保之交之也。今論者顧欲公子求而交之，以爲克似太保，此不惟不似，而固已相遠甚矣！往郡中貴達子弟，固有然者，然皆以財力自雄，周旋良苦。今公子善病，體不任衣。太保清節，僕之所諒，未有厚貲貽公子也。所謂財與力者，公子自審能之乎？破其業以致貧，勞其身以致病，而徒博一交結貴人之名。僕竊爲公子不取也。

抑人之所爲克似其先者有道，不可以不辨。有以卿相之子，世爲卿相，而不必不辱其先；有以卿相之子，乃甘爲一介之士，而足以光益其祖父者；若公子不深察其道，卽如諸人所云，亦不過仿太保在日，存其門戶方幅外似之耳！非謂公子遂真似太保爲宰相也。公子之家，昔爲宰相，今爲秀才，何可強同？顧舍其力之所能，可以得其真似，而必出於不可得之數，以爲聊似其外者何也？夫克似之道，在於守道讀書，公子才氣超軼，何施不可？願且朝夕自愛調病，病愈之後，以諸人

所陳結交之才，多收古今書籍，以交結之力，閉戶力學而篤行之，如此一二十年，亦不必作太保；卽不然，太保亦必含笑於九原，決不以公子甘爲一介之士，遂以爲不克似之也。某惶恐再拜。

與吳駿公書

十月朔日，域再拜致書駿公學士閣下：域凡駑不材，年垂四十，無所表見。然辱學士交遊之末者，自甲戌以來，今且二十年矣！是時學士方少年，爲天子貴近臣，文章德器，傾動天下，議者謂旦夕入相。屈指曾幾何時？而學士乃披裘杖藜，棲遲海濱，歌彼黍之油油；人生遭際，信可悲也！然學士身隱而道彌彰，域之羨學士之披裘杖藜也，過於坐玉堂秉鈞軸遠甚！近者見江南重臣，推轂學士，首以姓名登之啓事；此自童蒙求我，必非本願，學士必素審，無俟鄙言；然而學士之出處，將自此分，天下後世之觀望學士者，亦自此分矣！竊以爲達權救民，有志匡濟之士，

或不須盡守硜硜，獨學士之自處不可出者有三，而當世之不必學士之出者有二，試言之，而學士垂聽之：

學士弱冠未娶之年，蒙昔日天子殊遇，舉科名第一人，其不可者一也。後不數歲，而仕至宮詹，學士身列大臣，其不可者二也。清修重德，不肯隨時俯仰，爲海內賢士大夫領袖，人生富貴榮華，不過舉第一人，官學士足矣！學士少年，皆已爲之，今卽再出，能過之乎？奈何以轉眼浮雲，喪我故吾，其不可者三也。昔狄梁公仕周，耶律楚材仕元，其一時君相，皆推心腹，而聽信之，然後堅忍委蛇，僅能建豎，兩人心跡，亦良苦矣！今不識當路之待學士，果遂如兩人否？其不必者一也。卽使果如兩人矣，而一時附風雲，輔日月，何患無人？學士前代之遺老也！譬有東鄰之寡，見西家財業浩大，孤弱顛連，自負能爲之綜理，願入其室，而一試焉；其後子仰母慈，奴婢秉主威，果如所操信，則西家之健婦也；顧其若東鄰何？其不必者二也。

凡此三不可，二不必，亦甚平常了然易見，然時一念之，逢萌梅福，不過如此。

不然，則怨猿鶴，而負松桂，北山咫尺耳！學士，天下之哲人也！豈不爭此一閒邪？十年以還，海內典刑，淪沒殆盡，萬代瞻仰，謹有學士；而昔時交遊，能稍稍開口者，亦惟域尙在，故再四踟躕，卒不敢以不言；萬一有持達節之說，陳於左右者，願學士審其出處之義，各有不同，堅塞兩耳，幸甚！域經患難後，乃知昔日論著，都無所解，今頗學爲古文，并近日詩歌，澄江返棹後，當圖尊酒，一細論之。

與陳定生論詩書

僕下里之鄙人也；承下究以作詩之旨，不知所對。及過陽羨，聞足下論詩，媿者三日，固已悉其源流正變，不止獨步江東，殆何李既往後，天下一人也。僕雖不能窺作者籓籬，試自以其意，妄爲足下道之：

夫詩壞於鍾譚，今十人之中，亦有四五粗知之者，不必更論；救鍾譚之失者，雲間也；雲間有病處，則深中今日之膏肓；卽一時才調絕出之士，亦尙未免，蓋鍾

譚所爲詩，蟲鳥之吟，雲間所爲詩，裘馬之氣，大段固自不同，要不能無過，後惟陳黃門、李舍人，力自矯克，歸於大雅，然而其流風終有存者，三吳祖而述之，輒愛不能割，故今日能知雲間之失，則才調絕出之士，不患其不進矣！

今天日月與山水者，天地之色也，光者日之色也，陰者月之色也，山之色、煙雲互變，水之色、澄碧相接，若盡欲刊落而空之，舉目黯淡，何古何今？無怪乎風人才子不肯服也，顧今日所爲色，大率皆借也。借何可久？天然設施，又何必借？若其本不西而東，不南而北，藻繪雕飾，徒自苦耳！故必洗盡天下之借色，而後天下之真色始出，此惟足下心知其意耳！

往中州有吳伯喬，惜未大成，死矣！王相國鐸，材固博厚，氣固雄拔，求之章法，不能無閒，然近如賈君開宗，徐君作肅，皆老宿，卓有所見，宋君犖，英英欲起，照前映後，惜足下未得盡見之也。賈君論詩，欲清空，一氣如話。僕曰：『是固然，更少氣象不得。』閩闔冕旒，固屬氣象，水鷗風燕，得意容與，容非氣象邪？推而至於太原

眞人之褊裘，曲江仙侶之采筆，任城豪飲，斗落參迴，玉門愁月，練白霜皎，皆能以其氣象爲氣象；當其勝絕，變動難拘，是惟心知其意者，觸通而已。

今人往往好爲樂府，僕謂如郊廟饒歌諸題，皆古人身在其閒，鋪張賡歌；今無其事，而輒摹擬之，卽工亦優孟衣冠而已。若不求盡似其音節，又何必其題，白香山嘗有新樂府，得風人之旨，不可以其生盛唐後，輕非之也。今之作詩者，言風言情，是已；此道鍾譚亦嘗論之，木偶何嘗不類人形？其爲木偶者，無情故也！風爲四始之一，尤有關係；然竊以爲詩本經術，不同詞曲，其大者陳無外，微者道性情，俯仰興會，固自有風與情，而必非世之所謂風與情也。五七古律諸體，皆如黃鐘，如軒姚之琴，用以根本萬事，宣幽鳴滯，不可輕叩。

惟七言絕句，初無盛晚，唐人已分兩種，太白龍標，自爲一種；大曆而後，劉夢得最爲擅場，又自一種。當時皆翻入樂部，韻調出入，無嫌輕婉，然亦須灑氣，寫其遠情可也。

其年郎君，他日必不朽。僕入越後，見吳詹事偉業、曹太僕溶、姜行人垓、葉處士襄、宋學使徵輿及西陵十子詩，皆具有源委，幸致郎君就而講求之。

與槁木大師書

敬啓槁木大師座下：僕聞人之所以自立者兩種，非有所建豎，則有所捐捨而已。建豎未必無因，苟乘其時取便，卽庸人稍謹慎者，亦自可就尺寸；至於生平愛戀之處，往往不惜以身名殉之，而不能割，然則獨毅然捐舍者，乃眞英雄也！

大師少年生世卿之家，百萬一擲，粉黛連行，每見賓客言楚黃梅公子者，輒色動也。未幾與僕遇金陵，則蕭然布素，無豪俠態，而大師意若有餘，蓋是時已捨富貴矣！然而馳騁南皮之隊，賡和東堂之詠，大師復以文章走天下；夫慧業之與貪業，雖稍不同，其爲業一也。至於聰明人夙因愛戀，則更過之，大師去富貴而得文章，謂之轉念則可，謂之能捨則未也！

已而乃散煙墨，焚緇帙，就官執金吾，改形易影，曾不驚顧，此在他人爲失其故吾，在大師則勇於脫其夙因矣！不意甲申滄桑而後，大師遂并其妻子鬚髮而一切捨之也，僕過江來，問大師，異口同聲，皆舉大師之故姓氏以告曰：『梅惠連建豎千秋名矣！』僕竊歎生人一身，十九戀富貴，十一戀文章，卽不然，亦未有不戀其妻子與鬚髮者；今種種皆盡，是大師且捐捨其身矣！何有於名哉？卽僕之以英雄名大師者，亦非大師也。

然而儒者之聖，釋氏之佛，同一積累，乃詣至極，當其道成教立，謂之佛與聖，其初堅忍精進之日，皆英雄也，不立見捐捨力，豈能爲英雄？不預鍊英雄根器，豈能爲聖爲佛？謬見如此，不識然否？僕邇來世網已深，沈迷萬狀；大師諸相皆空，雖不復分別故人，尙冀於衆生中，一體開示覺悟耳！臨風皈依，不宣。

復孫若士書

向太邱李君自江南校士還，過僕；坐未定，卽訊足下，李君曰：『孫子名可得而聞，人不可得而見矣！』僕益竊歎足下非一時文士之比，而真能以道自處也。旣而讀所論著，則見足下勤勤懇懇，發明聖賢之旨，務欲返天下之陷溺，而又遠貽僕書曰：『某窮老且死，然不敢忘斯文，當勉立言以任之，終其身筆籙繩樞，以謝知己。』強乎矯哉！

昔許平仲有云：『名教綱維，不可一日不在天地閒，苟在上者無人表章，則在下之責也！』僕私以爲平仲見之雖明，而守之則未篤矣！誠知在下無異於在上，卽蘇門教授，詎不足以拯陷溺之人心，而爭道學之絕續也，而必待祭酒一官邪？究之平仲爲祭酒時，其所成就轉移，未嘗遠過於蘇門，則是反多此一祭酒也。夫元世祖雄略之主也，許平仲大儒也，而一時進退不過如此。蓋遭逢若是其難也。今人卽幸遇世祖，而其懷來，或未必盡如平仲，乃褰裳焉恐後，以爲吾欲行道也，亦惑矣！然則足下果立言以任之，而甘於窮老且死，殆平仲之幾幾乎未及者

也！咫尺鹿城，未遂展晤，歸棹而怏怏者彌月，錫余徐公，僕竊傾竚，并祈爲謝，相念不盡。

答張爾公書

僕自患難歸里後，舊遊零落，久不通江左音問，以爲足下已死。去歲見所著書，乃知尙在，因狂喜呼賈三兄開宗告之，瞿考老且病，感足下尙在，喜極而泣。僕又竊疑足下，昔日遭黨人之禍，備極苦毒，必無全理；或有假足下名而著書以營利者，急取反覆觀焉，則種種見解議論，悉折中於聖賢，非足下不能爲；自是而私心冀幸足下之眞未死，與萬一恐其已死，而或有人假而託之，乃終日怛怛不休也。前月抵江陰，忽從陳定生處，接足下手示，定生又爲面述足下之道貌無減於昔，且盡得其十年來出處生死之概，始信斯文之未喪，而足下果幸而留也。

足下云：『幸在後死，尙須僕匡其不逮，共成不朽。』僕之鄙陋，豈曰能之？然

亦有故人之意，不敢默然已者，惟是以海內之所仰望於足下，轉爲足下期勉。足下今日已無負前日，但求後日復不負今日耳！今日海內之稱足下者曰：正學也，清流也！昔者奸人秉國，蓋嘗欲錮而殺之，足下能守死以無悔，未幾故主探詢人望，拔足下以禁近之官，授之以講讀之任，足下侃侃正論不回，卽鼎移社墟，猶閉關存其初服，不忍一旦委於草莽。

說者謂足下如此，平生之事畢矣！僕則以爲足下生平方託始於此，何也？足下道高名重，苟一日未死，則天下之仰望，故人之期勉，與夫足下所以自處，皆未知其果能終焉與否，而不可稍自寬假也。譬之傀儡學技，音節雖工，面目非情，必俟筵終觴散，始復本來。足下前此，不過習其音節耳！自今以往，乃筵觴時也，觀場者固多，賞者亦自不乏，可不慎哉？

又艾千子已云亡矣！其死時殊不草草，足下向駁議其文章，因及其行已驕愎，其在當時，固所不免，但驕愎，千子之小疵，大節，士流所難言，今日論定，似宜爲

賢者隱護也。足下文集中可刪此一則否？并祈裁鑒！不宣。

復倪玉純書

與知己別來十年，而此生遭際，慨當以慷，乃有出於契闊之外者；竊念士君子夙夜終譽，必有所以自立，而後夷險一致，足下曩者左右婁東，寧犯清溪之不測，蓋名義至重，久不置禍福於胸中矣！持此念以處世，且歷千劫而不毀，而況此聚散浮沈之迹乎哉？遠示郎君佳篇，喜其英絕，承命勉爲一序，自慚固陋，雖欲有所發揮而不能，不過以少時聞之文正公者，還爲郎君述之，冀郎君留心黜勉，異日得以繼文正公之家學，而僕亦不至殞越其師說，借以廣其傳，則至願也。拜復。依依不盡。

明清十大家尺牘

四四

侯朝宗尺牘終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8092B

擴知聞 · 資考訂 · 助消遣

清代筆記叢刊

宋紙印
線裝

袖珍本一百六十冊

原售四十元

改售三十元

函購另加郵費一元二角

文明書局
中華書局
經售

筆記小說，大之可以考訂事物，小之亦足為茶餘酒後譚論之資，職是之故，最為讀者所歡迎。顧我國此類之書，汗牛充棟，其唐宋以還之名著，已薈萃於從前之叢書中者，如商氏稗海、眉公祕笈之類，所在皆是，獨有清一代，彙為巨編，尚無其書。敝局爰簡擇其膾炙人口者，輯為叢刊。去取之旨，以足以擴知聞、資考訂、潛文心、助著述者為主，旁及搜神誌怪者數種，且經名人精校斷句，極便閱覽。全書凡四十二種，共五百五十九卷，分訂一百六十冊，搜羅之富，選擇之精，為以前所未有，可謂集清代筆記小說之大觀。

全書目錄列左

- | | | |
|--------|---------|-------|
| 廣陽雜記 | 茶餘客話 | 蕪隔餘談 |
| 烏居隨錄 | 子不語 | 埋憂集 |
| 今世說 | 熙朝新語 | 庸齋筆記 |
| 瓜臚 | 重論文齋筆錄 | 甯開齋筆記 |
| 虞初新志 | 耳食錄 | 夜雨秋燈錄 |
| 虞初續志 | 履園叢話 | 金壺七墨 |
| 蒿庵閒話 | 歸田瑣記 | 壺天錄 |
| 淶水亭雜識 | 退庵隨筆 | 郎潛紀聞 |
| 池北偶談 | 初月樓聞見錄 | 燕下鄉脾錄 |
| 香祖筆記 | 清嘉錄 | 客窗閒話 |
| 閩微草堂筆記 | 兩般秋雨盦隨筆 | 三借廬筆談 |
| 諧錄 | 冷廬雜識 | 春在堂隨筆 |
| 堅瓠集 | 吹網錄 | 蒼葭編 |
| 東城雜記 | 鷗波漁話 | |

本選文今古之備最精最

古今文綜

全書四十冊布套四函
連史紙原售十五元
改售十三元五角

張相編

本書分六部十二類，每類又依體制作法分綱、分目，共計三十六綱，四百五十五目，選文二千三百四十四篇；古今名作，應有盡有；各種體裁，無不具備。且於每類、每目之前，略敘文體源流，而於體制作法，尤為注意。洵為最精最備之古今文選本。

內 容 一 斑

- | | | | | | |
|-----------------|----------------|-----------------|-----------------|-----------------|-----------------|
| ① 論著類
一百五十七篇 | ② 序錄類
二百零九篇 | ③ 書牘類
二百六十六篇 | ④ 贈序類
二百一十篇 | ⑤ 碑文類
八十九篇 | ⑥ 墓銘類
三百一十二篇 |
| ⑦ 傳狀類
一百零三篇 | ⑧ 志記類
二百零九篇 | ⑨ 詔令類
二百二十二篇 | ⑩ 表奏類
一百一十五篇 | ⑪ 辭賦類
三百一十二篇 | ⑫ 雜文類
八十九篇 |

版 出 局 書 華 中

搶救圖書第二批

標商冊註

